

汗血週刊

徵求海內外各大埠特約通信員啟事

啟者：本刊創始迄今，雖為時僅二年，但以推行實幹精神，始終不渝，致備承社會人士推許；感愧之餘，益思奮勉。茲為遍搜各地消息計，擬廣徵海內外各大埠特約通信員，凡能將當地時事——有關國際及國內之**政治·經濟·軍事·學術·及其他社會**消息，以短小精警，富有興味之文字，作不偏不倚之批判或檢討之稿件見賜者，均所歡迎。倘蒙應徵，請先賜稿兩次（登載後仍按本刊投稿簡則致酬），經本社考慮，認為滿意時，當再專函商訂一切。即希海內外同胞，踴躍贊襄為幸。此啟。

汗血週刊 社謹啟

社址 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三號

本刊中學園地欄

◀ 投 稿 簡 章 ▶

- (一) 本欄專刊國內中學生之投稿。
- (二) 文體不拘，但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為限。不論隨筆，感想，或小說，均所歡迎。唯空汎的理論，或無病呻吟文字，恕不掲載，而以有具體的敘述為條件。
- (三) 來稿在每月廿日以後寄到者，歸下月份審查。
- (四) 來稿須貼本欄『中學園地投稿印證』印章，並須註明某地方某中學（高中或初中）某年級。
- (五) 來稿一經本社審查及格者，在本刊上發表，並酌贈報酬如下；
(A) 第一名十元；(B) 第二名八元；(C) 第三名五元；(D) 第四名贈本刊全年一份；(E) 第五名贈本刊半年一份；(F) 外選佳作六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若干冊。
- (六) 報酬由本社掛號直寄至作者所在學校，私人住宅恕不通郵。
- (七) 來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三號國民文學月刊社

印
章



投
稿

汗血書店

徵足國民文學一萬基本定戶

文壇宿將張資平先生主編之國民文學出版以來時僅八月直接定戶已逾七千雖承各界之愛護然亦可見該刊固有其相當之價值也現敝店為實現原定計劃徵足一萬基本定戶起見特自本年五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凡直接向上海敝店及南昌武昌各分店定閱全年者（半年恕不折扣）概照定價（全年十二册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二角）七折計算連郵僅收洋一元零四分（郵票代洋十足收用）餘額不多足數即止未定 諸君尚希從速是幸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三五號

分發行所

南昌中山路三六八號

武昌新昌路八十八號

國民文學

第二卷第三號目次

(民國廿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插圖

愛迪生像

德國國民反對賠款之熱烈

研究學問的人不要儘望着時鐘(卷頭詞)……………本社同人……………一

創作

一個樓頂上的朋友……………田景福……………二

暮途……………汝良……………一五

父與子……………黃一帆……………二〇

賑……………馬昭銘……………二六

愛的犧牲……………振芳……………二九

出路……………錢一葦……………三二

學府風光……………陳福熙……………三七

感 動(完)……………王佛崖……………四三

八個被殺者(續)……………殷作楨……………四八

● 論 文 ●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吳 烈……………五七

女性美與希臘民族之理想……………孫裕譯……………六七

世界 德國之再整軍備是應當的……………德國外交總
長羅森堡講……………七九

眼睛 希特拉是聰明的……………英國洛特
喬治講……………八一

▲ 翻 譯 ▼

花……………Schinitzler原作……………八五
蔡次薛譯

人生之謎……………俄國托爾斯泰著
吳廣略譯……………九一

詩與 寄金陵友人二絕(外三首)……………沙漠中人……………一〇一

散文 活體詩話……………張 鳳……………一〇二

淞遊小紀……………吳 瑞……………一〇六

春 閨 夢……………如 烟……………一〇八

● 中 學 園 地 ●

舊 年 前(第二名甲)……………河北保定中學初三劉蔭松……………一二二

寺莊村之夜(第二名乙)……………河南省立開封高中楊東海……………一二四

初 試(第三名甲)……………省立福州高級中學李學驊……………一二七

冬夜剪影(第三名乙)……………河狀小學張錫澤……………一二〇

荒 後(第四名)……………上海大同附中高中一年級劉同繹……………一二三

庫文動活

(一)文藝復興期之意大利文學思想……………一二六

(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之社會的背景……………一二七

(三)日本新感覺派的文學……………一三〇

(四)紀 念 摩 阿 氏……………一三三



美国 爱迪生 像 1879年 10月 21日 发明 电灯

爱迪生像



德國國民反對賠款之熱烈

研究學問的人不要儘望着時鐘（卷頭詞）

本社同人

愛迪生自己也是這樣說：自己能有許多的大發明而達到學術上的最高頂，完全是靠辛勤努力的結果。的確，他每想着某一項新的工作時，便一連數天乃至數十天都埋頭在研究室中，忘寢廢食，拼命地從各方面加以研究。他的夫人特事爲他所做的精緻的食品，也徒然地擱在研究室桌上的一隅而無暇享用。這在他，是極尋常的事。

有一天，愛迪生的好友某，攜着他的才從學校畢業出來，想找實際工作的兒子來拜訪愛迪生。

『愛迪生先生，這是我兒子，想拜見拜見你。以後要出社會來做事了，請你不客氣地加以指導。』

愛迪生點了點頭，和那個青年握了握手，便指着掛在研究室壁上的大時鐘，對那個青年說：

『你做事的時候，時決不要儘望着時鐘。這是青年人做事業的第一個心得，這也是我對你的第一句忠言。』

『不要儘望着時鐘』確是希望成功者所應遵守的金言。凡是想做一件事或研究某一門的學問，在未达到目的之前，須忘記其他一切的瑣事，而向自己的事業或學問專心精進，不要想休息，也不要貪玩耍。如果儘是在想早點回去，早點出去玩耍，早點休息，而不住地偷看時鐘，恨時光走得太慢了的人們，那不問他是教授或學生，技師或公務人員，都是無成功之希望的！



一個樓頂上的朋友

田景福

我在考入 e 大學第二天，開始認識了這位朋友。我同幾個同學正在一個涼亭上喫冰激凌，忽然，一個山東式的胖大個子向着我們走來了，一身極其臃腫的肥肉，在一個狹窄的藍布大褂裏裹着，走起來，肉像要由衣縫往外擠，第一眼，我便發現這是極有趣味的一個人。不過平心而論，我真沒有料到他居然也是 e 大學的同學之一。

那時他漸漸已經走近我們面前，同學們的身體抬都沒抬，便爲我們介紹：

「這位，密斯特田新考入本校的。」

「這位，哲學家，你以後叫他哲學家好了——或者老趙。」

我還未及開口，朋友的一隻肥手，已經伸在我的手心裏了，有半分鐘，他才將我放鬆，直到我們各歸原坐之後，我才抬起頭來，將這位朋友仔細打量：

上面看，是一頭枯草般的頭髮，半個頭就在裏面藏着，一對圓溜溜的大眼，就鑲在髮與肉的縫中，大嘴張開的時候比閉攏的時候多，大概是因了天熱的原故。向下看，是一對純粹土貨的山東布鞋，襪子也是布的，有趣！我覺得在這西服革履的大學生羣中有這末個點綴，是極有意思的事，我的全神都凝注在他的身上了。連別人談了些什麼都沒聽清。直到朋友回轉頭來看我的時候，我才不好意思地搭訕着問：

「趙先生，貴處是山東吧？」

「對啦。聽你說話像老西，對不對？」

他的聲音像一面破鑼，這傢伙太不客氣了！我正想，他已經接着說：

「你大概不過二十歲吧？」

我沒理睬，他又轉過話頭來接着說：

「你怎麼看出俺是山東人呢，俺山東人生來就粗。」

是不是？可是粗得有血性，敢幹，東北義勇軍有許多是我們山東人呢。哈哈。」

他在笑，這笑是他自己的，別人沒有起反應，直等他笑完了，有個同學才接着說：

「你沒聽他吹，他是豬，同學們公送的豬，每天喫飯以外便是睡覺——你瞧這身肥肉可不真像個豬！」

同學們不約而同地哄然大笑起來！

朋友的臉脹得像豬肝，眼一瞪，準備撲過去，說話的人已經捧着一盃冰激凌向他遞過來，朋友怔一怔，手一接，立刻噗哧變笑了。

★ ★ ★ ★

校是中國有名的貴族學校，費用之大，甲於全國，皇宮式的建築，純粹歐化的設備，處處表現出豪華氣象，在這裏讀書的，不是中國闊人的子弟，便是南洋華僑的兒女，像我這樣的窮措大，真是鮮矣哉了。不過既已僥幸考入，總得設法住了下去，至於經濟計劃，只好抱着走一步說一步的樂觀態度，一方面盡力尋求節省辦法。交費的那天，我正抱着好幾年來父兄的血汗踏進辦公樓的

門口，迎面便碰見了這位朋友。

「喂，小田你打算住那一樓？」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腕，熱烈而親切的問。

「我嗎，還沒一定。」我帶着不待理睬的神氣。

「我是每年都住在那個第二樓樓頂的。」他三腳兩步將我牽出門外，手向第二宿舍的頂層指着。

「誰問你呢！」我心中暗想，但不好意思說得出口。只聽他說：

「那是學校當局專為幾個窮學生預備的，每年宿費可省三十六元。不過光線不充足點，你大概不樂意去住？」朋友的眼裏，明明閃着希冀我去住的光芒。

「不，密斯特趙，如果現在還有空牀的話，我是很喜歡住這普羅宿舍的——尤其是同你住在一塊，格外能得許多教益。」

我怎肯放鬆這個機會呢，三十六元，不是故鄉的九石小麥嗎？況且即令我是個老財，也要被老趙真誠的態度感動了。

這時的老趙大嘴高掀的合不攏來！立刻拉着我去

見舍務部主任，他替我註冊，替我交費，搬東西，扛柳包……直累得他渾身淌汗，黃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往下滴，然而他仍舊很興奮的替我幹，像我的一位忠實僕役——不，簡直是我的一個慈愛的長兄呢，我像一個小弟似的很閒散地跟他跑，費過好幾點鐘，才辦的大體就緒。

這屋子共住了六個人，面積很大，屋頂却是很低，原先本是爲了儲藏東西用的，所以全屋只開了一個窗戶，白天都是黑黝黝的，如要看書，洋燭是不可須臾離的東西，所以同屋的人，除了睡覺之外，在屋內的時間很少，只有老趙是個例外，他一天的光陰，差不多都消磨在屋子裏面，終日價拿一本厚書，向牀上一躺，看厭了睡，睡厭了看，光線不充足，那才沒關係呢。據他說，不但不妨害眼，而且能夠將目光訓練的更敏銳起來，你不信，他會拿貓和狗的夜眼爲證。因此他很少到圖書館，健身房更找不到他的足跡。他選的功課也很少，每星期只有四個學分，聽說這是學校特許的（所謂牛津大學的精神），他已經是研究院的學生了。因此他很有機會去修養身心，白天睡

覺的光陰，至少占了二分之一。一到晚間便不同了，別人疲疲的時候，正是他精神煥發的當兒，由十點起，與人抬話槓，起碼三四點鐘，忽低忽高，忽慢忽快，假如有個生人在樓下經過，一定認作樓上在吵架哩。我們起初很客氣的同他應酬，以後漸漸覺得這不是個辦法，吵得全屋的人夜裏不能安睡，白天不能起牀，不得不團結起來，提出公然的抗議了。不過這種抗議，有時很少發生效力，抗議的緊了，給你一天安靜，一天過去，照吵如恆。

老趙的許多短處，漸漸都被我發現無遺。當然其中也有他的長處，例如我抬話槓的時候，什麼唯物，唯心的，自然的，理智的，無形中令人增了不少的見識，不過總而言之，討厭的成份較比可愛的成份多。最令人不可忍耐的，是這傢伙的髒，我來這裏三個月了，沒見他洗過三次衣服——雖然正是熱汗蒸發的夏天——洗衣局要靠他光顧的話，總該氣死！衣服髒了，脫下來就向牀底一扔，另換一件，換盡了，仍由牀下抽出來，抖抖土，揉一揉又穿上了。許多參考書也都在牀底堆着，蜘蛛在書與衣服間吐絲兒玩，破襪子脫下來都在枕底塞着，大約總有

六七雙，看樣子總有二三年的成績了。有一次，我問他：

「老趙，這些襪東西，爲什麼不收拾出去棄掉呢？」

他的回答是：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這些東西，都是由山東老家寄了來的，不忍棄掉，留着給下雨或旅行穿不好麼？」

「原來你還是個孝子！」我笑了。

真的，老趙在可笑之中，也真有點可憐，我常見他在旅行的時候穿這些東西，足趾常在鞋底破綻中露着，衣服前後，略一審視，即可發現破縫或小窟窿，肩上背一個粗藍布包兒，他的旅行永遠是徒步的，與他同伴的人很少，走在路上，很少遇着人的理睬，女同學們見了則大都抿着嘴笑，無疑的他是很窮。經過我與的他一次較長的談話之後，我的觀察更證實了。

他告訴我：他考大學的那年，是由山東徒步來的，臨行的時候，一個教會牧師送了他五塊錢的盤纏，此外便是行裏一捲同他一個人了。他的父母是一輩子給人作佃戶的，一生勤勞的代價，僅僅是養大了老趙這一顆又

高又肥的活寶，此外便一無所有了。然而這兩位知足常樂的老人，還是多麼歡喜啊，他們對於這惟一兒子的希望，便是大了仍能繼承父志，作一個克勤克儉的佃戶，永不荒唐，永不偷懶，此外便別無所求了。果然，老趙長到十四歲的時候，已經長的與一般成年人的腦袋相齊，不但氣力足以挑動整擔的水同整擔的糞，而且居然也在鎮上的高等學堂畢業，鄰近的人，誰不羨慕趙老頭子有福，生了一個好兒。然而這個好兒，就在這一年之內將心志變了。

老趙仿照當時的口吻，詳細談他離家的經過。

有一天，我對我的父親商量着：

「父親，我要出去念書去！」

「念什麼？不是鎮上已經念過五六年嗎？」

「那是小學，這是中學，人要在社會上佔點地位，僅

靠小學資格是不夠用的。」

「可是錢呢？」

「不用錢，一個學校招工讀生。」

「可是家呢？」

「你老人家還健壯。」

老頭子本不懂得工讀學校是個幹什麼的，然而總知道，念書不出錢，是個便宜，至於這個家，也對自己總還可以照管幾年。於是便在默認中點了頭，天一明，老趙便離別父母動身了。

從那時起，至現在止，老趙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研究院了。其中相隔十一年的工夫，老趙沒有回家一次，也沒有用過家中一個銅板作為求學之需，如其有的話，便是陸續由家中寄來的幾件鞋襪與衣服。由衣服針線的疏密裏，老趙證明他母親的老眼一定較前更昏花了許多，因此而聯想到他年過花甲的老父，思家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然而十幾年來的學校生活，已經將他偷懶慣了。徒步既無勇氣，搭車又缺袁頭，延而復延，而這幾件舊衣破襪，就作為他思家時聊以慰藉情緒的惟一紀念品了。

老趙談到這裏，我禁不住插口說：

「那麼你這十餘年的求學費用是從那裏來的？」

「啊！你奇怪麼？」老趙將頭一昂，「我除過偷人之

外，什麼都幹：給學校擔水澆花，馬路上揀過石頭子兒，給教授的太太抱過孩子，打過字，寫過片子……不過現在都洗手不幹了。」

「現在抖起來了？」我打趣着。

「話不是這般說，不幹是因為我能寫稿子。寫一篇總可賣個十塊八塊的。」

「那你為什麼不多寫幾篇發發財呢！」

「不想寫。」老趙笑。

「懶傢伙！」我也笑。

★ ★ ★ ★ ★

與一個人相處越久，對於這個人的認識也越深刻，這大概是自然的事。我同老趙相交半年，才發現這個人最大的毛病不是懶而是太懶。「不怕餓死連嘴都不張。」是我加給他最確當不過的證語。你永遠不要希望他單獨做一件事，除非你監督着他。是的，此後我要以朋友的資格隨時監督他了。

就從前幾天說起：老趙向來的習慣，非到腰包內僅餘一元錢的時候，不寫稿子。而這一元錢用盡時，稿費差

不多也便寄來了。可是這次來個例外，編輯先生故意同他開了一次玩笑，急得老趙抓耳撓腮，他絕糧了。第一天，我做東道請他的客，第二天，用飯的時候，老趙不見了。差不多失蹤了整個一天，晚間快熄燈哩，他才拖着布鞋梯，嗒梯嗒上樓來。一進門，我便問：

「今天一天在那兒，老趙。」

「討飯喫去。」

「那裏討？」

「教授宅裏。」

「哼！你這傢伙。」

「怎麼？老田，你以為我這種辦法不合適嗎？老實告訴你，我已經實行過好幾次了。他們每月一個人賺幾百塊大洋幹麼用？我告訴你。」老趙一面坐在牀上脫襪子。「今天碰的才有意思哩！張博士家裏，十二點半，一進門，人家正同太太喫烤鴨子。博士問：「密斯特趙用過飯了麼？」我說：「還沒有。」於是張太太趕緊吩咐侍者去拿一付盃筷，我便自動搬了個坐兒坐下了……喫完之後，肚子有點發脹，告辭出來，懶懶的便不願抬步了。溫暖的陽

光，正照在教授門前的紅綠欄杆上，花影扶疏，怪有意思的！我便靠着欄杆坐了下來，不知什麼時候，竟睡着了。」老趙說的津津有味，高聲談着，幾個已經熟睡的同學都被他吵醒了。朦朧中正預備發話，然而都被老趙的報告引笑了。

從那天起，我開始同老趙訂立條約，條約的內容是這樣：

對於老趙，第一，白天不准睡覺。第二，至少每天必須創作五頁東西。第三，每星期至少洗一次澡同衣服。第四，逐日十點半睡覺，五點半起牀。

對於我呢，老趙的逐日三餐由我負擔。這是我應允老趙的。此外還有這種條約假如能履行到一年的話，由我負責給老趙介紹一個異性的朋友。這是根據老趙終日在我面前嚷着生活乾燥而起的，這是最能迎合老趙心理的一條。否則老趙為什麼會毫不間斷的行下去呢？對於此事，我覺得是十分樂觀而有趣的！老趙出乎意外的努力，使我驚奇，使我欣忭！固然他之能夠如此的原因，一方面由於我的監督，或給他加油，例如他愛睡覺，

我便在他牀頭用硬紙寫一塊警告式的標語上邊寫「老趙，你又要睡覺嗎？」他的衣服髒了，我便劈頭批評他說：「老趙，像你這種樣兒，還希望找到一個……嗎？」瞧着吧，不到一天，澡也洗了，衣也換了。然而我在這時便想：老趙究竟是可教的人，假如他不聽你，你能把他怎樣。

每日洗漱已畢的時候，是我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我將他連拉帶扯的喚到自習室裏，這時全屋還在靜悄悄地，只有一個墨水瓶同兩枝鋼筆頭伴着我倆。我一面奉陪着他，一面自己練習着寫點小說；當我低下頭去構思的當兒，耳鼓裏便聽見他在紙上颼颼地響，像一個學生默寫一課已經背誦熟的國語。我還沒有開頭哩，他的一頁已經滿滿了。他簡直是一個下筆如神的才子——雖然他的外表是那樣不堪入目。

★ ★ ★ ★ ★

飛快的光陰，穿梭般地，轉瞬間由寒線而又將織到熱線上了。那正是溫馨的春夏之交，四月初旬，人們身上懶懶軟軟綿綿什麼也不想去幹的時候。青年男女，都在這時分組出去旅行，或在近郊踏一踏青，舒散舒散終日

埋首書案的心情。於是乎，我的旅行癖也在這時發了。

這時我雖然暫時離開老趙，已有幾分信任與放心，因為我們的條約已經履行了快四個月，而從無一次間斷。老趙的脾氣，是有點異於常人的，三個月的毫不間斷寫作生活，在他已成一種習慣，假如沒有意外打擊，是決不至於動搖的了。有時我瞧他工作煩悶而要勉強他同我出去散一散步，他總是這般說：

「散什麼步呢？寫稿子不就很有意思麼！再過幾個月，我們的合同便期滿了。到那時，我將有一個新朋友——新女朋友同我散步，哈哈，老田不要忘了啊！」說到這裏，老趙總是用手扳着指頭，甚至連陽曆的閏月還要算清楚。

啊，一個女朋友，老趙這樣信任我，我將怎樣對付老趙呢？實際上，給老趙介紹的朋友還不知在南山裏北窪裏？然而一年的確將要過去一半了。回頭再看老趙努力的成績，創作的繙譯的，疊起來差不多一尺高；這些都是由我代他保存，翻一翻，令人十分歡喜！我的心，完全充滿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矛盾情緒。

我終於丟下老趙旅行去了。旅行的期限是一星期。臨行時，老趙跑到車站來送我，車要開了，我隔窗握着老趙的肥手叮嚀他：

「老趙，別忘了七天之內成功一篇偉著，我則在途中爲你物色那個……」

「那個……」老趙的大嘴照例地張開笑了。

★ ★ ★ ★ ★

我回來了。我帶着憂疑不定的情緒，將皮包向門房一擱，便躡着足跑到自習室裏，不見老趙，轉到教室，仍舊不見，不得已跑到門房提了皮包，直奔臥室，一掀門，不出所料，真在牀上躺着呢！腦袋在線毯裏裹着，身體縮的像顆蛋，只有一雙赤肥的足在外露着。我咳嗽一聲，沒理睬，走過去抱着腦袋一搖，還不動；我爬後去對準他的足心，很很地一搔，這才聽到「哎喲！」一聲，腳縮回去，腦袋伸出半個，露出兩隻紅紅的圓眼，原來他在哭呢！

「喲！爲什麼？」我驚奇地，用手撫摩着老趙一頭亂髮，低聲地問。

老趙沒話，眼皮又闔上了。

一種固有的同情湧上我的喉嚨，我知道男人的淚不是輕易流的，尤其是老趙，我和他相處快一年了，連一口嘆氣也不輕易由他口中聽到。他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也是最能夠和一切艱難困苦奮鬥的人——那麼他爲什麼竟哭呢？

我力盡思索青年的幾個嚴重問題：失業，他還沒有離開學校，還在學生時代，失戀，他根本沒有愛人……

「啊，到底爲什麼呢？」我用力搖着老趙的臂膀。「你瞧！」他霍地坐起身來，順手在枕下掣出個白紙紅簽的鄉下式信封，向我一遞，又睡倒了。

我抱着好奇心接了過來，跑到那惟一的小窗戶前，抽出來看：

守信吾兒見字知悉，啓者，自爾走後，倏忽已十易寒暑矣，余等在家，深爲懸念，邇來吾兒赴笈京師，距家越遠，余等懷念之心越切，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吾兒讀書明理，也知斯言之義乎？况余等年近古稀，有如風中殘燭，而吾兒轉瞬將近而立之年矣。語有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兒也曾思及乎？特

示者：今有本鎮李二老爺之千金，與兒同庚，現年二十五歲矣。因擇婿慎重，尚未適人，日前托媒前來，欲與吾家訂秦晉之好，吾等以李家門風素高，三從四德，自必俱備，裝奩之豐，不言而喻矣。况李二老爺又為吾家數世恩主，種種利益，不言可知，故父已慨然為吾兒納聘矣。惟望吾兒深體父母之心，今夏返里，完成終身大事，餘不多囑，守身為要。

父母同示

我看完了，笑一笑，便跑到老趙牀前。

「喂！老趙，恭喜恭喜！」我拍着老趙的後腦，不說話，我繼續說：

「今後我可不再給你負責介紹密斯了。」

「你說什麼？」老趙的眼睜大了。

「我說，你有這樣一個太太還不好！」

「哼！」

「哼什麼？我先問你：這姑娘你見過沒有，長得好不

好？」

「怎沒見，長得比我還肥呢。」

「哈哈，你這肥人不正該配個肥太太嗎？」

「單是肥有什麼關係？」老趙一骨碌肥起來。「我告訴你，他嚙了一口唾沫：

「咳！老田，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我第一次聽到老趙文縷縷地嘆了口氣。我聽他下面說什麼。

「老田，你是一個寫小說的，你一定看過許多小說，關於地主虐待佃農的。也許你還自己寫過，是不是？不過你也許不相信事情會那麼壞，因為那些小說家都是善於演繹的，也許將八分的真實描寫作十二分——可是老田，這恐怕是你沒有切身的經驗，假如你要身歷其境的話……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我的心病，因為我的祖父就是死在這個上頭的。死的原因呢，也就同那些小說上所寫的差不多。」

素常心直口快的老趙，現在竟變得吞吞吐吐了。

「怎麼你不能乾脆說幾句嗎？」

「乾脆說姓李的是我的仇人，我不能同仇人結婚，

況且，你知道在他們的眼裏，根本就將佃戶不當人。」

「矛盾，矛盾，不當人還肯將女兒嫁給你？」我一連進攻了好幾句。

「這是貪圖我大學畢業的方帽子。要是從前，我還挨過人家的巴掌呢。」

「怎麼，你還挨過人家的巴掌？」我摸一摸老趙的臉。

「怎麼不，小時候，跟着爸爸送租去，才聽到一聲：好醜的臉，順手就是一巴掌。」

「你父親那時說什麼？你沒有哭嗎？」

「我哭，我父親陪着笑臉笑，我哭出聲了，父親喝我噎回去。」

「可憐的孩子！」我拍着他，又同老趙開玩笑——可是緊接着就將話轉到正題上了。我說：「那末爲什麼你父親又給你來那樣的信呢？」

「你太老實了。」習慣又使老趙的聲音高了許多。「我從前沒有告你我父親連字也不識嗎？這封信無疑的是那方面人代庖。而按信上的口氣，又像李家的帳房，

收租時充作臨時特派員的那個人寫的。試問一個操許多佃戶生死之權的地主說出話來，那個佃戶還敢不聽，你便休想在那個地面活着。不是嗎？我的父母不是也不能例外嗎？」

我倆暫時沈浸在靜默裏。我想：我想那些外國小說裏的農奴與地主；我想中國，我想起一個中國鄉下典型的年老佃農……不覺隨口述出一句：

「你還是回家一趟較合適。」

「當然囉。我所不放心的，並不是不放心我的婚姻，不放心的乃是我的父母現在不知是怎樣難過呢？」

「今天就可以將這些稿子寄出，得一點錢，充作路費。」

「我要拼着這顆腦袋，同這個資本家碰碰。」
我沒言語。喫飯的梆子就在這時響起來了。

★ ★ ★ ★ ★
我該拿什麼來比擬老趙這時的心情呢！像一個買到航空獎券的人驟然得了頭獎，高興得他喘不過氣來。真的，連我也替他高興呢。稿子寄出去還不夠一月，而稿

費的陸續寄來已經有五百餘元之多。這一筆老趙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巨款，使他倒有點為難起來！作什麼用途呢？回家用不了十分之一。做衣服，一個二十幾歲未離土布的人，驟然着起西裝來，覺得異常不慣和忸怩。儲蓄，平津正在危急的時候呢，那家銀行靠得住？

這幾天的平津真到了危若累卵的時候了。許多保國衛民的中國軍隊，很敏捷地，由關外而關內，由關內而唐山而通州，潮水般地退下來。許多英勇抗日的學生們，除買不到車票的外，大都紛紛請假歸家。敵機在空際飛翔着，便衣偵探，佈滿了津平的四郊，暴動呀，轟炸呀，隨處可以聽到令人心跳的事實或謠言，緊張極了。

我們這個樓頂宿舍裏，六個人已經走了四個。所餘僅有我同老趙兩個窮光蛋了。說老趙窮，也許要被老趙認為不合邏輯，因為他至少是五百塊袁頭的富翁了。不過他家沒有回，西裝沒有做，儲蓄沒有辦，終日儘在那裏發呆而已。

老趙的舊毛病大概又犯了！每日的工作，只是喫了睡，睡了喫兩件事，五百元鈔票，就在枕頭底下掖着。出入

不關門，那是常事，鑰匙才不敢交給他呢！交給他，不出一天總定丟。這一下，倒弄得我不放心起來，時刻替他操着心。這不是個辦法。我會三翻五次向他說。

「老趙，怎麼還不回家呀？」

「陪着你。」

他老是這一句。再問，不言語了。細看他，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

據我年來的體驗，老趙的確是希奇古怪的一個人——也許這就是所謂一個哲學家的特性吧——比如說：最近的時局問題吧，在別人認為風平浪靜的時候，他偏會發覺出許多別人眼中所看不到的秘密事件，鬧得滿校風雨。及至時局果真緊張了，日本已用一百幾十個隊伍佔領熱河了，許多同學都認為到了國家存亡匹夫有責的嚴重關頭了，紛紛主張學校停課，到前線加入各種工作，他却又鎮靜得一言不語。及至全體學生開會了，反對停課最烈的，他是第一個人。許多同學都在罵他呢，甚至有人主張動手揍他！他只是張着大口笑嘻嘻。生氣彷彿和他沒緣法。

然而請求學校停課的議案終於在大多數讚同之下通過了。第二天，便是慰勞隊與救護隊分組先出發。你瞧吧，天不明他就起來了。在歡送出發的幾百個同學裏，巴掌拍得數他響，他自動領着喊口號。我親耳朵聽得後面一個同學故意朝他罵蝙蝠呢。他回頭瞅一下，笑一笑，完事了。

我一個人癡呆地坐在宿舍裏，兩隻眼注視着正在熟睡的老趙，不禁聯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那是何等悲奮激昂啊！然而現在，已經不見再有八九百個學生召開全體大會了。校門內外也找不到救護隊，慰勞團的旗幟，代之而起的乃是絡繹不斷地往外搬運的大皮包，大柳箱了。一點沒有改變的，只有我和正在打鼾的老趙。

★ ★ ★ ★ ★

夏日的光陰本來是最難度的。有錢的人怕什麼呢，廬山牯嶺青島北戴河儘是避暑的地方，不喜動的，也懂得將電扇一開，整桶的冰激凌放在家裏。可是窮人就成問題了。我與老趙惟一的避暑方法，除了每人手不停揮的一把蒲草大扇之外，還有什麼是可能的呢？一到晚間，

更倒霉了，大批的蚊蟲，到你身上來吃大餐，屋裏悶熱的像個蒸籠，再加時局問題的焦心，老趙天生的好談，非到夜半，不能安睡，於是晏起的惡習，也就黏在我的身上來了。

有一夜，那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個晚上。午後一陣驟雨，將氣候落得涼了許多，空氣霎時清新起來。大的樹，小的花草，不約而同地呈現出活潑氣象。老趙自動提議要和我出外閒步去，我答應了。我跟着他走出樓門，走出校門，走到馬路，突然，他蹲下了，他拉着我也蹲下，然後鄭重其事的問我：

「老田，假如日本人打進北京，你抱什麼態度？」

「我嗎？我是沒有什麼態度的，抵抗既不中用，屈服又不甘心——你呢？」我嘆了一口氣。

「你猜我怎樣？」

「你也同我差不多。」

「哈哈！」

我們又沉默無聲了，只有週圍的青蛙拼命地叫，老趙站起身來低頭走，我跟在後面，約有三四分鐘，他又將

脚停住了。

「老田，將我們的錢都買了槍好不好？」

「買槍做什麼呀？」

「打日本。」

「你別吹了。」

這一夜，我們睡得特別舒服，好幾日的悶熱與疲勞，支使着我一輪下便沉入夢中。一覺醒來，血紅的太陽由小窗斜照在我的被窩上，揉一揉眼先叫一聲老趙，（這是向來的習慣）不見答應，這傢伙真睡的結實呢。接連打了兩個呵欠，輕輕地坐起來，輕輕地披著睡衣，悄悄地踏着拖鞋，預備拿起毛筆，給老趙尊容上塗個花臉，一抬頭，床上的老趙不見了。老趙一定在鬧肚子（痢疾）呢。不然爲什麼起的早？我一溜風跑到廁所裏，那裏有個影兒，我再跑到屋子裏，別的東西絲毫沒有動，五百元鈔票不見了。這傢伙，莫非就這般走了嗎？不能，他要走，至少該給我留個紙條兒。對我應當找，我在他書棹上，抽斗內，舖蓋下……差不多找遍了。他要走，一定該帶點衣服行囊，爲什麼他的東西竟原封未動呢？他大概沒有走，他大

概還回來！

可是，就這般將三天過去了，希望漸漸成失望。據我的推測，老趙一定是單身回了山東，不帶行裏是取其上下火車便利的原故，我一個人住着有什麼意味呢，明天我也回家吧。心志一決，晚上便特別忙亂起來：我先將老趙的衣物捆成一捲，貼了封條，再將自己的一宗一件收拾起來。無意間，手指觸着枕頭底面，硬板板的一塊紙，順手由枕套內抽出來了。一眼先瞥見「留給老田」四個草字。翻過來，是這樣幾句：

田弟：

昨夜半夜思索，決定今朝離校，五百元，我全帶去，掃數送給義勇軍了。理當給你留幾十元，又不願拆開整數。我的衣物都是留給你的，變賣了牠，就作爲你回家的路費吧。我要先赴關外，決定暫不回家。不告你是怕你阻我再見。

趙

第二天，我也便離開學校了，老趙的衣物，仍舊捆成一捲，候他來拿。及至唐沽協定簽字以後，學校又照例開

學了。我又照例回來。樓頂屋裏的四個同伴，都已一個不少的聚集齊全。只是單單少了老趙。滿樓便覺得異常寂寥。每逢月照小窗，夜不成寐的時候，更容易憶及這位朋

暮 途

上

常站在我們門口，抬着肩膀的老警察，已用鎗自殺了。

這早上，我們家中被幾個傭人傳遍了這消息。

他叫鄭寶林——我們這坊裏人人皆知的老警察；雖然嘴角上沒有鬚鬚，留下那一大堆日子的記認，然而生活的重負，已經壓彎了他的腰——他爲了合年紀相抗，所以不得不抬起肩膀來。衰老已經染白了他的頭髮，——當他偶然脫帽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見。

雖然他強打起精神來站崗，他確是走上衰老的路途了。他什麼事都是馬馬虎虎的；當街上黃包車夫們吵罵的時候，他總倚着酒店的櫃台看着，讓他們自己來個

友。然而他果真是一去不復返了嗎——或者他已經爲國犧牲了呢？

汝良

完結。

「年代是變了，變了……從前那有這樣多的黃包車喇！」他對酒店裏的王老板說。

「唉，照這樣敗下去，怕將來世界上會沒有個坐車的，全成了拉黃包車的世界哩！」王老板也挨着櫃台，眼光可落上街心。話說完了就「呼嘖」「呼嘖」的吸着手上的旱烟桿子，嘴裏鼻裏連續的全冒着白烟，一圈一圈的擠出來，飛不多高，就散成淡淡的茫霧，漸漸消失。第二批接着又上來。

「一代總是不如一代呵！」坐在櫃台角捺鞋底的老板娘，也放下活計又進來說：「就譬如我們這小店，從前是如何的興盛啊！單是香烟，一天就要銷上幾十包；到晚上，我們的櫃台外邊，總站滿了拉車的啦，還有那些

年青的小伙子啦，你一杯我一杯的大家灌着酒，瞎扯天。現在呢？——祇不過十幾年，唉！可難得有個把兩個人來光顧這裏了！」

「咱們窮的越窮，他們有錢的可越來越多！」他感慨似地說：「咱當年在陳旅長家當他姨太太的馬弁時，不知他媽那兒來的錢：一天到晚打牌跳舞，一輸就是幾百；買一隻他媽的戒指，至少也得個兩三千。哪，只那末寫個鬼畫符的條子，那些洋錢就全走銀行裏跑來了！」

「到天亮時，咱才把她從跳舞場接回來，正要睡的，旅長也家來了：咱就得侍候他啦。——咱直沒有個睡覺的時候。」

「老鄭你也抖過一陣子嗎？」

「抖雖談不上，上士班長可還當過幾年——身上邊少說些也會帶過七八次花。」

「你有女眷麼？」老板娘問。

「女眷？」他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臉上全冒出一條條的青筋，眼裏放的凶光，瞪着對街的白牆。「不談了！——女人是沒得一個好良心的！——操她媽的！——嘿！」

老板娘！這倒不是得罪你呢。——

「就在我那年打仗帶了一個大花，——屁股裏攻進了一粒子彈——她跟人跑了，連小把戲也不留了一個給我的，都帶走了！——我是喜歡我那兩個男孩子的。」

「第二年我在咱鄉下左近見到她，——前一年我為尋找她氣瘋了，已被歇了職。——我就上前抓住問她跟我走，她媽的她反不認我，叫出他的野男人來將我打跑了。——我的把戲們一個也沒見。」

「從此，我就死了找她的這條心了！我又回到陳旅長家裏，請他賞個事情給我做，——那怕派我當敢死隊，我也不回頭呢！他叫我跟他的新姨太太，——那是第四個。」

「唉……」老板娘的眼角上似乎有了水。

王老板嘴上的旱烟袋，早冒不出烟，雖然他仍含在嘴裏頭，不作聲地看了看這片小店，又看了看坐在櫃台角上來他的老板娘。

「我一個人，也就混到這麼把年紀了：五十多歲了。」

「他這樣結束說，摸了摸他的下巴子，雖然那裏是不留鬍鬚的。」

老板抬起頭來細細的看看這位老英雄，真的很老了；腦杓上的縐紋，已有了好幾道；皮膚早乾枯了。

「我也有五十多了，可是，身邊一個兒子也沒得。唉！」

「王老板和他同病相憐地嘆了起來。」

「大約要換班了。」他挺了挺身，預備走的樣子。

「回頭下了班，過來陪我喝杯酒，好不好？」

「好晚上見！」

中

他回到警察所時，電燈已經關了，他摸到自己的牀邊，頭昏昏的倒下去；弟兄們的打鼾聲，使他一時不容易入睡，儘在牀上輾轉着打着翻身。

日間的事情，開始在他的腦膜上覆映着。

真的！只有王老板才是他自家的知己。王老板說的話可不錯：

「我們都是五十歲的人了，還能有幾十年過目前

還不得樂且樂的愁些什麼哩！就是有個三長兩短——橫豎過到一千歲也是死——省得在世上活受罪！

「沒有兒子倒好，少個累贅。現在一個人還顧不了自己，有了兒子也是惹他們受罪。嘿！「養兒防老」現在的小子——有鳥用！」

「現在怎樣，就這樣混過去。到死的時候，就蒲包一卷，埋他媽個臭蛋。——這總比死在戰場上來得舒服些。」

「王老板才是真明白自己的。他說的全是自己心中要說的話。五十多歲了，一個親人也沒有，活着也不過敷衍而已，自己能再做什麼呵！」

肚子裏的酒在作祟，一直使他睡不下。

第二天翻開眼皮時，太陽已經染黃了窗紙，四圍只是幾張空牀。

「呵！怎麼今天起遲了？巡長大概已來查過了。」他匆匆的起身，幹完了應做的事。

「怎麼老鄭起遲了！昨晚睡在那個姑娘家的？」弟兄們都來尋他的開心了。

他爲了躲閃他們的眼光，於是孤寂地站上了石階。

春天的太陽曬得他身上有些發燒，幾隻麻雀在他頭上不停的叫着。

「唉，又是春天了。」他微感到春意的厭迫，眼中幻出故鄉的春景。「那是多有意思啊！」

那時他三十還沒到，自己種着自己的幾畝田。耘不多少地，他就抬起頭來看看遠處的山穿上了一件綠襖；這山下近水的地方，隱約可以看見幾隻白色的小山羊，羊身子傍是他的大兒子。

太陽走到頭頂的時候，他的女人送飯來了，他的大兒子也過來，大家一起坐在田埂上吃飯。

不知那個遭天殺的，弄得打仗了！那年兵過他們的村莊，踩平了他的田，燬了他的屋，拆了他的家，末了，將他也帶了走……

他想到惱恨處，用力踩着石階，像好將它踩進泥裏的那個樣子。

午後。

到了換班的時候，他又站回到那個老地方了。

「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他揹着鎗踱進了店屋。

「喔！老鄭，還不是一樣？」

「唉！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他媽的。」

「唉！一代不如一代了呢！」

「你抽烟嗎？」王老板敬上一枝香烟。

「呵呵……呵呵！」他臉紅的接過來。「這東西是有幾年不會上嘴了。」

「唉！一代不如一代了呢！」

「你們一天能有多少生意的？」他噴了一口烟。

「以前至少也有個兩三塊錢的，——現在啊，吊把錢也難得了！」王老板惋惜似的說。

「以前我們用了人都照應不過來的。」老板娘說：

「現在光是兩個人都嫌閒得沒事做了！比如我，不拿點鞋底來擦擦的，真要愁死啦！這樣弄弄，倒底也能貼進幾個來的啊！」

「……」他只噴着烟。

「鄭寶林！」從街心裏擲來了這個聲音。

「誰？」他轉過頭間，喲！是巡長！他吃驚的站直了；右手行了一個舉手禮，左手漸漸的下垂，——一小截烟掉

下了地，移條腿子過來一踩。

「哼！」巡長冷笑了一下子，「這樣子能當警察麼？你真是越老越糊塗了！肩膀扛着，腰彎着，這樣子回家去當老太爺才配啦！」

「胸脯挺起來，看！」巡長命令着。

他就挺起來，——肚子也跟着突得高高的。

巡長又冷突了一下子，昂然地走了。

他若有所失的踱到街心。

下

晚上，不還是黃昏，——太陽還沒落哩！

他昏昏然的回了警局子，就倒上牀，失業——丟飯碗，這幾個字在他的腦子裏打花星子。

「自己是個單身漢子啊！活着爲什麼？還有什麼活頭呢？」他想着想着，彷彿有一隻手叉着自己的頸項，用力的捏着；他本能地搖搖頭，好像是給它個回答；那隻手鬆開了。

「這樣老了，誰要我？難道去討飯！活着反受罪！」他

又想到這上面去；那隻手彷彿又伸上來緊蓋他的嘴，他的鼻，使他透不出一點氣；他感到氣悶，難過。

「我就這樣死麼？」

「鄭寶林！」一個同伴在門口喊他。這一聲將他從幻想中拖出來，喊走了一切。

那是喊他到局長室；他像早已知道一切的，走過去。

「鄭寶林！」局長鉄青的臉子坐在椅子上，用手摸着下巴的一撮西洋鬍子。「你可知道你早已過了做警察的年齡了？我們皆因爲你老了，而又是一個孤老頭子，才讓你做下去。」

「是……是……是……！」

「現在你倒反自尊起來，自以爲是個老太爺，什麼花樣都隨便做了。昨晚不知在什麼地方吃得醉醺醺的，回來，今早大家皆起牀了，你還睡着；你怎麼越老越胡塗了？」

「……！」

「今天又發現你在街上吃香烟，這是我們做警察的最忌的事。我們管什麼事呢？我們正在勸人不吸，這不

是自己反打嘴巴麼？」

「不過……」

「過失是沒有辯護的！」局長截止了他的話。「你
到底老了，現在什麼也不必多問你。這裏是你本月的餉，
你自己出去找飯吃吧！我們已不需要你了。」

茫然。他拿起錢，回到營房裏。

太陽已曬過了窗紙，爬上屋脊；裏房靜悄悄的，——
沒有一個人。他倒在牀上，眼注視着天花板。

「一個人怎樣過呢？」

他腦子裏又浮起那隻手：大的，黑的。

猛一眼他見壁上掛着枝步鎗；那隻手彷彿向他招
着，搖着，漸漸的小了，遠了；他腦裏清醒了許多，想起身上
子彈盒裏還剩有幾粒子彈，他取了出來，拿下鎗，試了試
對準胸口——只是手可夠不着鎗機。

父與子

在太陽將要走到山裏的時候，質生已經由城裏很

他望着鎗躊躇着。

有了：他解開褲帶，一端扣着鎗機，一端縛着脚；上了
子彈，將鎗豎在地上，鎗端對着胸口。

他望望牀，又回轉頭望望門外——太陽已經躲跑
了；月亮還沒昇上來，也許沒有。天上撒下一層灰幔，將一
切罩在朦朧中。弟兄們一個也沒有。

他心中感到空洞洞的，又像有一千個頭一萬個頭
在尋路攢出來；一剎時全靜了，什麼都靜了——心臟都
停止了跳動。

一個婦人，兩個小伙子在腦子現出來——

「我趕來了……」他閉起眼睛——關住了，拒
絕了一切，將脚用力踏了一下。
「砰」的一聲，他攢在地下。

高興地奔着回家了。今天他到城裏來，已經打聽着學校

黃一帆

再隔四天就要開課，心裏非常愉快。

自從寒假回家，初到的那幾天都還覺得高興，風景也比城裏好，空氣又新鮮，早飯一吃了，不是到小石橋邊去釣一趟魚，便是去和金馬寺的老和尚下幾場象棋。然而不上十天，這種單純樸實的鄉鄰生活，却是變成一種無聊乏味的，最可怕的生活了。在家裏，獨自一個人讀書，寫字，看小說，沒有那種興趣，而且質生也不大高興做這些無味的事。朋友雖是天天都有來和他玩的，然而都是左鄰右舍的同村的那些庸愚無智的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們也不會曉得，差不多他們還會問起現在的皇帝老官是那一位；質生是十分討厭他們的。但是所來和質生玩的這些朋友，從前小時候都是和質生很要好的，現在，祇因為質生是讀了幾日的洋書，有了洋智識，這些都是他所鄙棄而又鄙棄的粗俗的人了。

然而偏偏這些人是一點不知趣，什麼鄙棄不鄙棄，他們也不曉得，祇要一走進質生的房裏，便要問問這樣問問那樣。譬如說：他們拿起一本洋裝書，覺得怪可愛的，胡亂地翻翻，「哦，這都是些洋碼字，難讀不難讀？」又問

問「幾文錢一本？」他們的那雙手又髒，把一本白白的洋書也要弄髒了；質生一見着，惱怒得連話都不煩耐和他們說一句。拿起一支鋼筆來，便做出那種可笑的驚訝：「哦，外國筆，真稀奇！沒有毛，這又怎麼寫法？」更還有一些，看見質生穿着的洋皮鞋，又亮，又黑，用手輕輕地摸摸，怪滑膩的，嘴裏又問着，這份洋鞋多少錢一雙，是不是洋人造的。西裝褲，偏又要裝點假精靈，硬說是烟肉褲，說得怪難聽的。他們常常是這樣和質生胡纏着，質生是很討厭的。他們的腦筋是那麼簡單，說出一句話來，總是粗鹵得不得，質生簡直不願聽。

「爹，後天我要去繳學費了。」質生走進門，一見他父親使這樣說。

「那日開學啦？」父親笑謎地問。

「三月十五的。」

「哦，那麼不是還有好些日子嗎？」

「那裏好些日子！再隔三天便到啦！」

「什麼，什麼！這陣不是才二月十幾嗎？……」質生的父親露着驚訝的神色，以為質生是把日子過忘記

了。

「是陽曆三月十五呀！活這大歲數連陽曆都會認不得啦！」質生不耐煩地解釋着。

「哦，哦，原來是洋曆啊！——這陣幾號啦？」質生的父親點了幾下頭，好像大悟的樣子。

「今天十一日了。」質生嫌他父親也太囉嗦了。

「那麼……」他父親思索着，「學錢，飯食錢可以緩一下下嗎？」

「學費伙食費我後天就要去繳啦，趁早註了冊，免得好點的寢室又被別人佔掉！」

「這陣家裏又沒有錢，你瞧，米一下又賣不出來！」

「爲什麼早些不幫我預備呢？」質生喪起面孔，「家裏我不願再住啦，後天我一定要搬進學校裏去！」

「好孩子……那麼祇有把你媽的那雙玉鐲頭拿去當當。」

「誰好意思去當去張大爹那裏借一點來莫非不得？」

「張大爹那點前回借的兩百塊還沒有賠人家，這

陣又怎好再去借呢？」

「那麼你自己去當，我是不願去的。」

★ ★ ★ ★ ★

質生的父親一面吹着鴉片烟，一面在打着主意。對於質生的學錢，他是十分在心的，不過家裏一下湊不出來，實在是沒有法子。借，這當然可以做到，但是這村裏家家都不是一樣——米還沒有賣成錢。張大爹這幾天倒怕有幾文在手邊，可是那些人多小氣，動不動就要寫文書憑據，怪麻煩的。並且前回借的還沒有賠他。當然祇有拿鐲頭去當要便宜些。

「李大哥，烟吹夠了嗎？走去喝茶啦！」隔壁周老五又來約質生的父親了。他是聽得很清楚。

「進來玩一下嘛，周五哥！」

「質生還沒有進學堂去嗎？」周五哥才坐才來便問着，嘴上掛着條愉快的笑痕。

「後日就要去啦！」

「你倒好啦，二日質生的學上滿了，做了官，你就當現成的老太爺啦！」周五哥很羨慕的說着。

「嗯……」質生的父親微笑着：「看攻攻他，二日給會靠得住。」

「一定好啦……你瞧瞧我們就是命醜的了！」

質生的父親祇是笑，心裏早在愉快着了。像他這樣的兒子，在城裏的中學堂裏讀着書，那個不誇講；連前村的陳鄉長見了都是款得了不得！在茶鋪裏吃着茶，譜閑話的時候，這個不說他是有福氣，那個便說他二日的面子在村裏定要算第一。有些時，質生穿着洋服偶然的回家一下，個個的眼睛便是向他身上儘瞧，正像瞧那些從縣黨部裏下來的老爺一樣。碰着質生無意地（？）說出幾句洋話來，那更是要把村裏的人驚奇得不知二日質生要做多大的官呢。

「走啦，我們去喝茶吧！」周五哥說着已從床上站了起來。

「燒口烟嘛！」

「不吃啦，我在家裏已經吹夠啦！」

★ ★ ★ ★ ★
婉轉的鳥語，把質生從夢裏喚醒了。

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便收拾着他的書籍，行李；打算早飯後便要搬着進學校去了。

「爹，玉錫頭你當吧！我先叫小七挑着東西到學堂裏去等你。」

「你何消又要在先去！東西祇消我和你挑着，我們一齊去好了。」

「你又要到當舖裏去，恐怕時間耽擱啦。」其實是質生不願意和他爹在一起走街；因為他父親穿的是一件本地粗布的短衣，左肩上還補了手掌那麼大的兩個不合色的補釘；褲脚是拉齊大腿那麼高，脚桿上的那些筋是皺得彎彎曲曲的，好像長起了些肉瘤，又是穿着雙草鞋。頭上那頂「上上高」馬街的捲邊大毡帽是曾經彼五六年來的汗水浸得發亮。要是一路和質生走街，質生的朋友看見了，豈不逗他笑，或說他的閑話。

「你叫人挑東西又要費錢！我又認不得你們的學堂是在那點，你教我怎麼去找？就是我和你挑着東西一路去好啦！」

質生彷彿沒有聽見父親的話一樣，各自把嘴嘟着。

吃了飯後，質生的父親便忙着替質生收檢了一下鋪蓋，書籍，挑着跟在質生後面。

質生是太不高興了，各自上前匆匆的走着。父親因為年紀又老些，而且又替他挑着點東西，幾乎小跑着都追不上他。

「等等嘛！你怎麼忙成這個樣子？」父親帶喘着說。

「在先我就說叫別人挑，你偏生要爭着挑，硬是：

……」質生向父親抱怨着。

幾個小村莊過完後，進了那道魁星閣，已經是來到城裏了。街上的景象，當然是不像村子裏那末使人難堪。質生的父親是多少日子都不上街來一轉的，即使有時來一下，也是慌慌張張的又回去了，並且有些時候，見街上那些鋪子裏擺着的奇奇怪怪的東西，和着一些不明白而摸不着頭腦的事，於他祇得到一些懷疑，煩悶，毫無一點趣味，因此好像他也不願來上街似的。這陣是和着質生一路走，他是比較要熟悉些，於是便把他索來悶在肚裏的一些懷疑，見一樣說一樣的向質生發問。質生却帶答應不答應的「唔」着，心裏是恨他父親老不中用，也

和村子裏的那些朋友一樣地來和他嚙嚙。然而他父親又不會瞧他的臉嘴，仍舊是這樣那樣……一點不知趣。

下午一點鐘的時候，他們父子倆已經走到××中學校的大門口了。

「哦，好體面！這樣的洋式房子才像一個大公館呢！」

質生早想到父親是會說出一些土頭土腦的話來的，使別人聽見了，又要笑他。幸好這陣沒有同學或別的人在旁邊，這也還沒甚要緊。但是他心裏是實在不耐煩了，於是他板起面孔，向父親看了一眼：

「不要多說啦！認又認不得，偏生要找些說。」

「哦，這裏的學生倒多呢！」父親却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一樣，不自主地又冒出了這一句。

「東西就放在這點啦！等我到裏面去註一下冊。」

質生說着往裏面第二層天井走去了。

質生的父親把擔子放下來，隨即坐在石坎上，一雙眼睛跑馬似地東張西望的在看着天井裏的一些修理得很整齊乾淨的宿舍，和那些一排一排的矮樹。

時候已經過了好一陣，質生的父親，看看質生還不

見出來，心裏很急燥，祇好又把插在領口後面的短竹烟鍋抽出來，捲了一鍋草烟坐在石坎上吸着，兩塊嘴皮弄得「嘖嘖」的在響，烟霧也跟着「嘖」的聲音溜到嘴外來。眼睛仍是在溫習着那些樹，房子……

「老李，今天才進來嗎？」忽然一個站在天井裏的小伙仔叫起來，質生的父親趕緊回頭瞧瞧，原來質生已從那邊天井走出來了。

「是呀，老陳你又是那天進來？」

「昨天！」那個小仄仔把隻手插在褲包裏，右腳在巴着地上的一個小石頭在玩。

「東西替我挑到那間房子裏！」質生向父親命令似他說着，順手指着面前的一間宿舍。

「好啊，老李，我兩個住在一處。」那小伙子又說了這末一句，便往質生所指的那間宿舍裏進去了。

質生的父親，把質生的東西搬進那間宿舍以後，並且還替質生把床也鋪好了，然後才拍拍身上的灰，準備回家了。

「錢夠用了嗎？」質生的父親向質生問。

「夠啦！」

「不夠末又到星期日來家裏拿。在學堂裏隨事要小心些，零嘴東西很……」

質生十二分的不高興了，臉也紅得像山茶花一樣，不等他父親的話說完，便憤怒的搶着答了一句：

「認得啦，認得啦！那個要你管？」

「想家可請假回來幾日。還有冷熱你是要老實小心些！錢……」父親分明已走到石坎下去了，然而好像

還有些不放心，依然又回進宿舍來，嘮嘮叨叨地囑咐着。質生心裏却難受到萬分了，要是面前有口井他都願立刻跳下去了。

「這個老人就是你父親嗎？」老陳微笑着，似乎是用着輕視的眼光，向質生看了下。

質生不知怎樣答才好，遲凝了好一會，才慢吞吞地說：

「不……這個——那點是我的父親；他是我們家裏的老幫工！」他臉上是像一盆猛烈的爐火烘着般地熱。

賑

昆華師範學校三年級馬昭銘

一

.....

「笑話，這年成，明明是咱們的運氣，不然爲什麼恰恰咱們這先成熟的穀粒才收進倉，便鬧着那樣的天災？去年那蝗蟲，多麼凶，如雲彩樣。若再不藉此機會，多撈他幾文，那除非是傻蛋，老沈你以爲對嗎？」

趙團總躺在煙床上，一股氣吸完了一個煙泡子，煙霧從鼻腔裏鑽出來，像兩根小煙肉，他的精神可更渾發啦。

「當然囉，假如現在米價漲到一塊錢一京（註一）還是有人買的。誰說他們——百姓無錢，不逼不出來的。」

答話的躺在另一面，是趙團總手下的一個甲長；瘦個子，比起團總來，那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

趙團總可開心啦！興奮得坐起來，把燒好煙泡子的煙槍遞給沈甲長：

「老沈你也吸上幾口，咱們出去探聽下米價，再來打主意。」

二

沈甲長見上峯喜悅啦，便暗忖着燒他娘一個飽。

三月的天可真悶得難過，在往年，郊野的田疇，是早已變成一片油綠色了。但今年却可憐得很，除了零星的少數收頭一場穀子的幾家外，差不多已是一片荒坵。遠處，那青翠的小山，公然的套上一件鼠色的外衣，宛如也在悲泣着時運的不幸。

趙團總披着白布汗衣，站在倉門口，光腦壳上不時的發出一些微汗；同時那深圓的肚臍也露在褲頭與汗衣之間，看他好似沒有覺查到這些，而時時的祇把眼睛閉成一條縫，他在盤算啦。

「穀子還有六百多担，（註二）原封不動，現在米價已漲至一塊（註三）錢三京，再歇幾日一塊錢可買兩京，又因爲……硬！準可漲到一塊錢兩京，六百多担穀子，春三百担來往米，便可撈他媽的最少四萬塊花邊……」

趙團總想到此，便又將閉着的眼睛睜開，望着簷口上天空中的浮着的白雲微笑着。

「爸……乾爹獨自個來找，在客房裏，」一個小孩的聲音。

「硬！」趙團總便急忙跨到客房。

「哦！親家，對不起，來多時啦。」

「那裏，剛才來的。」

……

幾句客套話後，趙團總便把那個——他親家邀到烟床上躺着了。

沈默下，對方先開口：

「親家，謝謝你前日送進署裏的米，春得還不壞，現在可夠維持半個多月啦！我署裏一個個都是笑盈盈的，

自我手下的科長以至打雜的。」

「硬！那裏，親家太客氣啦，還要那個！」

「不過，」對方烘着烟泡子：

「不過現在你得犧牲一下，親家，百姓中最厭恨你，知你存穀還很多，而不開倉，要勒着價，他們有的還有呈文到我署裏，請我出來干涉你，但現在開會，我也替你不滑算，所以你落得做個人情，親家，拿出三五担糙米來，熬點稀飯施捨下，你以爲如何？並且……」揚起頭來呷了口溫茶，接着：

「並且，親家，他們一定感激你，一方面給他們的惡感緩和下去，然後再把所有的穀春成米，請幾位好友如沈甲長他們去售買，這不好？善人也做，錢也賺到了手。」

趙團總想了想，要是這樣辦，那便要吃點虧。要是不答應，又太那個。祇好……

「硬！倒好，祇是希望親家替我費下神，鼓吹下子，貼幾張佈告，用你縣長名譽。」

「那當然，這沒有什麼關係。」對方點點頭：

「並且，在施粥的那幾天，我也要到場，給他們百姓

看見，更不敢惹你。」

「那末，就這樣辦，不過，日期最好不能再延下去，因為一傳遠，那就要多費米。」

「這也是一層，我想，就是大後日開始，一共三天，我明天替你預備下，後天午後貼佈告，你也預備幾張施粥奉白。」

談議妥，趙團總便將他親家送出門，鞠了一個躬。

趙團總的臉上浮出得意的淺笑。

他親家的臉上也浮出同樣的得意的淺笑。

三

關着大門的城隍廟外擠滿了人，都是逃荒來的，約一千五六來往，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攆着拐杖，拖拖拉拉，每個的臉上都呈現着白綠的死色，有的連眼珠子也凹下去啦。但手裏各捏着一個爛洋鐵筒一類的東西。

擠着，擠着，交通可阻塞啦。嘩喇一聲，門開了。

他們一窩蜂擁進去，空間馬上混成一片，哭叫，喊的交響。

廟裏面有五隻大木缸，三尺多高，三抱來往粗，這些餓鬼只是望缸面擠，爭先恐後，擠得水洩不通。

這一來，事情可遭啦，有些年老的及年小的，竟被擠暈死，或者踏暈死了，當然，傷的也不少。

坐在臨時設備的高台上的趙團總同他親家，臉上垂下慈悲的態度來微嘆着。後來便又板起面孔喝斥了。

內中有吃飽了的，用盛器滿裝着些出去，但大門上早已有三五警察虎凶凶的站着不准拿出，勒命傾還原處，因為縣長已有令，准吃不准帶。

下午，太陽懶懶的滑下西山去，廟門前可已躺着幾個因擠暈死而永不醒來的老少，旁邊坐着他們的父子姪，嘶啞的號泣着。

廟中，五隻木缸冷清清的悄立着。

四

一天，二天，三天，趙團總的第一目的已收了圓滿的效果，他可又笑迷迷的實行着他的第二步驟。

(註一)在P縣城一京米約有兩飯碗。

(註二)在P縣城的担很小，每担有三百二十京。

(註三)在P縣城普通說錢，是指新滇幣而言，每元大

約合申洋五角。

愛的犧牲

振芳

當露絲在×女學畢業了以後，因被迫於經濟使賦，閉着在家裏。雖然她平日在校裏極力的提倡女權運動，曾經出過不少的風頭，但是到了這個時候，畢竟鬥不過這個人浮於事的萬惡社會，而被擯除出來了。

她因為在學校時交際慣了的人，一時要她安息在家裏，真好似在樊籠裏禁閉着的小鳥般，一刻也難過去的。所以她有時出入影戲院，有時來往跳舞場。每當夕陽西下，虹霞的光輝籠罩了全市的風景時，她便濃裝盛服跑到×花園裏去。於是在一個春光明媚，園花盛開的當兒，便愛上了一位剛從×商科大學畢業出來的柏清君。柏清雖然是個學習商科簿記的人，但對於文學的興趣却很高，所以時常都可以在文學雜誌上發現他的大作。露絲本來就是一個慕虛榮的女子，同時她又曾經聽人

說過，文學家是很富於感情的，因此在她的腦裏面便有了這條堅強的觀念存在着，所以她和柏清一看見之後，便傾心傾胆的深恨相逢太晚之慨！她們自從這次認識了以後，就你去我來的親親熱熱地整天價浴在愛河裏，過着愉快的生活了。

有一天的晚上，柏清來看露絲，帶了校對的稿子來，在一盞暗淡的電燈下，一面唸一面校對着。她的媽媽看見了這位英俊翩翩的少年，這樣的勤苦努力於創作事業，心裏也暗暗地替她的女兒露絲歡喜。

壁上掛着的日曆，一張一張撕去，剎那間已經將近撕到她倆的結婚日子了。他們爲着要組織將來的新家庭，所以不能不要籌劃買家用器具。在一個星期六上午，他們跑到一家傢俬舖裏，買了一張新式的鋼鐵床。因爲

露絲喜歡青的顏色。所以買的東西都要和合這種色調。因此褥子是青的，被頭也是青的，床布也是青的，甚而至於一對精美的瓷花瓶也是青的。但是他的丈母心裏便有點不大高興，以為婚姻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買的東西都是青青綠綠，一點紅的氣象也沒有，看來總未免要減色。於是從旁總是慫恿她們要買些紅的來。這不消說，她們是不聽從的呵。柏清一連幾天忙不開交，東邊看房子，西邊叫匠人。家具送來了，須要親自照應點交擺好裝好，又要簽字付款，並且還有許許多多說不完的事。不用說他在這時候是格外要花錢的。可是他打定主意，成婚後日子長，在目前靠稿費來維持生活，畢竟不如少些鋪張，節省一點為妙。於是決定了先租一間小房子，因為小房子總比大房子容易安排。決定了租下一處樓下的房子，共有兩間房子。一間做廚房，一間做寢室。每年房租一百二十元。這樣雖然露絲有點不高興，可是在愛情熱烈的新夫婦，也就不算甚事了。

結婚的禮節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舉行的，許多的貴客嘉賓喝得醉醺醺的，鬧洞房鬧到三更才散去。第

二天太陽的光芒成了直線時，這一對新夫婦還在睡着哩。柏清雖然當太陽光從百葉窗縫裏射進來時醒過來了，可是他不去開窗，却把那青紗罩的燈點起，燈光放射出淡淡的青綠的光芒。那正在濃睡着的新娘，真好似在甜睡着的一朵芙蓉般美麗。一樣兒，房東的鐘聲噹噹地的敲起來了，很像是上帝在慶祝着創造寧馨兒的紀念！

露絲呼了個很長的呼吸，兩手往外一伸，睜開惺忪的睡眠，翻過身來，往臥房的四周張望時，柏清正在走到衣櫥邊去換衣。他轉過身來看見她醒來了，便走出去吩咐僕人預備午飯。那副新辦的刀叉用器，都是新簇簇亮晶晶的耀人眼目！他叫僕人到隔壁飯館裏去吩咐把午飯送來。飯館的老闆早已準備好了。此刻只要去關照一聲，他便送來了。

柏清回到房門口，輕輕地把房門敲了一下，問道：「我可以進來了嗎？」只聽得裏面很低微的聲音答道：「親愛的，等一會兒吧。」他伺候她非常的殷勤而週到，所以她心裏也非常快樂。

他們結了婚的第一個月，天天都是過着快活的日子，看戲哪，跳舞哪，遊公園哪……這些這些差不多是他們新婚生活裏的必需哲學了。但是柏清是個沒有職業而依靠寫稿來度活的人，所以自從他和露絲結識以至結婚止，已經是負了不少的債了，雖然他在掙命的節省費用。

這樣的平平淡淡地過了幾個月的生活，露絲忽然病了；但是病的很奇怪，忙的他東聘醫生，西找藥舖。他正在窮得走裏無路時，忽然又從腦後一擱，弄得他昏頭昏腦，不斷地在那裏發歎氣！时序的齒輪，沒停留的向前跑，露絲的食慾一天的一天減少，容顏也一天一天消瘦，他們連夢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要做人的爸爸媽媽了。

第二天柏清跑去看他五年前的老同學，他現在×洋行任會計師，想去和他商量點借款。但是，這話不說猶可，一說出來到觸了一鼻子灰。他的老同學說：「是呀！談戀愛，討老婆，養小孩，這是一樁人倫中的快樂事，可是很糜費的事哩。就是我有現在的地位還是沒有勇氣來幹這件事哩！」柏清聽了這一段話，好似啞子吞黃蓮，哼也

哼不出半句話來了。沒精打采的辭了出來，兩手空空地回到家裏。

露絲在午睡醒來後，又想起欠債的問題來了，她輕輕地走近柏清的寫字檯邊，很溫柔的對他叫了聲：「親愛的」後，繼續的說：

「喂！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請你不要生氣！」

「你有甚麼話，請說來吧！我那裏會對你生氣！你是要錢吧？」柏清好似心裏有無窮的痛苦說不出來的樣子，帶着苦笑這樣回答她。

「是呀！米舖裏的賬沒有付，洋貨舖裏的賬也沒有付，肉舖裏的賬也沒有付，他們店裏的人都說不再賒給我們了，假如賬再不還的話。」她擺開左手一宗一宗的算着。

「就是這幾種嗎？」柏清又繼續的問。

「還有一件就是房東說，欠他四個月的房租不完清，不能住下去了哩。」她把嘴一咧，頭一歪這樣說。

「好，等我把這稿子繕好，明天送到書局裏去，把稿費領來，就完清給他們好了。」他說完這話後，又伏下頭

去寫稿了。

過了幾個月後，露絲的產期到了，柏清不能不要預備小孩的衣服以及種種的用具。雜貨舖裏都不肯賒賬了，急得他真沒法可想了。他因為欠了債太多了，所以奶媽也沒有用。他一面抱着新出世的小孩，一面跑出去和他的債主說好話。他辛苦得憂思層層，一想到負擔的一天天加重，幾乎要哭出淚來了。他弄得再沒有法子可想時，迫得厚着臉皮，再到他的老同學那裏去請求他幫忙。但是，這位老同學畢竟是個鐵石心腸，一眼瞟見他來，便臉色冷冰冰地說：

「你來這裏幹嗎？」

「老……同學，我現在真是窮得走頭無路了，請你發發慈悲，救濟我多少吧？」他恨不得叫他老爺了——滿臉愁容這樣哀求着。

出路

上

「我又不是銀行家，拿什麼來救濟你？」他從口袋裏摸出二張十元的鈔票，眼珠釘得出火，把它一擲，再也不出聲，翻身走進去了。

柏清忍氣吞聲，俛首屈膝把它拾起來。心裏想，假使不是為維持家裏的老婆和孩子的話，寧願餓死，也不願受這樣的狗氣。以後柏清一家雖然是仍然靠着愛情和新債過日子，家裏面的一切器具都是另有了新的主人了。

柏清拚命的掙扎到最後，終逃不了破產的一幕。一天跑來了幾個大腹便便的債主，帶着一批工人衝進來，他和他的夫人抱着新出世的小孩嚇得口呆目睜站在側旁，眼巴巴地看着債主把家裏的一切器具，搬得精光，氣得連氣都抽不過來，只聽見一陣陣嗚咽抽噎的聲音！

錢一章

那是半個多月前的事，二房東把電池摘了去她說

電費大了，所以祇得省一個算一個吧。

也難怪，房租已經欠下來二個多月了。雖然這間像八仙桌般大小的亭子間祇要他五塊錢一月，可是在一錢不名的竹成眼裏，牠們的權威委實大得可怕呀！他似乎還能憶起小時候的美夢，牠們是怎麼亮得比月亮的銀光都還可愛，牠們是怎樣和上帝的權威同樣的偉大。有的時候，在他的夢裏，一個銀圓會膨漲起來，膨漲膨漲……直像膨漲到和地球一般大，壓在他的身上，使得他氣都喘不過來！那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是羨慕，是恐懼，是喜悅，或是悲哀，厭恨……

房間裏的東西，一天一天地少了起來，有過貧窮經驗的人似乎都會知道牠們是送到那裏去的。無奈他的東西漸漸地少去，他的債務却反隨着漸漸地加緊。

二個月以前，她曾經裝得滿面和藹氣迷迷的問：「張先生，我想問你借幾塊錢……」那時候，房裏的東西還滿滿的亂堆着。

「唔……恰巧身邊不便，過幾天給你吧……家裏就會寄來的……實在對不起……」

「吓！笑話……銀行裏有時也會缺銀子的，不要緊，不要緊……我祇不過隨便問一問。」

講起來，使他會聯想起那翁鬱溫靜的故鄰，委實會勾起他灰心的哭泣切骨的咒詛，在他未來上海的三個多月前的一天夜半，忽然來了三四十個兇惡的土匪，整個的鄉村遭了個橫暴的洗劫，竹成的家裏，除了少數不值錢的東西都被搶劫一空外，爲了他的老母維護東西有所掙扎的原故，便連着喪了老命。

竹成的一家除了父親已在三年前去世外，伶仃孤寂的一家，祇有竹成和他一位賢能的慈母了，他們的家境，素向是很寒苦的，幸虧得年老的母親還能勤苦作活，而竹成也靠了一張破師範的文憑，在本鄉的一個鄉立小學裏，教四五十個貧苦的小學生，賺八塊錢一月的薪金，以貼補家用，所以，母子兩個人的生活，在水平線下還可勉強過去。

真「天有不測風雲」在那次的不幸中，非特把他家所有的家產都搶得傾盡，甚至連他的慈母的老命，也從土匪無情的槍彈上帶了去，所以，在本鄉祇有不幸

的慘遇使他傷心外，實無有留戀的餘地。所以，終於在一個初春的早上，竹成向朋友借了念多塊錢的盤費，漂流到上海來了。他想靠他自己有一些文藝的天才來文化之邦的上海謀一些發展。當然，他初來上海的時候，是滿浴着玫瑰色的好夢，在他的心窩裏。

這念多塊錢很快地用完了，不到一個月房租就應付不來了。

大約又過了半個多月吧，二房東的臉上全沒了一絲和藹，不過嘴角上還依舊掛了一抹淡淡的勉强的笑痕。

「張先生，我得叨光你幾塊錢用用……過活真是難，柴，米，油，鹽，都是錢，現在連零用錢都沒有了……」

「唔，我的家裏就會寄來的……我的家裏就會寄來的吧……」他祇有把這句話重複地來吱唔了，他還會有什麼別的話說呢？

他把眼光往她臉上一掠，連忙轉向別處去，他實在沒有在她臉上多逗遛的勇氣。

可是在四五天以後，當他出去走到最末一級樓梯

時，他眼前似乎有一個熟悉的可怕的穿着黑香雲紗衣褲的女人的影子，霍地立了起來，他的心也接着突然的沉了下去。

「張先生，大房東已經來過幾次了，他催了好幾次房金……他說……要是誰再不繳房金，他便要老實不客氣了，他要叫巡捕來把他抓到巡捕房去……」

「我的家就會……」他似乎感到自己在抖顫。

「你的家……你的家究竟在那裏呢？總不見得在天邊吧……」她的臉似乎罩上了一層寒冷的霜花。

他想要說是在江蘇是不妥的，他想還是扯一個謊吧。

「不，我的家……我的家是在福建的鄉下……快會寄來了，請再等幾天……」

「幾天……又是幾天？這幾天是沒有窮盡的……」

「這幾天一定有了，決不騙你……」竹成鼓勵着勇氣肯定地說。

她聽了這麼硬爽的話，半信半疑地在沉吟，她的面

上露着些微希望的神情。

走出了門口，他的心上突然喜歡起來，一個難關又接過了，他祇是埋着頭很快的走，每一步他心裏都是默默地唸一句「騙過」了。

他沿馬路瘋狂的奔波着，他恨機械的規律的電車，神經質的腳踏車，臭蟲般的汽車，蚱蜢般的黃包車……似潮樣的湧過去，湧過去，這是他沒福消受的，他也沒有那種奢望。

『你到底到那裏去？』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問他：

他清醒了，他茫然了，他想起剛才在二房東面前的謊吓，在女人面前撒謊是多麼卑鄙呀！他又記起了常掛在嘴邊的「家裏就會寄來的」，他想起了家庭的破滅，他想起了天天的亂闖找不到一個棲止的職業，他想起了薔薇色的美夢的幻滅……他祇是站在電桿旁邊呆呆的痴想。

下

三四天又過去了，工作還如石沉大海樣地沒希望，他一清早起來，便在馬路上亂闖，直到深夜才回去，他也

知道這樣一天到晚在馬路上亂跑，是始終不會找到飯吃的，可是，他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馬路上亂闖，總比枯坐在亭子間裏提心吊胆去聽二房東的嚙嚙難堪的言語好些。

他現在把靠文藝生活的夢想完全打消了，他現在祇要有工作做，有飯吃，有錢進，什麼茶房侍役都可以。

他每天早上和報販一樣地絕早把報紙買了來，翻開看有什麼合宜於他的「徵求」和「聘請」沒有？他被報紙不知騙了許多次了，他也不知道咒詛過牠多少次，可是依舊敵不過牠的引誘，在失望中還要把牠買了來，看或有什麼飯碗可以給他找到。

在幾次可怕的絕望裏，他曾經想過自殺，自殺又有什麼好處呢？除了祇有反給敵人以透骨的冷笑！所以他掙扎着，他始終痛苦地掙扎着，他想含淚地做個奮鬥的勇士。

在每次被二房東催逼房金以後，他的渴望得疲乏了的要錢的心思，便又重像怒焰般在他的心裏燃熾起來，差不多把他整個的心灼得破碎，炙得焦臭了！

他想還是做強盜去吧，搶他幾萬銀子來，一身一世足夠使用了，他把自己握着拳頭的萎黃枯瘦的手腕看了看，他又似乎看見許多巡捕追來，把手鎗，馬鎗，步鎗，機關鎗，都對準了他……

後來，他想到還是寫一些東西吧，他唯有想靠做些東西來維持生活了。文藝在他看來，已不是先前那麼當做什麼高貴的神聖事業，牠祇不過是麪包底低廉的兌換品而已。

寫些現在自身窮途潦倒的小說吧？還有自己惡劣的心緒，殘酷的遭遇……雖則榨掉了許多血和肉換來的還祇不過二三元一千字，不過二三元，不也就可支持我幾個禮拜的伙食嗎？絞些腦汁來喂嘴，總比讓血和肉漸漸乾涸下去要好一些呵！

但，眼前又映起了好像法官般的編輯先生的冷酷和殘忍的面孔，和一卷弄得很捲皺而醜陋的退回來的稿件。他又不禁把火烤般的頭顱用力地搖了幾下，嘆了一口長氣。

忽然，他看到了身邊的報紙，又挑動了他投報屁股

的心思，聽說一篇會有一元的報酬，一天一篇，一個月不也有三十塊錢嗎？可是，寫些什麼東西呢？他又怔住了，並且稿費要在月底才結算，又怎能從初一餓着肚皮到月底再吃飯呢！

閃電般的另一個思想，在他的陰霾沉沉的腦海裏閃了一下，一切地都失望了。

還是想方法向什麼朋友處借幾塊錢來救一救急吧？想起借錢，自己又痛心了，高貴的朋友，當然高攀不起，寫了信去，郵費也是白丟了的，就是和你要好的朋友，不能借你還是個問題。並且那種憐憫底眼光，是和你的仇敵恨毒的眼光同樣地使你的心上不堪的難受呵！

還有……親戚吧？但一個人到了窮途的時候，連親戚也會失掉的呀！還有什麼親戚肯幫你的忙呢！

『出路？』何處是他的『出路？』他咒詛着過去，他眼前看到的，心上想到的，都惡毒地咒詛着。他咒詛到社會，咒詛到土匪，咒詛到人類，咒詛到金錢……

殘瘦淒清的明月，在隔江高高地升起，下面是一長條紫靄般的夜色，沿着隔江的黑色長岸，橫着一條丈許

的金黃而又似暗紅的死去的光帶。籠了薄薄的一層銀灰色的江水，看去似乎是半透明的很光潤的黑玉。微波像要睡去似的在灘邊喃喃低語。慘白的天空，疏落地閃爍着幾顆微碧的大星。

他徘徊在黃浦灘邊，在酌量他的新計劃。

學府風光

(一)

張淵若上完了「小說原理」，頭腦有點發脹，頗悔不該跑來上課。他早知道那個教授呀呀乎，名義上雖然上了半個學期課，但這教授老是遲到早退。開學辰光，教授太太做產，還請過二個禮拜假呢。所以張淵若聽了半個學期，只聽他解釋小說兩字的意義還沒有講完。因為教授馬虎，張淵若索性一連好幾個鐘頭不去上課，反正不點名，考試起來，試題是可以預先告訴的，還打什麼憂急？

原來這張淵若已經是大學三年級了，對於學校情

微波似乎在睜開着惺忪的迷眼，表示着輕媚的笑靨，在那裏怪親密的歡迎他：

「出路……吓……這就是我唯一的出路呵……」

他突然異樣放縱的狂笑了起來。

陳福熙

形，門檻極曉得：譬如庶務先生揩油，學生反對某教授，擁護某主任；或者第三宿舍的茶房得到某先生（指大學生）幾塊賞錢，他都原原本本的知道。但他平時頂注意的，倒並不是這些。讀了三年書，資格當然老了，攻讀之閑，便打聽某人和某人戀愛；那一個密絲有幾個男朋友，那一個密絲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某某人到上海去，說起來，不差毫釐的。

他上的是八點鐘的課，退了班，跑回寢室裏來，看見同房間的人還暱在那裏。張淵若便和他們搭訕道：

「暱得寫意，九點鐘了呢！」

「九點了。」睡在他對面床的老劉驚詫着。

說着，翻個身，一骨碌爬將起來。拖着雙木屐，「鐵太」跑出去小便。誰知腳聲太響，却驚醒了做好夢的林秋逸。這林秋逸別無嗜好，祇喜歡賭回力球。曉得的人，便給他綽號，叫他做「回力球大王」。但雖稱得大王，賭起回力球來，十回有十回輸的，好在他也會節省，不像別人家那樣愛看電影，也不做新西裝，不買書，甚至買一本拍子簿也捨不得的。然而他跑到回力球場去，二十塊三十塊錢，毫不在乎。所以他家裏雖不時寄錢來，在他的口袋裏，却總是一年四季「結冰」的。沒有錢，輸得精光光時，便躺在床上，看楊家將三門街施公案、彭公案這一類的舊小說，看得起了勁，連課也忘記上的。他是史學系的三年級生，功課本來像用舊了的「寬緊帶」，那些中國通史，戰後歐洲史，考古學，人類學，誰耐煩讀？林秋逸最討厭這些死東西，就是去上課，也不帶筆記本和講義的，反正他到教室裏，坐在最後一排櫈上，教授在前面唱書，他儘在後面看小說。人家問：

「老林你上什麼課？」

「上施公案！」

於是林秋逸自己也笑了。最奇怪，他要看的都是「一折九扣」的舊小說。不但日裏看，到了熄燈之後，還看半枝洋燭咧。昨夜睡得太晏了，早上睏得甜甜的，連上課鐘也沒聽見，本來一直睡過去，也許到十點鐘起身也說不定，但他現在被老劉弄醒，口口聲聲，只怪他太不識相。

「大王，你八點鐘沒有課嗎？」

回力球大王醒過來，張淵若問。

「怎麼沒有，就是那個阿木林教的……」

「是不是歐洲中古文化史？」

林點點頭。他自己不上課，覺得不好意思，便替自己辯護，說那個教授教得如何蹩腳，如何隨便；又說學生到學校裏來為的是文憑，教授來教書，為的是銅板，揭穿西洋鏡一講，還不是一個騙字？教授既然馬虎，學生子那裏撒不得爛污？而且，上了這種課，畢出業來，用得着不用着還是問題！

一席話，說得張淵若啞口無言。林秋逸不知那裏來

的精神，還想滔滔的說下去，只聽得老劉小便回來，站在房門口叫茶房打水：

「茶房茶房！」

直着嗓子叫。茶房在別間房裏掃地，來得遲了，挨老劉一頓罵，說他叫了這麼久還不來，是不是怕放假時少了他的賞錢？茶房自然沒有話，馬上提了一鉛壺熱水進來了。

回力球大王看看時間不早，也就披了浴衣起身了。這邊林秋逸還在穿衣裳，老劉却一邊洗面，一邊掏出銅板來，吩咐茶房去買雞蛋糕。林秋逸也是每天吃慣早餐的，要想買個大包，但拿不出錢來，茶房偏偏又問他：

「林先生，要買大包嗎？」

「不要買了，今天沒有銅板，只有鈔票哩……」

別人以為他真有鈔票，沒有人向他借，但只有他肚皮知道，這天他沒有吃早餐，餓了一個上午。

(二)

林秋逸好不容易挨到中午，纔到飯館裏去填飽了肚子。走出飯館來，飯店老闆翻翻賬簿，在他名下已經欠了

十七元五角，意思是請他多少付一點。當時他就答應明天付他幾塊錢，但是一跑出飯店，就悔不該允許他明天付，如果到明天付不出，還好意思去吃飯嗎？不付呢，面子上也過不去。躊躇了好久，總算想到那件冬大衣了。於是，在冬大衣上做了半天文章，結果決定送到上海的長生庫去。主意打定，忽然又想到沒有路費。

「到阿蔡那兒去借借看吧。」

心裏想，便一逕跑去找阿蔡。推進門去，阿蔡正伏在桌上寫字，看見林秋逸進來，便放下筆不寫了。林秋逸曉得他在寫文章。

阿蔡在K大學裏要算是個小作家了。他會寫幾篇小說，報紙上也常有他化名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多數在報屁股上發表的，所以K大學的同學，很多人知道這位報屁股作家。熟識的人，把報屁股三字省去一個「報」字，就叫他爲「屁股作家」了。

這位「屁股作家」平時也不看參考書，成天成晚，只拿了本「文學」把幾個紅作家的作品，看得滾瓜爛熟。人家說，凡是作家大半全是窮的，果然屁股作家也跳不出

這句話。屁股作家也有點脾氣，手頭有一二塊錢，文章是寫不出的，如果錢用光了，一個晚上可以寫五六千字。林秋逸一看他在寫文章，便知道情形不妙，不好開口。好在他們本來很熟，碰碰釘子是不緊的，所以林秋逸忸忸怩怩的說：

「阿蔡，你有三毛錢嗎？借借我，今天晚上就……」

「對不起，我現在……實在連……連一個銅板都沒有……一匣可開牌香煙還是賒來的，真正是窮得走頭無路……你要三毛錢有什麼用？」

「想到上海去……」

「去——」屁股作家丟了個暗示的眼色。

「……」

林秋逸只是笑笑，點點頭，沒有回答。但他畢竟是有心事之人，既然借貸不遂，連屁股也沒坐定，就告辭出來。

(三)

這一天剛剛是星期六，一吃過午餐，沒有課上，有錢的都跑到上海去看電影，有女朋友的，或是沒有的，也去跳舞廳跳舞，也有去溜馬路的，宿舍裏都走得十室九

空。林秋逸帶着不安的情緒，走到第一宿舍來找陳志方，不料陳志方房間裏，却有三四個同學在那裏尋窮開心。未曾推進門去，早就聽得一片胡琴聲，有一個粗大的喉嚨正在唱：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

林秋逸開了門，那唱『四郎探母』的忽然停住了，隨着胡琴也不拉了。其中有一人向他招呼：

「哈囉！」

「哈囉！」

林大王也同樣的叫了聲。那招呼他的不是誰，正是陳志方。陳志方在那兒搽雪花膏，預備到上海去看國泰的「兒女英雄」。陳志方西裝穿得筆挺，烏油油的頭髮，梳得又光又亮。據說他的西裝，是一九三五年的 Form 哩！他平時愛看電影，幾張有名的影片，外國的，中國的，差不多都看過了。他那寢室裏的牆壁上，釘着瓊克勞馥秀蘭、鄧波兒、漢倫、海絲、胡蝶、陳燕燕、阮玲玉等等的照相。林秋逸幸虧早到一步，總算借到了四毛小洋，本來想同陳志方一道去，但陳志方已經約了別人同去，所以

他只得先走了。

挾了一件冬大衣，一套花呢西裝，雖然外面是用牛皮紙包着的，但他老是不自在。他想最好不要碰到熟人，免得招呼攀談，不料剛剛出得校門，突然有人在他背上一拍，說：

「去回力球場嗎？」

林秋逸趕緊回頭來看，不禁哈哈大笑。

「你去？」林大王反問。

「想去，還有十隻洋，打算去拚拚，你去嗎？」

「我……」

到這時，林秋逸遲疑起來了。「去呢還是不去？」這念頭，在他腦際裏盤旋。他想這包衣服至少也可當十二三塊錢，如果拿去拚拚，贏了呢，哈哈哈哈哈……但又想到，若然輸了的話，那末……

「不一定輸的，就是輸，難道會輸光嗎？先打個主意：如果當十二塊的，輸掉六塊就走！」

想了好半天，主意才決定了。

他們是同道去的。去的時候還只下午三點多鐘，當

他們坐了祥生汽車回到學校時，已經後半夜了。但這時，林秋逸沒有挾着衣包，口袋裏只有一塊四毛錢。

四

春天到了，畢竟有些不同，單就女學生說，她們都活潑起來了。課餘之後，三三兩兩，有拿了照相機拍照的，有騎腳踏車的，或是坐在草地上和男同學談笑的，各有各的春天。

然而男同學中，也有人沒有春天的。就像林秋逸吧，他只曉得賭回力球，輸了回來，便是垂頭喪氣地睜眼看小說，在他那裏有過春天？張淵若對於欣賞女人的門檻雖然很精，但女人和他沒有緣，始終還是一個鰥夫。他的年紀已經二十五歲，有時候，他的嘴裏常是說：「年紀二十五，衣破無人補。」說時，好像不勝感慨。但他們同房間裏，只有老劉是有愛人的。他的愛人，不是本校的女同學，所以他們時常魚雁往返。

說起來，老劉的愛人也是最近才找到的。這個學期開始的時候，老劉就把他愛人的照片放在書桌上，日日夜夜的看。

「這是誰？」張淵若第一個問他。

「是我的舍妹……」

「令妹嗎？哈哈，有點靠不住吧！」

「真的真的，騙你不是……」

「既然是令妹，何必把照相拿出來呢？老劉，老實點說吧，阿拉不會同你吃醋的，放心好了！」

張淵若這樣逼他，但他還是不肯實說。張淵若想，如果這位密絲是他愛人，不怕他們不通信；如果通信，他們的信不怕捏不到手裏。這麼一想，便不和老劉爭了，故意說：

「是令妹，介紹給我好嗎？」

「好的，只怕你看不中意咧！」

「那裏這樣漂亮的蜜絲難道還……」

張淵若的話，說得老劉心癢癢地，樂不可支。張看他那副神氣，心裏早已有數，平日，他本喜管閒事，又愛打聽別人秘密；這回老劉有了女人的照相，他着實用力注意。他和老劉是同寢室，有一天，門房老頭子送信來，其中一封是老劉的，是小小的洋信封，細細的鋼筆字，一看便知

道是女人寫的，那信封上還寫着「蘇州朱絨」四字。老劉不在寢室裏，這封信恰巧被張淵若拿住了。

張淵若把這秘密告訴林秋逸，林秋逸就主張敲老劉的竹槓：

「你慢着，老劉要這封信，非叫他請客不可！決不能便宜他！」

「不錯！」

回力球大王的話正合了張淵若的意思。不多一回，老劉從外面跑來了。先是他們兩人專對老劉「嗤嗤」地不說一句話。

「老劉今天可要你請客了。」張淵若說。

「爲什麼要請客？」老劉有點納罕。

「你的……令妹的信來了呢！」

不想回力球大王這麼一說，老劉的臉色頓時紅起來了。搖搖頭說：

「我是沒有信的……」

「真沒有？」張淵若突然拿出信來說，「那麼這封信我們要當面公開了！」

這信封老劉是認得的，聽見說要公開，急得二脚併一步，對準張淵若的手裏亂搶，張淵若早早準備，那裏會

感 動 (完)

王佛崖

藉着洗舖蓋的名義，新製的駝絨毯與薄棉皮給帶出了！

上了輪船，逃出S埠的塵囂，只一天一晚到了N鎮，再雇轎，可一天，在暮色蒼茫中，從遠遠的叢林深處看到十里壩明滅的燈光，漸漸聽到犬吠的聲音，到了！因爲十里壩的入口是一條只容一人過往的下臨深淵的危崖，下轎，再由轎夫代拿包袱在前面引導，步行了！

鄭大福比前老多了！在廳堂的豆燈光下，看出他滿面的鬍子是近於蒼白，他老婆——就是大福婆，面上也佈滿了皺紋，佝僂着從裏面出來，比大福公還更老。

他倆起初很驚惶，誤認是官廳派來的，及至秉璋用家鄉話說出父親的名字及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來意，他倆這才記起！

被他搶去。搶奪一回，總算由回力球大王出來調解，結果叫老劉到X園請客，蜜絲朱的信還是給回老劉。(下略)

「唔……秉爺……秉爺……大了！」都現出笑容。雖是笑容，然而會使秉璋聯想到佃人欠租時是慣用這種笑容的，顯然是一種可鄙的態度，不過：「他既曉得我此來並不是催租，這笑，當然有點例外……總是覺得可鄙似的……」模糊了！

大福公一面陪秉璋談話問長問短，一面又把睡着了的老大老二叫醒，大媳婦也起來了！他們都走出聽堂揉揉眼，對秉璋凝凝神，會意了！笑笑，轉身就走，連招呼也不懂！

於是燒水的燒水，弄飯的弄飯，舖床的舖床，忙得什麼似的，同時，劈柴的聲音，攔床的聲音，柴在鍋底下燒的撥撥的聲音，熱鬧得有趣而好笑了！然而……烟火氣……『討厭！』

大神公恬然的坐在一條板凳上，背是駝起的，彷彿像一個覆着的鍋底，臉上淡淡的一層笑意，自秉璋進門以來，始終就未見他沉斂過。

「老了……不中用……你好……風水好……讀書啦……做官……」說話的資料通盤只有這些，凡是個人，大概都不外這些，比起警句很多的李達三，真是天淵之別，又顯得可鄙，然而未便表示出來。

「是的……好……」比大福公還更空洞，這只好說是應付了！

談話中間，大福婆忽然咕嚕咕嚕從廚房裏跑出來，好像滿肚子不高興，秉璋以為她要發作什麼，立刻鎮靜下來，仔細的看著她。及至她跑到廳堂正中的桌子旁邊，慎重的在豆燈的油碟子上添了一根燈芯，又轉身怒視大福公一眼，然後恨恨地走了！秉璋這才釋然，原來先前的燈光真是昏暗得可憐，大福公竟沒有注意到，難怪大福婆要生氣！

然而，大福婆那樣子也真夠瞧！連數都數得清的幾根頭髮，還要盤一個髮髻！脚是小得那麼不近人情，踉踉

踏踏的跑起來，十足一個潑辣的形相，連一點禮貌也不懂，真討厭，於是又想起S埠看到的那些人了！

靜默的過程中……

茶上，菜上，飯上，肚子本已有點餓，就胡亂的開動了！飯是紅米的「龔糙子」，記得在家裏，這「龔糙子」是對門春給「粗工」吃的。菜，有堆滿一碗的鹹肉，全是肥的，只碗邊上擺了兩三片比較精些。此外，有吃過一半的淺碗鹹魚，有比鹹魚還鹹的煮成黃褐色的一大碗青菜，這從那裏下筷子起！第一口飯嚼了有五分鐘，仗着「精肉」的神力，終於給吞下了。第二口飯，吃還是不吃？猶豫了半晌，把碗筷重力的一歇，決定懶吃了！

自己也覺得這態度在S埠是怎樣也拿不出的。然而，從燈光中映現出對方的臉孔是一種抱愧的苦笑，「唔唔……不中吃喇……唔唔……」大約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靜默的過程中……

「秉爺的床舖好了，請他睡……」大媳婦的聲音從裏面傳出。

床是舖在大福公夫婦臥房的隔壁，舖蓋，不消說是自己的。然而，舖得很壞，把蓋的駝絨毯舖在底下，又把填的褥子摺在上面，這當然是蠢！秉璋有點惱怒，使勁把底下的毯子向外一扯，因為用力太猛，稻草沙的一聲，給扯得滿地，豆燈的光也被搗熄了！站在一旁的大福公夫婦，急得連聲嘆氣，摸索索的出去找火柴了，好不容易等了十多分鐘，才把豆燈燃着，將就整理整理，睡了！

大福公臨走的時候笑着說：「秉爺要什麼只管叫，重聲點……唔唔……」去了！

睡，還算適意，鄉下人用極厚的稻藁舖床，隔着一層薄棉被，又鬆爽，又軟和，比小連珠家裏的「蓆夢思」當然不及，比較裏的鋼絲牀却強得多。

然而，一想到小連珠「來了」那動人的淺淺一笑，接着，緊緊的擁抱……心裏似乎失了什麼東西，想了又想，總是睡不着。「連珠只是有點不忠實，譬如送自己和三出門時……」但是除了「不忠實」她全身還有那一處不是可愛的？於是，悵悵！

在沉寂中細聽野外聲聲的蛙鼓，夜風透過窗縫帶

進秋意的根觸，有點「淒涼人意」大約國文老師講的「詩境」就是此刻的情景吧？然而「詩」從來就沒有發過筆……悵事！

噓了一口長氣，深深一吸，一陣濃厚的臭味乘勢由鼻腔裏輸進，一驚，似乎就近在咫尺。

「什麼啲！」脫口大喊起來，然而寂然！

「什麼啲！」再來一聲，又猛向板壁上槌了一拳。

「什麼秉爺來了……來了……」大福公喉嚨裏的痰似乎還沒有豁出，聲音是沙沙的！

然而，真討厭！雖說「來了」也過了有三分鐘之久，接着，大福婆也來了！很驚疑又很慌張！

「夢魘吧？秉爺……怎樣了……」大福公說。

「臭氣！看你聞得到不……」充滿了怒感情。

「唔唔……是的！便桶蓋上的呀……提了去……」

真是……我們鄉下人……大福公自言自語的一面把便桶提出，一面又是微笑！

「老大做的事，明天再治他！」大福婆總是那麼洵洵的。他們去了！小連珠的情影在記憶上又忽隱忽顯的

出沒着。

隔壁大福公夫婦好像商量什麼聲，音很微細。

「他家裏呀……真架子……好好……享福慣了！」

……勤治公公……他老真肯做好事……好人……長毛過了……大家的房子燒掉，只留到他的……大家的倉子洗了，只留到他的……長毛也佩服他……後來長毛去了，大家都沒有吃的……他見人一斗米……誰沒受過他的恩情……好人，有福氣，風水好……我親眼看見的！」大福婆公講一句贊兩句。

「勤治公是自己的祖父，祖父有福氣，也是件體面事！然而與自己「架子」，「享福」有關，弄不清楚。」又是糨糊了。

「米，春兩斗白的……精肉……叫老大到林溪街看看……聽說李洪源女婿省裏帶了什麼香菰的筍子送他，你去相方點來……想不出什麼好的……」咕嚕咕嚕，這可以不聽！

漸漸，睡着了！醒來，已是中午，天氣有點熱燥，肚子餓了！

洗臉水燒得太沸，牙膏牙刷，無從找起。鏡子，木框的，有點走相。

吃飯，與老大老二坐在一起，覺得不配。「那樣子真粗魯，凡是不能下筷子的菜，他倆反而特別愛吃，像是從來就沒有吃過似的。真是另外一種人！」彼此沒有一句話講，吃兩嘴，歇下了！面容有點怫然，「然而大福公是老爹得那樣，簡直夠不上看臉孔，老大老二只知低下頭吃，飯菜以外，什麼都懶看得。只有大媳婦很乖覺，那隻眼睛老是水汪汪的，不佞向自己的面上瞧！」這很使秉璋自得，因為總給你們瞧着了！

「然而，大媳婦很值得注意，因為她富有一「健美感」，假如給穿上薄薄的旗袍，曲線美的明鮮，也許不下於小連珠。而且，她有點聰明，在這一家子的中間，顯然是個特出的人才。」從此，對於大媳婦特別着眼，無意遇到打個照面，總是回以一笑。夜間，也有時把她與小連珠擺列在一起，從回憶中發揮自己高妙的幻想。

這樣，有十多天，除與大福公「唔唔……唔唔……」那一套而外，唯一消遣的東西，就是老二給他的一隻

八哥，這八哥很懂事，有時是逗着耍，有時是連籠兒提着滿野外跑，私下給牠定個名，就叫『小連珠』。大福公一家都覺得好笑，然而，誰也不知道這三字的出典。

八哥以外，觸目的一切，都覺得可鄙，總之，看不慣，所以老是鬱鬱的。

這天是早上，連臉也沒有洗，就逗着八哥玩，八哥在地下走着，用種種法子想引牠進籠，『小連珠！這裏來！』但是『小連珠』竟是那麼頑固的，籠子移這邊，牠就跑那邊，待你把籠子移到那邊，牠又跑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有點心急！

鄰家才滿七歲的福孫，也大清早起來打狗耍，狗當然不比八哥，性起來，就要咬。福孫給狗追慌了，向着秉璋這邊逃。走得太快了！只一交，正對八哥撲下，咕的一聲，秉璋的『小連珠』給壓死了！這一氣，比孔明祭斗那齣戲裏魏延關翻了孔明的『本星燈』還要氣，只恨自己手裏沒有孔明那樣的寶劍，不等福孫起身，就提起腳照准他頭上猛力一踏，登時腦漿從小腦袋中溢出，這小生命也給斷送了！自己忙了一忙，知道出了禍事，轉身向裏面就跑。

然而事情是不大不少，福孫父親只有這獨生子，錢也用得兩個。

大福公裏面聽得有點不對，連忙走出來，『啊呀！……』接着，說不出話來！然而很鎮靜。

大福婆一嚇幾乎昏倒過去！

『秉爺，禍事……真魯莽……怎麼的呀……然而不要哭，趕快睡上床去，我有辦法！』大福公喘着氣很鄭重的對秉璋說。

平時是不愛聽此老說話的，此刻，只得依了！

然後：『老二，這事你擔當，從我，就是孝順！救得秉爺，也是我們愚人愛主的一點心意，日後……』聲音是震顫的，嚴厲而莊重，見出此老的經綸。

『好，依爸爸說，就算我誤踏死他的！』老二繼續的回答，帶點哭聲。

『要抵死咬住，變不得口……』認為討厭的大福婆，也帶點哭音，然而對於自己的兒，絲毫沒有吝惜！

秉璋在床上聽着這急難中父母對兒子的悲慘訓示，像聞到山谷中震耳的雷聲，每一個字都鉄球般的打

進自己的心坎，感到一種連靈魂都要溶化了的戰慄，感激，惶恐，痛哭是不足以吐述他內心的感動的……

『就任他這樣去吧……』又有點模糊了！

由於老二的自首，罪名已減輕了四分之一，由於犯罪的原由是『過失』，罪名又減輕了四分之一，總共只判六年的有期徒刑，而事情是鬧得全村都騷然，空氣是緊張極了！

大福公夫婦沉默了很有幾天，似乎，忽然間窮下來了！然而，對於秉璋，什麼都似乎依舊的，『唔唔……唔唔……』有着極深的含義。

從此，兩個「小連珠」都從腦子裏消逝，S埠的一切，也都從腦子裏消逝。來十里壩以後所感到一切可惡的事事物物，現在都覺得可敬而又可畏的了！尤其是這一家子：老夫婦的『唔唔……』似乎含有極偉大的慈愛；

老大的寡默，似乎含有極深沉的莊嚴；大媳婦的深深一眼，似乎含有照人肝胆的高尙的義氣；一看到他們就感着斛觥，感着恐懼，而又感着在愛的包孕下得到燦爛的啓示！

『唔唔……唔唔……』這富有道德深意的警咳，一聞到就如承受至上裁判似的，靈魂赤裸裸的像俯伏於神光的照射之下！

粗米飯變香了！自己也愛吃老大老二愛吃的菜，並且也不敢有絲毫穢褻的念頭對於大媳婦，看到每一塊土地，每一根樹木，每一個飛在天空中的鳥類，都覺得有着偉大的神聖的生機的存在！看到每一個農民覺得都是堅強意志的代表，他們理解道德最刻深，而實現意志又最忠實！於是誰都是自己的師長了，從這而回想起S埠的一切，心就像浸入寒泉中似的不禁戰慄起來！

八個被殺者（續）

殷作楨

三 冤枉的夫妻

『老伯，別傷心，上床躺一下吧。』

和正福同一間牢房的一位瘦瘦的青年，把昏倒在
地上的正福扶上床去，很和善的安慰他。

「老伯！天有眼，不會殺死好人的，咱們冤枉的總得
有一天會出獄。你怎末進來的？」

「唔……我的兒子打死了佃主方老爺，逃跑啦，抓
了我來……我反正老啦，總得死的……唔，唔……只是
我的媳婦怎好過活呢？還有一個兩歲的孫兒呀……哦！
像你這末年青的人，還有得好活，怎末可死……唔，你爲
人真好哪，有你跟我在一塊兒，我這老頭兒也得好些……
：你叫什末名字？」一面說，一面哭。

「唉……我的名字叫雨卿……老伯！我比你來
還要苦命！我的爸跟媽早就死啦！在這個地獄裏，老伯，你
就是我的爸呀！我願意做你的兒子來服侍你安慰你！」
坐在老頭兒的身旁，青白色的臉兒上滿是淚水，夠傷心。

「啊……你的臉兒沒點兒血色，你可病啦！」

「唔！我的身體在這兒給磨折得這個樣兒，現在就
是放我出去，我也是沒長命的，你瞧，老伯，泥地上的濕氣
怪重，睡也睡不暖，吃的又是難下咽的粗飯——像糠，小

菜更糟——腐爛得發酸生臭。這末的待遇，那怕是體強
的人也得生病的，還說我這末體弱的人？」

「你什末時候進來的？」

「進來半年啦！」

「你犯了什末罪？」

「唉！老伯……」長嘆了一聲，淚珠兒更多啦，「說
起來真是冤枉……」

「你也是冤枉的？冤枉的人真是太多！你不妨說給
我聽聽。」

「說起來話真長呢，老伯！」

「你慢慢的說呀。」

雨卿用衣袖揩了一下眼淚，於是開始說自家兒被
捕的經過：

「我是這兒的中學畢業的，畢業好久啦。跟我同級
的一位叫王叔平的，跟我很要好。我兩個跟另外兩個同
學都是學校裏成績頂好的，并且詩又做得很好，同學們
都稱我們四個做四才子。」

「畢業以後，我便不知道王叔平的消息啦，他也不

知道我在什末地方，我兩個因此沒通過一次信。直到去年，他憑空的寄了一封信到我家裏來。」

「哦！信裏說些什末？」

「他說自己畢業以後，就去加入革命黨。」

雨卿正要接下去說，老頭兒趕忙插着問：

「革命黨不是爲咱們老百姓做事的嗎？聽說給孫大帥拿住就得殺頭，是不是？他可有殺了沒有？」

「是的。他說加入以後工作很忙。他又說：因爲不知道我畢業以後在什末地方，才沒給我寫信，後來碰到一位老同學，才曉得我仍舊在家裏閒住，他就寫了那封信給我……唉！想起來真夠慚愧，他幾年來爲革命幹了這末許多事，我可閒住在家裏一點兒事也沒幹……」

停了一下，老頭兒催着：

「以後怎末樣？」

「以後我兩個就時常通信。去年他被派到這兒來工作，我在家跟他通信更多啦，我還時常上這兒來跟他一同玩。可是，唉！不幸得很……」

「怎末？」

「他的機關破獲啦，他跟一位女同志一同抓去。在他的皮篋面搜出一封信——這封信是要寄給我的，可是還沒發出去，信裏也沒說什末。團部裏便派了幾個兵馬上趕到我家裏，把我跟我的老婆一同抓到這兒來啦……」

「真是冤枉透啦！」兩隻老手儘管抓着白髮。

「我的老婆更加冤枉吶！」拍的一聲仆倒在床上，哭，身體微微的扭動，老頭兒的老淚又淌下來。

「你師母關在那兒？」

「對面的牢房裏，跟那位女同志在一塊兒。夫妻不能見面！」

「王叔平呢？」

「隔壁第三號。」

雨卿哭，老頭兒哭，嗚咽的哭聲傳出鐵欄柵，怪悲酸的。

……
夜深。

淒涼的月色洒進鐵欄柵，照着雨卿的死人似的臉。

兒，眼眶裏的淚珠兒在月色中放射光芒，微微的寒意侵襲住他，他在薄薄的被窩裏縮成一團。

「老伯！老伯！你可有睡好？」

「唔……那兒睡得着？」

「四年前新婚的時候，還記得在一個夏天的夜晚，在露台上我抱着我的可愛的人兒，一同沈醉在朦朧的月色之中。那時——那時我只有幻想着天上的樂園，那兒還體驗到這人間的地獄？可是，可是不久我倆就被捕了！今夜的月色何嘗不就是當時的月色？若說有所不同，那末當時的是幸福，今夜的是淒涼，還有，還有我的她呢？遠遠的關在對面的牢房裏，不但抱不着她，並且見不到她一面……」含淚的雙眼呆釘着天花板，發抖的兩手直向前伸出——好像要抱住誰似的，回憶新婚的樂處，不禁感傷地自言自語的哼出了這夠詩意的句調來。

「拍拍拍！猛的門上響了三聲，接着是——」

「畜牲！夜深了還談什末鬼話！」

夜更深，更靜，一切都像死了似的。獄卒的皮鞋聲篤篤，在門外響來響去。

皮鞋聲慢慢的遠啦，沒有啦。雨卿從床裏猛的跳了起來，奔向鐵欄柵去，把整個臉兒貼住欄柵。

「蕙芬！我的蕙芬！今夜的月色多麼好呀！看了這月色，你不也回憶起我倆新婚的一幕情景嗎？然而，然而現在……」又是夠詩意的，到底是詩人才子。

篤篤的皮鞋聲又響啦，雨卿趕忙回轉床去，皮鞋聲響到門口停住，一會兒又從這兒消滅了去，雨卿再下床來。

「親愛的蕙芬！你可有聽到我在叫你？你起來，跟我一個樣兒的靠近欄柵，讓我倆遠遠的見一見面。」

這末輕輕的，她那兒能夠聽到？沒法，雨卿只得再躺回床去，舉起雙手祈禱上帝：

「啊，上帝呀，要死我倆一塊兒死，可別把我倆留下，一個，再在人間受苦？」

四 新來者

一天早晨。

正福跟雨卿早就醒過來啦（他倆每天都是醒來

子高大，體魄魁偉，說明了他性情的果敢。在果敢中可又帶有俠義的味兒，老喜歡代人家打抱不平。

帝國主義者的軍艦橫一隻，直一隻，東一隻，西一隻，就這末的塞滿了黃浦江，外國兵老在租界裏遊行示威；中國巡捕帮着外國人捉中國人，混蛋的官僚軍閥向着他們的主子獻地圖，鄉村裏的土豪劣紳像瘋狗似的向老百姓們亂咬。對於這些，他恨透啦，恨不能拿起鎗來打他們。

有了這末個決心，他便跑出了藥舖，不當夥計去當兵，學習怎末開鎗。打過幾次仗，也就升當排長了。

他想幹革命。孫大師除了抽大烟以外，就只會搶地盤，括地皮，殺老百姓。那時南方正在鬧革命，說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很高興，他很想跑到南方去幹革命。不久，他從軍隊裏給攆了出來，這連他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不過他就只聽人家這末說他：他的思想太激烈，至少含有幾分危險性。

這樣，他只得暫時回老家去。

『聽說王彪回來啦，咱們得留心他！』

真奇怪，土豪劣紳都怕他，同時也恨他。

……

『別這末啦，林少爺！你是財主人家呀！給我的爸跟媽知道，我是沒有命的！我跪下來求你，林少爺，快出去，別傻啦！爸回來啦！』少女的聲音——哀求，驚慌。

『別慌！你的爸跟媽都上田去做活，到晚上才得回家。小翠，咱們快些幹！』

林少爺的兩只眼睛發着火，挨近小翠的身旁，送給她一束鈔票，猛的向她一抱，她忙逃向門旁，雙手掩住臉兒。

『我嚷出來啦！你財主人家還怕沒有女人嗎？我不，我不，媽曉得我會死的……』話還沒說完，林少爺早已使勁的把她往床上拉，一手硬扯下她的褲腰，一手按住她的嘴兒。

『別聲張，真夠味兒吶！』

『啊呀！救命呀！林家少爺強奸我啦！救命呀！大家快救命……』她慌叫着，哭着。

王彪無意中打這座草屋前面經過，這悲慘的叫聲

猛的刺進他的耳朵，他立刻跌進門去。瞧見了這一幕滑稽的悲劇，他上前一把抓住林少爺的後領，一個勁兒往後一摔，林少爺倒地啦。林少爺夠活潑，一轉身便跳起來，擊着小板櫓往王彪身上打去，嘴裏還大聲罵着：

「你是什末人？敢來干涉林少爺的事？好大胆的王八！」

「你這個混賬的東西！早就聽說你仗着你老子的勢力，在地方上敲竹槓，強奸姑娘，什末都幹。今天碰得巧——」忿恨得不成樣兒，不等往下說就從身邊拔出隨身攜帶的手鎗，拍的一聲結果了林少爺的性命。

「啊呀……打死了怎末好……警察要抓咱們家裏的人坐牢去……啊呀……」小翠在床上發抖，褲腰還有一半扯着沒束好。

「別忙！我打死了人，不會把禍放在你們的頭上。咱王彪幹事偏要硬！」拍拍自家兒挺直的胸膛，夠有俠客的義氣，另隻手還緊緊的握住手鎗。

林老爺是這個地方第一流的紳士，兒子林少爺得了父親的遺傳，當然也是第一流善良的公子哥兒。林老

爺娶了三個姨太太，好容易才生下一個孝子，却給人家打死啦，這還了得，馬上親自帶了四名警察趕到小翠的家裏。

「你這個惡漢，胆敢打死我的兒子！你得明白，在這兒你不能跳出我的圈子！」

一瞧見王彪，林老爺便簪起灰黃色滿是鼻涕的鬍子，唾沫雪花似的從口裏直往前噴出，握緊老拳儘向王彪使勁的叫罵，說自家兒是這個地方的權威。王彪却從容淡定的回答他：

「你可明白你的好兒子在這兒幹些什末事？你的十七八代祖宗的都霉倒啦，你還有臉兒來？」

「胡說！豈有此理！把他抓到局裏去！反啦！反啦！唉……」命令着他帶來的警察。

「我沒一點兒怕死，可是在我死了以前，我還得打死你這頭老狗，爲地方除害！」

王彪舉起手鎗，四名警察即忙上前奪取，五個打成一團滾在地上。林老爺嚇得忙攢進床下去——自家兒的孝子跟小翠幹過事的床下去。

因為警察多，王彪終於給抓住，第二天解到城裏的團部去。

第五號牢房。

「你怎末的？我生怕你闖出禍來，你真的闖出禍來啦。你太不自己檢點自己，太亂幹，林家的惡狗不是好惹的……這包點心給你肚子餓的時候吃，這包裏的是些薰魚跟臘肉。聽說牢間裏的小菜腐爛得發臭，飯簡直是跟沙一樣的難得咽下去，怎末好呢？這兒還有十塊錢留給你在牢裏化的，你要買什末可以用牠……」

一個大肚子的青年女子靠着第五號的鐵窗口，向裏面的王彪哭訴，哭成了淚人兒似的。

「你還不明白我的性情嗎？我頂恨死那些仗勢欺人的傢伙，尤其是咱們地方裏的林家老少。他們害死了多少人呀！恰巧給我碰到那末個強奸人家姑娘的事，我怎來不代他們復仇？恨恨的咬緊牙根。」

「你不該把他打死，打死人可不是要抵命的，怎末好呢？若是你不能出來，我獨個兒，還有肚子裏的……」

「別心痛！假死我死啦，你去嫁人好哩，可是你得代我報仇，如果你想到了我的時候。」

「什麼話啊……別說了吧，我怕……」聲音抖動輕微，哀苦。

五分鐘談話的時間到啦，獄卒硬把他兩個分開。她的眼睛滿是淚水，紅腫，死釘住第五號牢房，不願離開。

廚房送午飯進來。

三個洋鐵罐盛着粗黑的飯，飯上放點兒小菜。正福跟雨卿瞧着搖頭皺眉，怕吃，雖是肚子裏覺着飢餓。王彪可不同，舉起筷子就吃，還拿出薰魚跟臘肉來分給他的同伴。

「來，吃，今兒第一次吃魚吃肉，咱們多吃些飯。」吃得夠有味兒。

正福跟雨卿還是懶懶的沒拿起筷子來。

「怎末，你兩位快吃呀，飯冷啦，薰魚的味兒不錯吶。」

王彪再催，他倆才慢慢的舉起筷子，可還是不很願

意的樣兒，只吃了幾口便又放下筷子。王彪的飯可差不多快吃完啦，他倆把剩下的飯送到王彪面前，說：

「你再吃吧。」

「怎末的？不吃得餓肚呀！」抬起頭來，驚訝。

「實在咽不下去，王彪！」兩個一同說。一個年老，一個體弱，那樣的飯實在難得咽下去。

「那末，你兩個吃點心好哩。」拿點心給他倆，「我在軍隊裏吃慣啦，不碍事的。」

他倆吃着蛋糕，邊吃眼淚一邊淌下，滴在蛋糕上。

「味兒可好？」王彪回頭問着，瞧見他倆在流淚，覺

得奇怪，「幹嗎的，好好的要流淚？可是想起了什末？」

「我吃着妳夫人送來的蛋糕，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女人……」

「我也想起了我的媳婦，我的孫兒，我的小福，他們不曉得怎末……」

「咱們同是命苦的人！」剛強的王彪也流起淚來。

雨卿跟王彪好像兄弟，正福好像他們的父親，他們三個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樣的親愛。這算是他們三個不幸中的一點兒安慰。

（下期完）

德國新徵兵制

德國政府既決定從本年十月一日起，實行徵兵制。其內容大體如下：

（一）一九一四年生（廿歲）之壯丁，經檢查之後，認為合格者，即編入國內各團部。

（二）入營期間規定為一年。

（三）由廿一歲至廿五歲之壯丁編入補充隊。

（四）廿五歲以上至三十歲之壯丁編入預備隊。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

吳烈

(一) 建安文學與當時社會的關係

東漢到了獻帝(公元二一一年)時，所謂太平天下已經成了明日黃花，所以在漢末的一般文人，再無餘暇來歌詠昇平了。他們唯有在流離顛沛之中，共唱哀傷之曲而已。即當時的詩作，都是充滿着悲涼的音調。例如曹操的蒿里行：

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在這短短六句詩裏，我們不難看見當時社會凌亂的一般了。也表現了當時民衆遭罹兵禍的慘狀。再如曹植送應氏詩：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耆舊老，但觀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生(常)居，氣結不能言。

這是敘述華麗的洛陽宮殿，經兵燹後的荒涼情景。又如王粲的從軍詩：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
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這也是描寫當時的荒亂景象的。又蔡琰胡笳十八拍的作意亦復相同。茲錄第十拍：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戰征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代血。——第十拍

在後漢書列女傳載的悲憤詩：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被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且則號江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縱橫相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竊竊對孤景，悵吃糜肝肺。……

可見建安時代的社會不獨有內亂，而且有外患，即胡羌相侵，故人民流離失所，求生不得，求死無由，庭園荒蕪，白骨纍纍。故知上舉諸詩完全是當時的寫實。

在此種時局下所產生的作品，何以如此慷慨悲壯呢？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裏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轉蓬，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命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傳，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資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故知當時文學的慷慨多氣，乃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所形成。建安文學倡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和社會的凌亂，也有密切的關係。

(二) 建安文學與樂府詩的關係

中國文學到了漢末，實以建安文學爲中心，在這個時期內的文學，都是以詩歌爲主體。即在建安時代，實爲五言

詩歌全盛的黃金時期。鍾嶸詩品裏說：「……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可見詩歌到了曹氏父子時代，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爲五言詩雖然有了幾百年的悠久歷史，但經過文人的修飾，能在文學史上佔有更穩固的地位，則不能不歸功於這幾位偉大詩人了。

建安時代是五言詩最成熟的時期，也是樂府歌辭的創製時期；同時樂府本身即是五言詩所由發源。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裏說：「暨建安之初，五言騰湧。文帝、陳思，縱轡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從此看來，建安作風的勁拔，和詩人的特出，絕非偶然的事！

在建安文學諸作者中，作品最多收集於樂府中者要算陳思王曹植了。在鍾嶸詩品裏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又陳壽曹植評傳說：「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都是很推重他的評語。他在樂府詩集裏的鴻篇鉅著，如薨舞歌五首，洋洋數百言，從古爲人所稱道的如美女七哀，名都白馬，驅車棄婦，諸篇都是二三百言的作品。

像美女篇那樣綺靡委婉，娓娓動人的作品，實爲東漢所不及。劉勰說：「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製詞調，音靡節平。」這實至當之評語。他們的風格已經漸漸地脫離古調，而自創「新聲」了。比如文帝的燕歌行，是通篇七言的完美樂府詩，這在文學史的演變上，不能不說是一個新的變遷。雖然七言詩在唐山夫人房中歌裏已略具雛形，但以純粹七言樂章而論，便當推文帝此二首了。現錄一首於下：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鷗辭歸，鵠雁南翔，念吾客遊多思腸。（二解）

慄慄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焚芟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瑟（琴）鳴絃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一河梁（七解）

這是多綺麗，淫靡，沉迷的描寫。句句錘鍊無渣滓，真是精絕的寫法。

建安七子雖然號稱爲當時文壇健將，然而對於「樂府」則篇章很少，如王粲的從軍行及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都是平庸的作品，惟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却是寫得可歌可泣。此詩人盡能誦，可無庸舉錄。

建安時代的文壇，曹氏父子實爲中堅，他們都是上承漢末而下啓建安的重要作家。五言詩的逐漸發展，蔚爲大觀；創作七言詩體，開闢後來的新聲，這都不能不要歸功於曹氏的了。

（三）建安文學的領袖人物

（一）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他是一位霸氣縱橫，雄才大略的人，所以他的詩裏處處都表現出沉鬱而雄健的作風。他的著作有孫子略解一卷，兵書摘要三卷，兵法一卷，兵書要略九卷。這都是關於軍事方面的，暫且不談；至於關於文學方面的，遺存於現在的爲數很少，而且所存者二十三首都是樂府詩，其中尙有一首塘上行，是否爲其所作仍屬疑問。在裴松之的魏志注引曹瞞傳裏說：「太祖曹操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又晉書樂志裏說：「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之絕，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村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胡適之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裏說：「他——曹氏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

的舊曲改作新詞。」可見曹氏在當時不獨是政治上的梟才，而且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造成建安文學的主因。曹氏實為其中的主要健將了。晉書樂府志裏說：「漢時有短簫饒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等曲，列於鼓，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這些都是依前曲作新聲的事業，可是這種的事業并不限於當時的音樂家，如王粲，繆襲，曹植和曹操自己也是寫了不少樂府歌辭。曹操的樂府歌辭，最著名的是短歌行，現摘抄幾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鍾嶸詩品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又陸時雍說：「聳然高峙，絕無緣傍。壯士搔首語，不入綺羅麗句，老氣酷烈逼人。」浦二田也說：「寄意究不可測，蓋世英武自露。為四言者，規箴頌贊之辭，多竊森雄深。」這些說話，都可說是曹氏作品的至當評語。此外尚有苦寒行，也是極好的作品，節錄幾首如下以見一般：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爨……

元稹杜甫墓志裏說：「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故知借古樂府來寫時事的是始創於曹操。比如薤露原為喪歌之曲名，曹氏則做此以寫時事。

維漢二十世，所任職不長；木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預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而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總之，曹氏的作品雖不多，但在建安文學中是個很重要的角色，故仍不愧為第一流作家。他很富於創造的精神，所以他的四言五言都能出自心裁，而擺脫三百篇的舊調，解除漢樂府的束縛，自造偉辭而獨成一格。

(二)曹丕，字子桓，誰都知道他是曹操的兒子。不頗有文才，以著述為務，所著典論詩賦有百餘篇。列女傳頌一卷。現存詩四十四首，樂府詩較詩尤多。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篇裏說：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備，詩麗而表逸，子桓虛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鑿要，選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滅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劉氏的評語，堪稱公允。『文帝以位尊滅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是最公平的評語！

他做詩有時候也用四言或六言。如黎陽作，是用四言，如令詩是用六言。但就大體言之，還是以五言詩為主。鍾嶸詩品裏說：『……率皆鄙質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瞻可翫，始見其工矣！』

(三)曹植，字子建，賦性聰穎，年才十多歲，歌誦詩賦數十萬言，且善屬文有集傳世。父操看他年僅十多歲，便如此聰明，因而問道：『汝情人邪？』他答道：『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那時銅雀臺剛成，操命諸子登臺面試，他的賦最先做成，因而深得操之歡心。謝靈運說：『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可見他的才識的高超了。子建的作品很多，有賦，有樂府，有詩，以及雜文等。他的為人很富情感，其兄子桓雖忌心很重，百般設計陷害他，但他一點也不露恨意，親愛異常，所謂『以德報怨者』。他實當之無愧。子建作品較多人所熟知，在本篇中不再為之贅述。

(四)建安七子的詩歌

(一)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生於西歷一五三年，死於二〇八年。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舉高第，為侍御史。時曹操

雄詐漸著，他常以詭詞譏之，深為操所忌憚，奏之下獄棄市，妻子皆被所誅。融的作品很多，有集十卷，今所存者唯五言雜詩，現抄錄如下：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囊裳上城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

(二)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生年不詳，死於西歷二一七年。因避何進之亂，乃亡奔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死後，他歸操，操謂之曰：「卿昔為本初(紹)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反令他為軍謀祭酒，典記室。軍國書檄，琳所作很多。典略裏說：「琳作諸道書及檄，草成呈太祖，(操)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從此可見他的文章力量了。有集十卷，作品如飲馬長城窟，都是不朽的傑作。其他如遊覽詩，也是寫得很好。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忘旋反，獻歡涕沾襟。

他的風格和建安諸詩人有點不同，如飲馬長城窟那種諷諭的情調，實開唐人新樂府的先聲。

(三)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生於西歷一七七年卒於二一七年。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皆不就。乃往荊州依劉表，但以貌寢不見重。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他長於辭賦，有集十一卷。他的登樓賦，頗為世人所稱贊，然詩之佳作甚少，且受詩經的影響甚大，如贈蔡子篤詩和贈士孫文始兩篇都是受二雅影響的明顯例子。他的最負盛名的作品，當要推雜詩和七哀詩。現將此兩詩摘抄幾節於後：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囊絘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

，佇立望爾形。——雜詩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遲。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成旗，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七哀詩

劉勰對他的作品批評語：「仲宣益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喜，辭小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實當之無愧。

(四)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西歷一七一年，卒於二一八年。做過司空軍謀祭酒。先賢行狀裏說：「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體息。」他的詩最重要的爲室思和雜詩。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厲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室思

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勿若暮春草。……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雜詩

這都是描寫別離後思念舊恩之辭。溫柔綺麗，怨而不怒。故不僅是徐氏的傑作，實可算是建安時期傑作之一。

(五)阮瑀，字元瑜，陳留人。生年不詳，死於西歷二一二年。少受業於蔡邕，故知音善琴。有集五卷，他的詩今存者十二首，借好的作品很少，比較好一點的要算是駕出北郭門行。（參看本刊第二卷第二期樂府在中國文學上地位一文）

胡適之說他這篇詩，是一篇社會問題的笨拙白話詩。曹丕稱元瑜書記翩翩，故他不見長於詩，非無因也。所以在七子裏面，他是殿尾的一位吧。

(六)應瑒字德璉，河南汝南人。生年不可考，卒於二一七年。他被曹操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植)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有集二卷傳世。他的詩也是很少好的。曹丕與論裏說：「應瑒和而不壯。」胡適之說他的鬥雞詩，却是最近於白話的。謝靈運說他頗有飄零之歎。現將其別詩二首錄後：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浩浩長江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又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自叙身世的落拓，則與謝氏批語「頗有飄零之歎」句相吻合。他以「朝雁」的飄零而自喻。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

(七)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生年不詳，死於紀元二一七年。操辟楨爲丞相掾屬，善於文才，辭旨巧妙；他的詩在「七子」中是第一個以詩見稱的。曹丕贊他說：「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鍾嶸詩品裏也說：「其原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彫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他的詩仍存於現在的計十五首，茲錄其公讌詩辭如下，以見其一般。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蒹葭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五)建安文學的演變及其影響

文學是進化的，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我們試看自三百篇以至楚辭、漢賦、樂府、五言詩……即可以明瞭這種必然的趨勢。建安文學是由樂府文學的高潮流中激盪出來的——五言詩。故這時代的五言詩是孕育於樂府而滋長出來的靈馨兒，也是這時代新興的文體。

但在這時代尚有一個很大的反動勢力存在着。即在兩漢號稱極盛之賦，在當時文壇中尚殘延着它的餘勢，佔據着當時文壇的中心。我們要知道，辭賦自屈宋以來，歷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的勢力推動，已成爲文學界中的權威者，所以揚波直下，筆直到建安時代，它的勢力差不多已經籠罩了中國整個文壇。當時文學之士，耳濡目染，都是辭賦。故建安時期中的諸作家，雖在極力提倡新興的文體——五言詩，但其骨子裏還是受了辭賦的洗禮。比如在建安文學的主要人物曹植，少時能讀辭賦數十萬言，又如王粲長於辭賦。由是可以看出辭賦在當時的勢力了。

李處的文章流別志論裏說：

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別言省而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繫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

從這話看來，辭賦的崩潰，一方固然由於時代潮流的淘汰，同時它本身的窳敗，而失却文學藝術上的價值，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女性美與希臘民俗之理想

裕孫譯

加片塔氏謂：『民族常常遭逢其所憧憬者。』凡曾讀民族歷史之人嘗有同感，而信其言之爲真理也。不論在任何世代，不論其爲如何地方之民族，若考查其發生歷史之陳跡，卽可以發見每一時代必有每一時代之偶像，有時爲神明，有時爲英雄，有時又爲女性。對於此種民族的偶像之發生，欲加以簡單的說明，實非易易。若從其根本上言之，則亦不外人類所固有對於某一神秘事象之畏怖、驚異及崇拜等感情之發露而已。個體發生本係系統發生之重演。赫克爾氏（Haeckel）所提倡此種生物的原理，若能適用於民族心理之發生學的方面，則當吾人在幼年時代對於大自然所抱之一切驚歎、畏怖及敬仰等感情，必爲黎明期民族在其單純的心胸中所抱之感覺也。

今試回憶吾人幼年時代之空想的世界。在當時，此空想的世界在吾人實非一空想，而爲一現實，其實爲一

種不能以空想或實現表示之實在。在當時之敏感的心中，有能引起一種之恐怖性者，則有狂風波濤等音響，及在黎明前明滅不定之星光之嚴肅。此外亦有美麗如女神之朝霞。但至薄暮之時又感岑寂。夜闌人靜之後，尤起一種荒涼悲寂之感。風樹之聲，流水之音，以及歐陽修秋聲賦中所表現大自然之切音響，對幼小之心懷，無一不具有其神秘性、恐怖性。黎明期之民族對於大自然之現象當亦有同樣之感覺也。例如在初期之希臘人，在其民族的心胸中對於多數之神明及其性質，皆具有深刻之實感。立于灶火之上之神赫斯齊亞（Hestia），月神及狩獵之神阿爾狄美斯（Artemis），司海之神波塞頓（Poseidon），火神及鍛冶之神赫普海斯杜斯（Hephaestus），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土地之神兼五穀之神第密塔（Demeter），及奧林波斯山之主神祝埃斯（Zeus）等，皆爲黎明期之希臘民族以赤子之心而發生之

自然崇拜之對象。此等神明與希臘民族所營種種之生活，狩獵，戰爭，耕種，牧畜等相關聯而人性化，且為其民族所願望與祈禱之偶像。

當時所謂民族英雄亦以同樣之意義而表現。例如自稱為猛鷲，自稱為巨熊之一族，自稱為新月之騎士，自稱為阿波羅之騎士等以誇示其一族之強大之圖騰社會之感情，亦可以在吾人幼時自稱為關羽，岳飛等心理中發見之也。此等英雄縱令為事實的存在，亦必誇張至于超事實之上。此得由演劇之裝扮證明之。例如關羽，岳飛在當日未必為如此神聖之人物，但一經編劇者之修飾點綴，遂一變而為天人矣。但此種要求完全由于該時代之原動力。即彼輩因有所希望或意圖，故不顧其是否合理，或可行，唯盲目從事將自己所希望之一切理想的條件適用之于一切事物，而向之禮拜憧憬以自寬自慰而已。

例如當日多數之希臘英雄征服一小國杜羅亞亦費七年之歲月，並且非藉堂堂之旗鼓而作戰，必須施行種種之奸計及小策以達成其征服之目的。故所謂民族

英雄亦不過爾！但在神話與傳說中，對於彼等則不惜盡其一切之光彩與神明的背景，作美化及理想化之描寫也。

其次尚有更重要之問題，即：『若果從古代遺留于吾人之傳說或藝術中所記述之事跡盡屬虛偽者，則此等遺物是否應摒諸民族歷史學之外耶？』

有一部分之學者似採取此種主張，即謂真正之歷史不能與此類空想的產物相提並論。真正之歷史全賴絕無藝術的粉飾之事實記載，乃由考古學，言語學，土俗學等所供給之材料組織而成。但吾人以爲此種主張亦未免過偏，因此類學者似深拘泥于現代之『科學的』一語使然也。其實所謂現實的材料若加以嚴密的詮索，決無完全無缺者。縱令有之，亦不能成立為作精神科學之歷史學。上述學者似未注意及此點也。

真正之歷史應具有如何之面目？關於此問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最少，其應為一個在精神上賦以義意之聯串，而非斷片的材料之無系統的累積，則可斷言也。所謂賦以意義並非徒事傾向于主觀或空想。若具有客

觀性愈多，則其價值亦愈增加。

在聯結各個現實的素材之種種精神的聯串中，以最多之材料供給與吾人者，反為該時代之藝術品及傳說，此必須注意者也。吾人決不能以藝術品為非現實的，即不加研究，遽摒斥之于歷史材料之外。藝術品之成為一個實現，即因其為非現實的一點。例如在神話傳說中所表現之神明之姿態，英雄之風貌及女性美之典型等，雖具有若干空想的與非現實的成分，但由是可以證明該時代民族的希望理想為如何，即可以實示吾人以該時代之精神及思潮方向也。

試觀在希臘時代中，因其時代之年數不同而其時代精神亦大有變遷。但能以此等變遷昭示吾人者唯藉殘存至于今日之藝術品及傳說而已。

在古希臘之英雄的敘事詩中，女性常為民族的戰爭之原因。例如表現于荷馬之伊利亞特敘事詩中之美女赫荅那（Hekata）當為吾輩考證上之第一對象。希臘之大詩人表現此女性為如何之美的典型耶？據傳說中所載，萬物之神祝埃斯化為白鳥，寵幸勒達（Leda）

遂生一女，即為赫荅那。因赫荅那之美若天仙，故為杜羅亞戰爭之原因。初希臘王姆涅勞斯（Menelaus）之后赫荅那為杜羅亞王子帕黎斯（Paris）所誘拐。希臘王為復讎計，乃令其兄阿喀姆囊（Agamemnon）率大軍攻杜羅亞。關於赫荅那之美，其後之古代詩人如弼安羅紐斯（Petronius）及契多連奴斯（Kedorenius）等皆極筆讚稱其美貌。唯有一點可注意者，即此等詩人有一共通之特色，彼輩之描寫無一及于赫荅那之肉體。例如荷馬氏以其靈筆描寫赫荅那之天仙化人，僅使用種種之簡單的暗示以表現其一笑傾城再笑傾國之美，並無一語及于其肉體之現表。即在該時代尚以裸體為一種之恥辱。但不久之後，希臘民族遂轉向于裸體之趣味。其理由當讓之後段。當時之摒斥裸體，實表示初期希臘人之一種精神的特徵也。

但較之上述事實尚有更可注目之現象，即彼輩之輕視女性實為當時女性觀之根本的特徵。在該時代對于女性確未見崇拜。彼輩唯迷戀于女性之美而不加尊敬。雖有杜羅亞戰役以奪取一女性為其原因，兵聯禍結

至數年之久；但在另一方面即暗示女性之無能，實屬于低一段之地位，爲男性之附屬品而已。即如彼輩所最尊崇之赫荅那，初嫁姆涅勞斯，再適帕黎斯，至杜羅亞滅亡之後，又回復于姆涅勞斯之手。故知赫荅那一方面雖爲一切詩人所讚美之對象，爲美貌與媚力之女主人翁，但在另一方面則無異暗示此美人爲奴隸爲男性之附屬品。即在該時代，第一之理想的典型爲神，男性則爲神之臣僕。女性之地位益低賤。在未開化時代，唯有男性的功勞能負擔重要產業之任務。此爲民族黎明期所共通之特徵。試讀荷馬之伊利亞特敘事詩中之一段。

——于是赫荅那向阿敷羅狄堤 (Aphradites) 哭訴着說：

『你因爲看見姆涅勞斯征服了像神一般的帕黎斯，就想領我——受盡污辱的女人——回我的故鄉去麼？你才可惡呢！連你也因此而這樣地來凌踐我麼？』

但是激怒着的女神阿敷羅狄堤對於赫荅那的訴苦，絕不留情地回答她說：

『你應回到他那邊去，快點去！放棄了你的永生之路，也莫再妄想回到奧林波斯的神山上來。你祇要能賢慧地爲他而悲歎，而哭泣，你要儘伺候着他，等到他以妻待遇你，以奴隸待遇你而寬宥你的時候爲止！』

赫荅那再悲歎着說：

『否。無論怎樣我也不回去了。因爲那在我是不能忍受的恥辱，——再爲他而薦枕席。』

當吾人讀荷馬之此段詩歌時，不僅爲美人赫荅那之薄命而歎息，並且須注意于該時代女性之運命之如何悲慘也。

同樣對於赫克託爾 (Hector) 之妻兼奴隸安都羅瑪琪 (Andromache) 之運命，吾人亦有同感焉。作此詩之核心者並非在赫克託爾與安都羅瑪琪間之男女關係，而在阿其勒斯 (Achilles) 與帕多羅克羅斯 (Patroclus) 兩戰士間之友情。唯在此兩位戰士之間有戀愛藤葛之描寫，令人讀後不禁神往者久之。此詩同時亦反映該時代之理想及嗜好也。

該時代實爲尊重男性之思想所支配，其後亦尙繼續至于甚久之期間。此思想之反映于藝術者甚爲強烈。古希臘人以男子與國家爲不可分離之結合。即男子之德行及其偉大實爲該時代人所憧憬之理想，亦古代國家之強點也。

反之，女性則僅爲男性之娛樂與愛撫之對象；此外絕無能爲，僅伏處于家庭中，從事實際工作，而在表現理想與典型之藝術的表現中，決不能佔有重要的地位。

對於女性之真正的理想化，實開始于其後之時代。在彫刻上最初之女性美之典型化實爲紀元前六世紀之作品，即以發見于阿克洛波里斯（Acropolis）之女性豎像爲嚆矢，藝術手法雖頗古拙，但在容貌上可以辨認其媚力與優雅。此等性質即可代表該時代之愛好傾向。但此女像彫刻對於女性肉體仍未表現更進一步之解放的趣味，其富于曲線美之肩部與乳房爲富于皺裂之衣裳所掩覆。今試將此彫刻與五百年後之作品對于女性肉體有極生動的興趣之彫刻尼奧貝（Niobe）之像相比較，則可以發見其異點。當著者遊羅馬，在特爾

姆（Therma）美術館中參觀此彫刻像時，不禁爲之驚歎者久之。著者曾作日記以誌當日之感想，茲摘錄之如下。

『尼奧貝像——此爲紀元前約四五〇——四四〇年之作品。在其顏面及其他部分上，雖遺留有阿開耶族之生硬的成分，但其中既表示出對於生動的肉體之勝利的自由，及在藝術感興上之覺醒。此彫刻乃象微尼奧貝之女，因觸阿波羅之怒，正在盡其絕望之努力，欲拔去深射入于其兩肩間之致命之矢。其表情一方面表現毒矢之效果，一方面則象微瀕死之人之煩悶，絕望，及恐怖。就中最足以促起吾人之興趣者，即作者表現此女子在痛苦之努力中，無意中脫落其外衣，匆促之間，露出其全上半身之光輝的處女美，其乳房之豐腴與胴體之均整，以及下腹部與腿部有如成熟之萃菓之鮮艷，實令觀衆起一種神聖美之感。但在此等裸體美之表現中，絕無半點低級之肉感性或末梢神經之誇張。作者唯以其神技表現其靈肉相一致之現實的姿態而

已。此誠令吾人深信當時希臘人所具偉大的藝術家之素質固儼然存在也。』

最後須加以一言者，卽此種藝術之偉大正足以表示當時希臘人對於女性所懷抱之純潔與處女美之崇拜。

在同一陳列室中與尼奧貝像相並立者亦爲值得吾人讚歎之作品。此爲最近所發掘之彫刻品，卽所謂特爾姆之愛神（Venus），若以之與後代之加比村里那（Capitoline）愛神相比較，則其間實有極大之差異，此似與尼奧貝爲同時代之作品。在此彫刻上，吾人更可以發見當時希臘人之更進一步對於女性肉體美之迷戀，及對於女性之崇拜等感情。但尙須注意者，則此藝術品亦決無如近代藝術中所常有之肉感的不自然的誇張，亦不表現猥褻之感覺。吾人對之唯覺其有崇高之美照耀於吾人之頂上而已。

由上述兩藝術觀之，故知當時希臘所特有之靈肉一致之美之有如何起源也。此實爲藝術上極重要之參考。

如前所述，在希臘最初佔有民族的理想之自覺者厥爲男性之肉體美。男性美本爲古代希臘之唯一理想。往輩不僅在精神的教育上涵養男性所應具之種種美德，卽在肉體上亦極力以求其強健。彼輩認識精神與肉體之完成，實不能相分離。此卽希臘人之文化特質，亦爲在歷史上得達成其無與比倫之進步之理由也。

東洋民族在精神上雖既達成其最大之文化，但在肉體上之努力不僅日見下落，並且加以虐待之例，不勝枚舉。印度文明之精神的飛躍，在歷史上，不難徵考。其哲理之深刻亦有足以凌駕希臘哲學者而有餘。但印度人在另一方面不獨忽視現實而且輕視其肉體。彼輩雖既作成所謂曼達拉（Mandara）之一大抽象世界，但常取與現實相游離及浮動之傾向。其實對於現世之肉體的諸要素取輕蔑之態度。故兩者從無一次能達到其相調和的發達。

至希臘文化之特質，在此一點實大不相同。古代希臘之靈肉之調和，不僅爲異物之調和，從最初起，卽爲一物之兩象也。故其爲美者同時亦必爲善。彼輩深知離却

現實則無從求取真善美。此即古希臘人之根本的信念——其實即其民族之自覺。由此種自覺，故對於彼輩所作成之一切文化的經營能賦與靈肉一致之特殊的光明與輝彩。

試舉一例為說明。當紀元前七二〇年在多利亞族(Dorian)之都市姆喀拉(Megara)競技者奧爾西波斯(Olissipos)出席奧林匹克競技，因所穿衣服妨礙其格鬪，遂當公衆面前盡褪其衣服，一絲不掛，以從事角力，終獲得勝利。此有名之傳說。希臘民衆對於奧爾西波斯之此種行動，不僅不覺其羞恥，或起不自然之感，並且崇視之為在達成此種神聖之義務時所應盡之最美最自然之舉動。即此種精神的與肉體的相一致之理想的表現，忽然映入於一般民衆之眼中，遂獲得彼輩之無限之同情；且因此次之事情在其後之奧林匹克競技遂有此項之制限的規約矣。

在此種文化的事情之下，對於男性裸體之藝術的認識，因得進展，此固必然之結果也。

對於女性裸體美之認識亦開始於多利亞人之精

神之發揚。即多利亞人廢棄伊奧尼亞人之肉感性的風氣，而提倡斯巴達女性之強健美。試看紀元前四七〇年時代之「女競技者」，女子尙未達到十五之年齡，須不具少女之肉感性，但其肉體兼備處女性之純潔與可愛，而表現其高度之均整。又其後所表現之阿瑪梭寧(Amazonen)，其勇氣糾糾之男裝美，亦即表示當時民衆對於女性之理想為如何也。

與此時代相前後，亦發現有「休多那之浴女」及陳列於明罕(München)美術館中之赫特勒(Helene)之青銅像等，若與前述者相比較，亦可以發見更深度之女性美，其姿態亦充分表示其蠱惑的肉感性。即具有伊奧尼亞人之纖巧與頹廢之趣味。但此種表現明明與當時希臘大衆之理想相距甚遠，似為傍系的私家的作品，即在體格之均整上亦有不自然之部分，且多誇張的成分。最少，在注重現實一點，實缺乏寫實性——漸次進至於一般所能領會之藝術本道——之風格也。

至如前舉之尼奧貝，則明明屬於由男性美之認識進至於對女性美之希臘人之本格的認識。例如其肉體

之露出乃在悲劇之瞬間自然褪落其衣裳，因此能收一種不可思議之美的效果，決非其後代子孫專以女性裸體本身為享樂之頹廢的意識也。故此彫刻能極寫真之妙。但如處女之純潔，強健之胸部乳房及股都等之肌肉美，仍反映紀元前五世紀希臘之理想，至為強烈。

但吾人對於表現於其後時代之愛神(Venus)當作如何之解釋耶？關於此項問題，吾人須注意於其次之世紀——肉的勝利之時代。

如上所述，表現於彫刻之紀元前五世紀之女性美之典型為態度嚴謹，風格高超，而含微笑，固不在裸體美也。此即反映該時代之希臘女人一般的嗜好與理想。但一時代之理想或靈感(Inspiration)決不能延續至於永久而不變。因次時代有次時代之理想及靈感也。

藝術之因襲本不易急行改革或變化。若有天才者出，必能創造民衆一般所要求之姿態，於是一羣小藝術家遂模倣其藝術型。故紀元前五世紀所創作之微笑表情，因成爲一種手本。按情性之關係，即無何等之意識而爲後代藝術家所踏襲及模倣，終至於變爲全無生氣之

工藝品，即陷於一種職業的產物矣。

但偉大的希臘人，如前所述，決非能長久停滯於遠離現實之抽象世界之人種。至紀元前四世紀遂見蘇格拉底氏(Socrates)接踵而起，創造該世紀之活動的精神，即從民衆之生活中鼓吹生命之現世的價值，以追尋愛、憧憬及生之效能等之一種慾望。

因有此種精神之培養，將告終結之萎枯的生命表現——藝術遂得從人類愛與憧憬之細管中出來，呼吸現世之新清空氣。由是瀕死之藝術美遂得復甦而進入於民衆之生活圈中。唯此時須加注意者，即此世紀之風尚較前代爲低下，而多從事於追求肉感的現世的快樂。表現當時民衆之要求與理想最適切者即爲當時最流行之「愛神」之藝術。

「愛神」實爲紀元前第四紀希臘精神之具體化。試就拿波里(Napoli)美術館中所陳設之愛神銅像(Heros)加以觀察，即知此等美術品實反映紀元前由五世紀至四世紀之民衆思想之變遷。其生動的，現實的，肉感的纖柔既失去從前女性美之特徵——勇毅之姿

態矣。又在其胴體之任何部分皆表現逢迎民衆之一般的嗜好。

但此等女神尙未能視爲完全委身於觀衆愛賞之妖嬈的女像，雖表現其婉轉求愛之姿態，但其所含之美亦爲高尚之美，卽作成靈肉極相一致之客觀美之世界。

其後，隨時代之進展，藝術美益趨低級而變爲官能的工藝品。例如羅馬之加比里娜之愛神像，則幾近於欲完全委身於男性之愛撫之媚態矣。此像以右手自掩其乳房，以左手掩其下部。若據近代人所嗜好之表現言之，則亦可謂有高尚之美。但若與以前時代之彫刻相比較，則真所謂每况愈下。在此時代尙有嗜好浴女裸像之風氣。

吾人之目的固在按上舉藝術上之變遷以研究時代精神之變化，及產出此類文化之民族素質。最足以引起吾人之興趣者則希臘民族素質之低落適與其藝術上所表現之美之墮落相一致。在歷史上其偉大無可比倫之希臘人之子孫，因其日趨於享樂生活，遂釀成極端之產兒制限之惡習。於是漸趨衰亡，構成下層之異民族

及奴隸階級遂起而奪篡其地位矣。

論述至此，吾人以爲關於希臘民族之人種的研討，實有必要。因希臘之衰亡實可以吾爲人前車之鑑。唯此問題須另立篇幅，蓋一獨立之大論題也。今唯略加以概括的論述而已。在今日可得而舉之事實，卽古代希臘之上層階級明明爲北歐系之長頭型（前後徑比左右徑甚大者）人種，散居於今日德國北部及斯干第維亞半島之金髮碧眼之日耳曼人也。此得從言語學，土俗學，及古墳發掘學諸方面證明之。然則此人種數千年來之經過情狀究竟如何？今試述其大概以爲本章之結論。

從言語學上觀察，古希臘人中計有三個系統。一爲伊奧尼亞人種之言語，二爲阿開耶人種及埃奧利亞人種之言語，三爲多利亞人種之言語。

第一伊奧尼亞之移居須上溯至紀元前二千年以前，並且非一次之大移民，似分前後數回之徐徐移居者。在舊約書中稱此人種爲耶萬族（Javan），皆從北方南下，因時代過於古遠，故其情形不詳。

至第二次之移民，則比較明瞭，卽爲阿開耶族及埃

奧利亞族之移民時代乃由一四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之間。從多腦河下流狄撒里亞附近移至於希臘地方。此等強大民族遂驅逐伊奧尼亞人而進入於弼羅滂涅斯(Perloponnesus)。伊奧尼亞族受此侵入者之壓逼，不得已而逃避於阿狄加地方及愛琴海羣島或對岸小亞細亞地方。此阿開耶族遂在弼羅滂涅斯創立所謂美契尼文化。此民族又於一三〇〇年滅克勒狄島之王庫諾塞斯而侵略其地。荷馬之敘事詩即根據傳說而歌傳當時之事蹟也。其次由一一八〇年至一一五〇年，又攻埃及。據當時之埃及記錄，謂攻略者爲金髮碧眼之人種。據荷馬之敘事詩「奧得塞」亦謂阿開耶族常作海盜侵略埃及地方。又據埃及人所繪之此等人種之像畫，亦明明表示北歐人種的特徵。由上述諸種考古學上之證據，故知此北歐人種阿開耶族實爲古希臘之支配階級。

表現於奧德塞之阿喀敏農之父阿杜麥斯(Aleus)由一二五〇至一二二五年之五年間實支配希臘。故知一二〇〇年之杜羅亞戰爭不外爲阿開耶族之侵

略史。

當北歐系之阿開耶族來至希臘之時代，尙未有文字。在希臘之先住民族則早既有文字而作成一大國家。此先住民族有土葬之習慣，有戰鬪用楯作橢圓形，但侵入者之阿開耶人則保持其北歐及中歐之火葬習慣，使用圓形之楯，及纏腿甲。故美契尼文化實表示兩人種之相異的風俗習慣之混淆。在荷馬所敘述之英雄中例如阿其勒斯，莎爾弼頓(Sarpidon)及杜羅亞之赫克託爾等皆使用長橢圓形楯者也。又阿開耶族抵制美娜斯(Minos)式之神而輸入奧林波斯山之諸神。

在言語學上尙有有趣之事實，即在今日之印度日耳曼語系中有fish(魚)一字，及其他多數之魚類名稱。此等字與其他語言完全異其系統。在北歐人種所創造之印度日耳曼語系中含有此種異語系實屬一奇異之現象。但至今日則完全明瞭其原因矣。即阿開耶族非在饑饉之時決不以魚爲食料。至於希臘之原住民族則以魚爲常食品。阿開耶至其地後始採用此「魚」字於其語言之中。此種北歐人種之習慣似尙保存在荷馬時代，即

以魚爲神聖之物也。由以上之種種事實，足以證明阿開耶族實屬北歐型也。

其次一一〇〇年有第三次之移民，卽斯巴達人之祖先多利亞民族之侵入。據傳說，此侵入實後於征服杜羅亞之役八十年。歷史家赫羅多特斯氏（Herodotus）以阿開耶族爲希臘土著之先住民族，與侵入者多利亞民族相對照。多利亞民族征服馬其頓狄撒里亞而達至阿羅滂涅斯，創立狄皮朗文化。此人種亦爲北歐系，故其家屋之建築與南方型式大不相同，具有雪地之屋頂型。此多利亞族在長久時代中固持其北方之文化及語言，而不願加以改革，是其特色。

據赫羅多特斯氏之考據，亦謂在此北歐人種之移動前，尙無奴隸階級。故知自北歐人種之侵入後遂有階級之區分而以先住人種爲奴隸。

然則此先住民爲如何之人種耶？考其人種形質與今日地中海人種或前亞細亞人種相近似。據人類學上之考證，在紀元前二千年，卽與美娜斯文化期相當之發掘，西方型之長頭佔五五%，中央亞細亞型之短頭佔一

〇%，中間型之圓頭佔三五%。此先住民族由侵入者之北歐人觀之，當係身矮皮黑，面貌不揚之民族，此亦反映於藝術之上。

北歐人種（侵入者）之頭蓋，屬於古時代者甚少發見，此因其有火葬之習慣也。唯吾人發見有彼輩所使用之兜，可以參考，因知其與北歐人種所特有之長頭型相一致。其長頭度數實遠勝於西方（地中海人種）之長頭型也。

據勒赫氏（Leche）之研究，希臘人稱眼之光彩爲 Iris，實有「虹」之意義。若爲黑眼，則其所發射之光彩決不能表現虹之色彩也。

以上所述，不外對於考證希臘人種構成之起源，略提供一部分之材料而已。其次有足以促起吾人之興趣者，則爲此等民族之階級的差別在當時之文學及傳說上之反映。例如伊利亞特及奧德塞兩敘事詩中所表現之女神及英雄，以如何之程度區分爲北歐型與西方型？又當時希臘人對於此種區分賦與如何之意義？此亦爲一種有趣味之問題，唯非本篇之目的，故暫從略焉。

最後必須一言者，即前舉藝術之典型實為形成古代希臘上層階級之北歐人種之理想。其後此上層階級因產兒制限之習慣及與下層人種之混血遂令其民族的素質日趨低落，由是藝術亦日見墮落。

總而言之，表現於民族藝術之美的典型之變遷，不僅為民族文化之反映，而且可以顯示民族之生物學的素質與理想也。

（日本古屋芳雄博士原作）

錯覺者巴爾紮克

當巴爾紮克正在熱心於創作的時候，常常起一種錯覺，——現實和夢幻相混淆的錯覺。有一次，他的友人恰在這時候走來訪候他。他看了他的友人時，臉上更加發青，精神也非常的緊張。他忽然跑到友人的前面，不勝其悲楚般的流着淚說：

「那個不幸的女子結果自殺了喲！」

但是他的友人聽見後，真是莫明其妙。原來他所說的不幸的女子正是他所寫小說裏面的女主人翁。

又有一次他和摩尼歐一同散步商討他們所共編的劇本，將以如何的代價而上演，同時在夢想着該劇本上演時的光榮和收入。

「最少可以上演一百五十回，每回五千佛郎，總共可以獲得七十五萬佛郎。最少拿百分之十二報酬作者，也可得九萬佛郎。將作者所應得的門票全賣出去，又可得五千佛郎。」

巴爾紮克說到這裏，自己真像成了一個富翁而陶醉起來了。摩尼歐便乘他的錯覺的陶醉，向他借了五佛郎。這在平時是不容易的事喲。

德國之再整軍備是應當的

德國外交總長羅森堡講
道
存
譯

德國政府之宣言重整軍備，不過是主張一個獨立國所當享有的正當權利罷了。自世界大戰終了以來，直至今日之十五年間，舊聯合國方面，動不動以凡爾塞條約爲後盾，設種種的口實以拒絕德國的主張。但他們在另一方面却放棄本國的軍縮的義務。到了今日他們已經建設了有史以來的空前的大軍備。假如有人攻擊德國之重整軍備，我們一定要這樣地答覆他們：

舊聯合國在另一方面不住地違犯了凡爾塞條約的無信的行爲，德國在目前，唯有以重修軍備的宣言報答他們。

他們祇是想將已經有充實的國力的德意志永久壓抑于第二等國或第三等國的位置，而祇敷衍着說，在將來可以承認德國的平等。他們以爲對德國的問題就可以這樣糊塗下去。那不能不說是他們的最大的錯誤。我們所要求的平等不是紙上的空文。希特拉總統

這回的措置雖說是在很久的以前已經爲一般所期待的，但是爆發的直接原因却是法國內閣總理的關於擴充軍備的演說及法國陸軍之採用兩年的現役制度。以德國爲包圍的對象，以德國的主張爲無一顧價值的人們，讀了我們的宣言後，將受如何的衝擊，我們却不能管了。我們祇是想由我們自己之手以保障我們的安全。我們深信唯有藉我們的措置才能達到真正的獨立國家，真正的和平保證者的地位。

三月五日，英國政府的白本公文（White Book）說：現在歐洲政局之不安，完全胚胎于德國之再修軍備。這真是深使我們德國國民大失所望了。可惜英國外交大臣西門氏將要來柏林之前還有這樣極無責任的表示！若冷靜地加以考察，我們可以說英國在過去十五間之支配德國政策的精神，到現在仍然是佔據着他們的外交方針之中心。同公文中並且引了德國的青年爲例，

他們說非武裝的德國青年，對於祖國燃燒着熱烈的責任感的希特拉青年團的存在，實在是刺戟着列國而使她們羣趨于專事擴張軍備。其實列國在以前早就熱心于青年的軍事教育了。即在英國本國，去年舉行大規模的爆擊機演習時，也曾強制青年練習航空的技術，想英國諸公尙未忘記這件事吧。又在和平會議的時候，諸公不是以嚴肅的態度主張勵行軍縮麼？那樣信誓旦旦的歷史的情景也尙未忘記吧。

那種白本公文，在英國國內不是也大受了一般的彈劾麼？如史諾登爵士，罕密爾頓將軍及其他主要報章雜誌都說：這個白本公文完全是佔了強盜帝國主義諸國的中心地位，並指摘那本公文的虛偽——好像在說祇有英國是全無軍備的聖人，並斷言這本公文實在是歪曲了事實。鮑爾溫氏對於上述的反對論，在下院也曾作這樣的解釋：

「不錯，德國以外的各國的軍備在近年來也顯著地強化了。特別是整天在叫號着無產者世界和平的蘇俄，却擁有世界無敵的陸空軍。這豈不是一種

滑稽麼？」

鮑爾溫的這種申明實在是明快地抉穿了白本公文所未說明的一點。對於鮑氏的申明，我們是要充分地表示滿足的。

擾亂歐洲和平的真犯人之一，實在是蘇俄。試看蘇俄的軍擴吧！在蘇俄，應當使用于肥沃的土地的勞力完全給軍事工業方面吸收了。剛剛收穫下來的農產品也完全向外輸出，以交換大量的軍需品原料。結果每年使數百萬的生靈變為餓殍了。在蘇聯，現在連婦女也動員起來了，這是盡都知道了的事情。所謂瓦羅西羅夫婦女狙擊軍團之組織，人數實達十萬以上。此外對於五十萬以上的婦女也施以嚴格的軍事教練。他們還在非難德國之實行徵兵制度麼？蘇聯早將全國民打成一團，施行了最堅強的軍國主義化呢！

古朽了的世界秩序在目前已經達到了異常的轉換期。為要確立和民衆生活無何等因緣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治，蘇聯即是想利用這個轉換期。我們從人類和平的觀點，必須以極大的勇氣和決斷力克服蘇俄的軍國

主義。自和平會議以來，德國對於列強的行動曾加以痛烈的反擊。因此世人的注目逐漸轉向於國際政局的現實了。總之，德國這次的行動正是欲脫却本國的屈辱的地位，同時是在準備歡迎世界的新時代的黎明之來臨。

希特拉是聰明的

西門外交大臣和艾登國璽尚書兩人，這次到巴黎和柏林作外交巡禮，總算不發生何等的破綻，告了一個結束。他們和德法兩國當局的談判，縱令說不見有怎樣的具體的決定，但是這次的外交巡禮原來祇是想打聽一下德法兩國的意向，不能獲得什麼結果，可說是意料中的事情吧。西門外交大臣回國後，曾向我們報告說：德法兩國間的意見實在有很大的間隔，不過兩國間的情勢已經和緩得多了。在約十天前大家都担着，逢人便問：『照這樣的情勢會不會開仗呢？』但是，被問者也祇是表示着不得要領的臉孔，反轉來問那個詢問他的人：『你想會不會開仗呢？』過了十天之後的今日，却無人

(註) 本篇祇是介紹德國當局方面的言論，並無袒護其主張的意思。最後一段尤令譯者覺得德國當局亦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弱點。——譯者

英國洛特喬治講
道 存 譯

再會發出這樣的質問了。縱令還有人要提出這樣的質問來，被問者也一定可以肯定地回答說：『最少，在最近，是不會開仗吧。』國際形勢是這樣地緩和下來了。

希特拉決不是故意想和別一國家開仗的傻子。縱令他有曾經充分訓練且有充分準備的五十萬的精兵，但想侵入隣國獲得最後的勝利，是絕對無可能的。但是法國的政治家和新聞記者們却多數在誇張的播送說：德國是如何如何地在準備打仗，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故意在宣傳法國的軍備是怎樣的脆弱，怎樣地不能對付德國。他們祇是想危言聳聽，以造成全歐洲的恐怖。據法國方面的人說，他們祇有三十萬的軍隊，怎能夠抵當如

茶如火的德國社黨的軍勢呢？其實一朝有事，法國不單可以立即動員一百五十萬的精銳輸送到前線去，並且在後方還擁着二百萬的優秀的國民軍。法國炮兵隊之強是冠絕全世界的。又他們的戰車，機關槍隊也凌駕世界各國之上。其次論空軍，除蘇俄之外，法國在世界上仍居一等。法國的武力既如此其強盛，何以法國政府總是再三隱諱？在國際聯盟的軍縮委員會及其他各種會議，不單拒絕發表，即在會議場上也絕不許他人詢及這個秘密。但是希特拉總統却深知法國的軍備內容，所以西門外交大臣在柏林會議，聽見希特拉提出這項質問時，非常的驚訝，無話可答。法國既有這樣的新要塞和龐大的軍備，而仍然担心德國之來侵，真是杞人憂天了。其實，法國對於德國的問題完全無顧慮的必要。法國人在目前之能夠那樣的鎮靜，正是因為有這種自信的原故。法國的民衆深知他們是處於絕對安全的境遇裏面。

論空襲的危險，那是不單限於法國，在其他各國都是一樣的。但是，空軍洛加諾協定成立之後，德國若以空軍攻擊法國，當然會引起英法蘇俄及意大利等國的共

同制裁。那反轉會促進德國都市的危險。德國決不會幹那樣無深謀遠慮的笨事！故我們可以斷定：德國絕對沒有向法國挑戰的可能性。關於法國的這種軍事内幕，諒想希特拉總統已經完全先告訴了西門外交大臣了。法國的政治家之所以討厭西門之赴柏林，正是因為上述的原因。法國的各報紙都在諷嘲柏林之英德會商，他們說：柏林會議是無聊的會議。但是因有這個會議，英國才更進一步認識了法意捷克的軍備。那末，柏林會議決不能說是無聊的會議，特別是希特拉總統所指示出來的數字，和英國陸軍參謀部本所調查的結果真是若合符節。那末，法國對於希特拉的暴露戰術當亦啞口無詞了吧。

翻看意大利的軍備如何呢？莫索里尼不單一無隱秘，並且還自誇自讚。由這點觀察，意國的軍隊較之在一九一八年擊破奧國軍隊的當時，確是更加强盛了。所以有人說：德國在不久的將來，會向意國挑戰，這也是完全無根據的杞憂。縱令德國向意國取了攻勢，單捷克一國即可以輸送五十萬以上的精兵到前線上去。這件事情

恐怕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並且捷克的背後還有強大的法國同盟軍，在儼然地監視着。不單有這樣的形勢可以控制德國南下的野心。即意大利本身對於德國的南下也必然地要拼命抵抗的。因為在 Brenner 山隘的那邊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弱小共和國與大利將一躍而變為燃燒着復興的慾望之德意志。這種事變，在莫索里尼看來，是最堪痛心的。所以德國軍隊如果越雷池一步，超過巴瓦里亞阿爾卑斯線的時候，莫索里尼一定是毫不躊躇要向德國宣戰的。

有了柏林會議，歐洲各國的軍備狀態才明瞭了。爲歐洲和平計，這是最堪欣賀的。從前一般人都擔憂德國軍部會不會進出作侵略的戰爭呢？現在是可以一掃這種疑雲了。總之，德國和各國，在目前還沒有達到有戰爭可能的時機。但是，意大利、蘇俄及法國若對德國取高壓的態度，要求德國取消再軍備的說話，那才是對於歐洲和平的一大危機。法意俄諸國若果一致對德國下最後通牒時，那末，戰爭真是不可避免的了。對於聯合軍，德國是無戰勝的可能，從最初起，無論誰人，都是無異議的吧。

但是，德國民族決不是受了敵方的強大的壓逼，便會退縮下來的國民。他們一定是竭盡他們的汗血，敢決死向聯合軍抵抗的。到那時候，戰爭的犧牲一定是意外之大。縱令聯合軍戰勝了，像今日那樣貧弱的德國經濟力也決不能再負擔充分的賠款。並且在德國也再無領土可割讓以滿足聯合國的領土野心了。有見識的意蘇法諸國當然也不想幹這樣不合算的事情吧。所以縱令開一百個斯特里薩會議，商議一致對德加以武力的制裁，但結果還是徒落空談而已。

不過，還有問題！假定姆密爾的住民若果決定和東普魯士的同胞相聯合時，會不會引起戰爭呢？又若果與國人舉行人民投票，決意和德國結關稅同盟時，會不會引起戰爭呢？歐洲將來的平和完全是看對於上述兩問題的回答如何而決定吧。不過，無論對於任何情勢，英國對於任何特定國家決不願意做帶幾分威嚇的調停人。特別是像紛爭不絕之歐洲東南部問題，英國輿論決不能容許英國政府受蘇俄或捷克的操縱，而背負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跟着參加戰爭的義務！

英國正在努力的是在設法使德國回復至國際聯盟裏面來。我個人以為德國復歸至國聯的條件應當是希特拉總統所要求的平等權。英國實在不能加以拒絕。其實在過去兩年間，我們已經為德國打算着這件事。莫索里尼宰相在一九三二年也似乎表示了贊成的意見。

不過，其他列強是否贊成呢？如果贊成，特別是關於軍備，如有公平正直地實行這個原則的誠意時，那末，我們便可以為歐洲和平三呼萬歲了。若是取反對的態度，以軍事同盟威嚇德國的說話，那末，猛烈的軍擴競爭必難避免，終於會促成一大悲慘的戰爭吧！

現在我們來談民族文化罷：我國文化之建立，很明顯的，缺乏了實際的生活的物質底子。譬如：我們常常教人爲人之道，須要有仁義忠信，但一家裏面的人，父子兄弟翁姑妯娌能夠一團和氣而沒有吵鬧的，已經很少；說到鄉黨隣里，以至於社會，亦復如是，實際上則不仁不義不忠不信，還是瀰天漫地。我們這種教訓已經數千年了，而結果不過如是。結果要求復古，結束還說古勝於今，這寧不令我們對於古訓根本懷疑嗎？我以為要談中國民族文化復興，最先應先應令中國人理性與生活能夠調和，最先應令佔國人大多數之農民生活能夠與其耳濡目染得來的理性調和。像先儒的克己，復禮，內省，慎獨等種種自修上理性上的工夫，祇有吃苦自修的學者才能夠做到。孔聖人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但不改其樂的，只有回，只有聖人，若是普通人，便不堪其憂了。以不堪其憂的農民，而要他們硬講仁義忠信，就在古時，亦已知爲難事，所以當時的聖人也說「富而後教，」可惜後賢只偏說由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個個能修身，能樂其樂，則天下當然平，當然成爲大同世界，不過實際上則距離很遠，那便有什麼辦法？

錄中山大學日報丁穎教授講演詞的一節

花

A. Schnitzler 作
蔡次薛 譯

當着大雪紛飛的時候，我在街頭躑躅了整個的下午——現在我是在家裏了，我的燈正點着，雪茄烟正燃着，書籍攤放在我的面前，事實上，各種事物對我都能發生真正的安慰。但如今一切都是徒然的了，我只想到下面一件事。

直到我注意的時候，她不是已經死了很久麼？——是的，死了，不然，我以欺騙的脆弱的憐憫心設想：這不「比死還壞」嗎？現在我知道她並不見得「比死還壞」——只是簡單的死了，像旁的人一樣睡在那邊，在地底下，永遠的——在春天，在炎熱的夏天，如今天落雪的時候——沒有一點挽回的希望了——從那時起我知道她寧可爲着世界其他的一切而死，不能爲我死片時之久了。這是恨事麼？——不當一些事情忽然臨到我們的時候，這平常的恐怖，我們都感覺到；她的整個的映象仍是很清楚的在我們腦筋中，沉入內心深處。

我發現了她在欺騙我，那是很令人悲哀的——還帶着許多其他的情緒——憤激，不期然的憎恨，以及恐怖的發生——啊，是的——這創傷的空虛——這新添的愁緒！但是後來這種慰藉她也是完全感受了——那數十封歎息祈禱，和懺悔的信，我還完全保存，任何時期，我都能重覆的唸牠們！假如我步出門外，我能看到她在我面前，穿着她的黑衫，戴着小的草帽，在晨光曦微中立在街市的一角——在後面看着我——我還想到上次的會晤，她站在我的面前，那大而美麗的眼睛，那生來圓圓孩子般的面龐，現在都變成了灰白無血色的了——她離開我的時候，我沒有把我的手給她——她離開我這最後的一次——我看到她從我的窗子走下街頭而消逝了——永遠的。現在她永遠不能回來了……

我完全知道這由於一種意外之事，任何時期我不能預料的。一天早晨我偶遇到她的舅父，至少有一年我

沒有看見他，因為他不常來到維也納。事實上，在這次以前我不過遇到他二三次罷了。我們的第一次會晤還是三年前在一個木球戲的會場裏。她和她的母親都在那兒。——第二年夏季我和幾個朋友在瀑雅大公園。她的舅父和幾個紳士坐在第二間檯子上。他們都是快樂的，他飲酒祝我的健康。在他離座以前，曾來到我這裏並且很秘密地告訴我他的甥女是瘋狂一般的在愛我。——我一半不平常的心裏面那似乎是很愚笨和奇特的了，即是在鑊鈹與梵亞鈴彈奏的音樂中這位老先生來到此地告給我這一件事！對於我，知道很清楚，在我的嘴唇上還留着她最後接吻的印象。今天早晨，大約經他那裏走過。我訪問他的甥女比較私心還沒有禮貌。關於她我並不知道很多，她的信件已經很久沒有來了，只有她送給我的花很整齊地在那裏。這是我們最快活日子的回憶！他們每月來一次，沒用名片，正是一些沈靜而和順的花。——我問這位老先生他就非常的驚奇了，「你還不知道那可憐的女子一星期前已經死了嗎？」那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以後他還告訴我更多一點。她病過很久

了，但是在床上還不足一星期。她的病嗎？很難說，「憂鬱病，——貧血病，——醫生們不十分好。」

老先生離別我那個地方我還住了很久；——我是失了知覺，好像我正經歷過一些大的不幸。——現在似乎對於我好像今天便是我的生命一部分劃了一個界限。為什麼！為什麼！那顯然是表面的一些事物。我對她沒有什麼感覺；實在的我很少想到她。但是現在我所寫下的一切我覺得很好；我是比較的鎮靜，——我是開始欣賞我家庭的舒適。——對這件事再想多一點便是痛苦和愚笨。——今天自然有些其他的人他們比較我要哀悼得多。

我散了——下步，那是一個恬靜的冬天。天似乎如此的灰暗，如此的寒冷，如此的遙遠。——我是很鎮定的。這位老先生我昨天遇見過——似乎像幾個星期以前的事。當我想到她我即能看她在一個特殊敏銳的清楚的輪廓裏面；只有一件事是抱憾的：我的思想一聯想到她便發怒。這個真實的辨別，便是她不再生在地上了，她是進了棺材，她是被葬埋了，我沒有——我並不覺得悲痛。今天，這個世界好像對於我要平安一點。——一剎那的時候我便知

這那既不是快樂也不是愁苦，不僅僅是做快樂和愁苦的面孔而已。我們笑，我們哭，把我們的朋友都邀請到。我現在可以坐着讀很艱深的書籍，我馬上能夠領悟他們所有的學識。或者我能站在老圖畫前面，以前對於我沒有意義而現在能欣賞他的真正的美了。——我想到某某親愛的朋友死了，我的心不像平素那樣的悲怒——死變成很友善的了。牠在我們面前高視闊步，但不必傷害我們。

雪，高的，白色的雪落滿了街衢。小郭蕾來到我這裏，提議我們應當去乘雪車。我們衝進了一個鄉村，經過了平滑的道路，雪車的鈴聲響着，藍灰色的天籠罩着我們。郭蕾靠着我的肩膀休息，用快活的眼光瞻視前面很長的道路。我走進一個自夏天來我們便熟識的小旅舍。這座爐是完全發熱了，那樣高熱，我們只好把桌子移遠一點，因為郭蕾的左耳和頰都變成火紅。我好吻那邊較白的面頰。以後，我們回家已經天明了！郭蕾靠我坐得很近，把我的雙手拿着——她說：「最後我再要你。」她沒有費心思，彈奏合宜的音調使得我快樂。或許那尖銳而清朗

的空氣釋放了我的思想，我覺得比較前幾天要自由和滿意得多。

沒有幾久以前，我假寐在我的牀上，一種奇怪的思想侵入我心。我自己覺得奇冷。因為一個人沒有眼淚，事實上沒有一點情感，他站在墓旁，那裏面已經埋葬了一個親愛的人兒。因為一個人他生長這樣的困難，以致他不能緩和着死的恐怖——是的不能緩和，就是這一回事去了，完全去了！生命，快樂以及溫愛逐去了所有的愚蠢。我跟着衆人一道去了。我歡喜他們，他們都不傷害的，並互相談到各種的快樂事情。郭蕾是一個可愛而和藹的動物，當着她立在我的窗前，日光照在她的金絲髮上的時候，她是最美麗的了。

今天碰到一些奇怪的事——在這一天她常送花給我。這些花一再送來，好像——好像沒有什麼可以交換的。他們來了帶着第一封信裝在長狹的白色箱內。那時很早，我正在睡覺。我真的開着這個箱子，我得着充分的智識。以後我似乎受了一個大震動。那邊放着用金線美麗的繫住堇菜花和石竹花。——牠們如同在棺材裏面一樣

的放着。我將這花瓶執在手中時一種震慄侵入了我的內心。——但是我知道了爲什麼他們今天要來的原故。當她覺到她病的時候，或許她又覺到她的死期將近了，她照常的吩咐種花人做事，所以我不好弄錯她的意思。自然，那是一種解釋；有些事是十分自然的，有些事或許是勉強的——我還是把牠們拿在手中，這些花，牠們似乎在點頭和戰慄，不顧理智與自由權力，我看牠們如同幽靈一般，好像是從她那裏來的，好像是她的敬禮——好像她常常要告訴我關於她的愛——她的厭惡的信心，甚至於現在她已經死了。啊，我們不明白死，我們也不用明白牠；一個人死了以後，凡知道他的也都死了。今天我握着這花與平時有些異樣，好像我是不要傷害牠們，我抓住牠特別緊——好像牠們的靈魂在開始柔和地嗚咽起來了。現在牠們站在我的書桌前面，一個瘦狹而亮綠的瓶裏，牠們似乎在悲哀的感謝中向我點首。從牠們那裏來的一種無益的愛慕的痛苦包圍我，若是我能夠懂得一切生物的語言，我相信牠們可以告訴我一些事情——不僅牠們所說的。

我不讓我自己這樣愚蠢。牠們不過是花罷了。牠們是死者給我一個消息，不是要求，確實不是從墳墓裏來的要求。牠們僅僅就是花，一些種花的人把牠們機械地捆在一起，放一點棉花包着，放在一個白的箱子裏面，封寄給我——既然牠們都在此地，我對牠們作如何想呢？我費了幾小時在野外，作一個很長很長的散步。我和衆人在一塊的時候，我沒有覺到和他們混得來。我注意那個甜蜜而美麗的女子坐在我的房間裏，閒談各種的事物——我不知道談什麼。她是去了，一刹那，似乎她離我已數哩之遙了，好像潮水一般的人馬吞噬了她，後面沒有留點痕跡。若是她再不回來了，我將非常的驚嚇啊！這些花都在長綠的瓶子裏，牠們的莖浸在水裏面，香充滿了這個房間。牠們還保留着牠們的香味——雖然事實上我供養了牠們一星期而牠們是已經枯萎了。我想起各種無意識的事，令我常常發笑：我相信和自然界萬物談話的可能性——我相信一個人可以和行雲流水交通；我是等待這些花的開始談話了。但是不啊，我真實覺得牠們是常常在談話——甚至現在——牠們不斷的喊

起來了，我大約都能懂得牠們。

冬天是過去了，我是如何的歡喜呢！春天的氣息已經在空中活躍了。我的生活沒有什麼比從前不同，我還有時覺着似乎我的生存環境在擴張呢。昨天去遠了，這過去數日的遭遇真像渺茫的夢一般。當着郭蕾離開我，尤其是幾天來我沒有看見她，使我更有同樣的感覺；我們的友誼，如同過去的一件事。她常常來，從遠的，從這樣遠的地方！但是她開始在談話了，如同昔時一般，我卻有一個很清楚的時代意識。她的聲音似乎太大了，她的顏色好像很粗糙。她即刻離開了我，一切都去了；沒有背影或逐漸消失的回憶。——我還是孤獨地伴着我的花。現在牠們是十分的枯萎了，十分的枯萎了。再也沒有一點香了。郭蕾却沒有完全注意牠們；但是今天她看見了，似乎要問我，不料她忽然顯露出一種神秘的恐怖——完全停止了談話，連忙離開我。

花瓣是漸漸地落下來了。我從沒有摩過牠們；無論如何，若是我這樣做，牠們一定會凋碎的了。牠使得我很憂愁的看到牠們枯謝。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沒有勇氣使

得一切無意識的事結束了呢。這凋殘的花使我病了。我不能站在牠們的面前，我衝出去了。有一次在街上，我覺得我必須趕快回來報應牠們。然後我尋到牠們在我養花的綠瓶裏面，疲倦而且憂愁。昨夜我在牠們前面哭，如同一個人在一個墳墓前哭一樣。我還沒有給一點心思與送花人。或許我是錯誤了，似乎郭蕾她感覺到有一些奇怪的東西在我房子裏。她也不再笑了。她不用我所聽的清晰而活潑的聲音，說話照舊的高昂。我沒有像我平常那樣去接待她。那可怕的便是她一定要問我，我知道那些問題都是很苦悶的。

她常常帶着她的女紅，若是我還在讀書，她便安靜的坐在桌子旁邊縫紉，或做線工。她忍耐地等着，一直到我看完了書，放下書本跑到她那裏從她的手裏取出她的女紅爲止。我移動燈光的綠色陰影，才有一種柔和的光亮充滿這個房間。我不歡喜黑暗的屋角。

春天！我的窗子是大開了。昨夜深的時候，郭蕾和我眺望着對面的街衢。空氣是和暖了和新鮮了。當我遠望一個街角，那裏的路燈發出一點微弱的光，我立刻看到

一個影子。我看了，我不能——我知道，我用不着去看——我閉住我的眼睛，我馬上能從我的眼瞼中看出那裏站着一個可憐的人，在灰色燈光之下，我很清楚看見她的面孔，如同黃色的太陽光照在上面一樣，我在灰白，瘦削的面孔上看出兩個受傷的眼睛。然後我慢步離開我的窗櫺，坐在桌子旁邊，燦光在微風中亂動。因為我知道那個可憐的人是在街角站着等着，我沒有動靜。假使我有勇氣去摩着這凋萎的花，我一定要把牠從瓶中取出送給她了。因此我想，我真實的想，我始終知道那是太愚蠢了。現在郭蕾也離開窗子了，來到我的椅子背後，她站了一刻，用她的唇接觸我的頭髮。然後她去了，離我而單獨地去了。

我注視着花，發生更多的困難了。大部分的棵莖，枯乾而可憐。牠們使得我生病，逼得我發瘋。那是很明顯的，否則郭蕾必定要問我，但是她也感覺到這個。現在她去了，我房間好像充滿了魔鬼。

魔鬼！他們是，他們是——死物和生命遊戲，若是凋萎的花發出霉味，比起牠們在開花的時候，不過是時間

上的回憶罷了。死能復生，我們將永遠不能忘記牠了；若是牠們現在不能說話，就發生怎樣的區別呢！我能聽着牠們！她再不出現了，我還能看着牠！春在野外，日光照在我的氈毯上，公園中紫丁香花的香味，以及經我下面走過的人們，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牠們都有生命嗎？若是我垂下幕簾，日光便死了。我用不着去知道關於這般人們的事情，他們都是死了。我關起我的窗子，紫丁香花的香味走了，春天也死了。我比太陽，人民和春天還要有力量。但是比我有力量的是回憶，因為牠願意的時候便來了，從牠那裏，沒有東西可以逃避的。這些乾枯的莖比紫丁香花和春天的香味還有力量。

我在沉思着這幾頁書的時候，郭蕾進來了。她從沒有這早來。我是很驚異的震懾的。她在門口逗留了一下，我看到她，沒有歡迎她。她微笑並靠近了我。在她手裏帶了一束新鮮的花。沒有談話，她把花放在我的桌上。轉瞬之間，她攬起置在綠瓶裏面的枯萎的花莖。這好像一個人抓住我的心一般；但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要起來，并用手挽着她，她對我笑，握住這枯萎的花高舉在她

頭上，飛快的跑到窗子面前，把花拋出街市。我覺得我真要隨花之後拋却我自己；但是郭蕾還站在窗櫺旁邊，望着我。在她頭上是日光，照耀的日光。紫丁香花的香味由窗子進來。我注視在我的桌子上空的綠花瓶——我不以為然，我想我已經感覺到比較的自由了——是比較自由了。郭蕾靠近了我，拾起她的花束，執着冷豔而色白的丁香花在我的前面。這樣一個適于健康的新鮮的香味——如此的柔軟，如此的冷雋，我要把我的面孔埋葬在花裏面去。笑靨的，白色的美麗的花——我覺得那個幽靈已經去了。郭蕾站在我的後面，把她的手撫摩我的頭髮。「你

人生之謎

俄國托爾斯泰著
吳廣略譯

一個名字叫做西門的鞋匠，他既沒有房屋，也沒有田地，他與他的妻，他的孩子們同住在一箇農家茅舍裏，靠着他的工作養活一家人。但工作的報酬是非薄，而麵

這思想簡單的小孩，」她說，她做了什麼她知道嗎；我緊握她的手，吻着她。

晚上，我們出外去，到空曠之地，到泉水之濱。我們正回家了，我點起了蠟燭。我們散步太久，郭蕾是如此的疲乏而倒在椅子上睡起來了。她在夢中的微笑，是很美麗的。

我面前，狹而綠的花瓶裏面都是丁香花。走下街道——不，不，牠們現在已經不在那裏了。花連着餘剩的灰塵都被風吹去了。

包却很昂貴，所以他掙得來的錢都為伙食消耗精光。西門和他的妻只有一件羊皮衫，他們夫妻倆就是穿這件羊皮衫過冬的，那件衫已經穿得爛破，於是到了第二年他想買羊皮縫一件新的。在未過冬天之前，西門存蓄了一點錢：一張三魯布的鈔票藏在他妻子的箱裏，另外，儲

上的主顧又欠有他五個魯布及二十個哥比。（註：哥比乃俄國小錢，百個哥比等於一個魯布。）

於是一個清晨他預備到鎮上買羊皮了。他穿上他的汗衫，及他妻子的土布短衫，再穿上他的外套。他拿那三個魯布放在衣袋裏，吃了早餐之後便出發了。「我將要去收那五個魯布，那是應該給我的。」他想，「加上這三個魯布，我已經很夠買羊皮去縫冬衣了。」

他走到了村莊，並光臨了一個農夫的茅舍，但是那農夫並不在家。農夫的妻子答應那筆錢下星期一定付清，因為這筆錢現在她自己不能付。於是西門又去問第二個農夫，但這一個他發誓地說他沒有錢，他僅止能付二十個哥比，這便是西門替他修補一雙鞋子的報酬。因此西門想把羊皮賒來，然而那商人却不信任他。

「帶你的錢來吧，」商人說，「有錢你就可以選擇你的羊皮。我們知道收賬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個鞋匠所做的生意便是收了那二十個哥比的補鞋賬，和帶了一雙氈靴，那是一個農夫給他修補的。

西門覺得很懊喪。他花了那二十個哥比去飲科加

（俄國麥製之酒）了，飲了酒即逕自回家，沒有買了什麼皮料。在清晨他曾經感覺嚴寒；但現在呢，飲了科加之後，他雖然沒有穿羊皮衫仍感溫暖。他暖步走着，一手拖着拐杖敲擊冰凍的地面，一手搖擺着手中的氈靴，自言自語道：

「我是很暖呀，」他說，「雖然我沒有穿上羊皮衫。我已經飲醉了，酒精在我的血管裏流動。我不需要羊皮衫。我筆直跑去，我什麼都不煩惱了。這是我的人生觀，我的生活方式！我關心些什麼？我沒有羊皮衫也可以生活。我不需要它們。我的太太一定要生氣，自然的，這是羞慚之點；一個人整天的工作，而並沒有得到報酬。停一停！倘若你不能保存那些錢，我將要剝你的皮，祝福我倘若不這麼幹。那是爲什麼？他給二十個哥比！用這二十個哥比我能做什麼？飲了它——這便是一個人做得到的。但我又怎麼樣呢？你有房屋，你有家畜，你有一切東西；我呢僅止有我站立的地方！你有你自己耕耘得來的穀；我的每一顆穀都是買來的。我將做點什麼，我每個星期只爲麵包就必須花三個魯布。我回到家發現麵包吃完了，我

又得支付第二次的一個半魯布。所以剛剛付清你所有的錢，這並不是胡言亂語呀！」

這時候，他將走到那路旁的神殿了，抬頭一看，他瞧見神殿後面有些白的東西。陽光已經消失，那鞋匠拼命的瞧去，終沒有能力知道那白的是什麼東西。「從前這兒是沒有白石頭的。難道這是一隻宦牛？這又不像一隻宦牛。這有一個頭像一個人，但，這又是太潔白了，而且一個人怎麼又在這兒呢？」

他行近了，於是看得清清楚楚。這使他驚駭了，這真是一個人，生或死，不知道，他只是赤裸的坐着，默默的倚靠着神殿。恐懼襲圍那鞋匠了，他想：「已經有人殺了他，搶劫了他，而把他留在此處。倘若我管閒事，我將要自投羅網呢。」

因此那鞋匠跑開。他從神殿面前跑去，這樣他便不看見那人了。當他跑了相當距離，又返首回顧，他看見那人並不再倚靠神殿，而在移動，像向着他瞧來。那鞋匠覺得比先前更恐懼，想道：「我將行到他跟前，抑是繼續跑？倘我行近他，一些可怕的事將會發生。誰知道他是什麼

人物？他來這兒不是做什麼好事。如果我行近他，他便跳將起來絞死我，這里一定無法逃跑。或者倘若不然，他仍是要使一個人辛苦的。對於一個赤裸的人，我能替他做點什麼？我不能將僅有的衫給他穿。上帝只幫助我就這樣跑開呀！」

於是那鞋匠匆忙走開，離去那神殿。——當他的良心打擊他時，又在路上止步了。

「你究竟幹嗎，西門？」他對自己說道，「那人爲了貧困而行將死了，你却逃開避免恐懼，你有沒有這樣富裕？究竟恐怕強盜呀，西門，你慚愧！」

這麼一想，他便轉身跑到那人跟前。

二

西門行近那位陌生者，仔細的看他，原來他是一位年輕人，身材勻稱，身體上也沒有傷痕，只是呈現着寒冷及驚怕，他坐那兒，面朝背，沒有看着西門，好像他虛弱到連睜一睜眼的力也沒有了。西門行到他面前，他才彷彿覺醒了。轉過他的頭顱，瞧瞧西門的面孔，就是這麼一顧

便使西門對那人憐愛了。他放下那隻氈靴在地上，鬆了他的帶放在靴上，即解開他的布外套。

「現在沒有時候多說話，」他說，「來，馬上穿起這外套吧！」西門抓着那人的肩膀幫助他起立。那人站立在這裏，西門發覺他的身體生得清白而且健全，手脚均長得完整端美，而臉孔也長得秀美而和藹。他把外套披在那人肩上，但那人却找不到衣袖。西門引導他穿入衣袖，並且把外套穿齊整，緊貼着他的身胸，然後用那條帶圍住那人的腰部。

西門甚至把他的帽脫下，戴在那人的頭上，但這樣一來他自己又感到寒冷了，他想：「我是禿頭，他卻是有頭長而捲的頭髮。」於是又把他的帽重新戴在自己的頭上。「他的脚上穿一點東西，這對於他一定比較好些，」他又想道。他使那個陌生人坐下，幫助他穿上那雙氈靴，說道：「現在，朋友，走動走動使你自己和些暖。別的事情等一時再辦。你能夠跑嗎？」

那人站立起來，和藹地瞧着西門，但他不說一句話。「你爲什麼不說話？」西門說。「逗留在這兒實在

是太冷，我們必須回家。喂，你拿我的手杖，倘若你覺得軟弱你就拄它。現在走吧！」

那人開始行走了，步伐輕便，並不落後。

他們走着，西門問他，「你是什麼地方人？」

「我不是從這區域內來的。」

「我正是這麼想。鄰近的人民我都完全認識。但是你如何到這裏逗留？在神殿那邊？」

「我不能告訴你。」

「是否曾經有人虐待你？」

「沒有人虐待過我。上帝已經懲罰我。」

「自然上帝主宰一切。但是你得找尋食物及一個寄身之所呀。你預備想到那兒？」

「這在我什麼都是一樣的。」

西門愕然。那人看去似乎不像流氓，他談吐是如此文雅，但他仍然不肯告訴他的身世呢。西門又想：「誰知道什麼事將來臨？」於是他對陌生人說道：「好，跟我回家吧，至少可以使你溫暖一些時。」

西門向着歸家的道路走，那陌生人跟隨他，在他旁

邊走着。風已經吹刮起來，西門感到冷風襲來非常寒冷。他底酩酊的酒氣已發散精光，現在覺得露水的冰凍了。他喘氣地走，並把他的妻的短衫緊圍他的身胸，自己心裏想道：「現在——談到羊皮了！我出去是爲着羊皮的，現在歸家時連一件外套也沒有穿在身上了，而且我又帶了一個光棍回來。瑪泰科娜一定悵悵不歡！」當他想起他的妻，他感到悲愁，但他一顧那位陌生人，回憶起在神殿那處他如何的看他，他底心又充滿欣悅。

三

那天，西門的妻什麼東西都已經預備好了。她已經劈柴，已經買水，已經喂她的小孩，並且她自己也用了餐，現在她是靜坐着細想。她思量究竟什麼時候弄麵包：現在或者明天？這兒會餘剩下一大塊生麵。

「倘若西門在鎮上吃了點心，」她想，「他晚餐一定不吃什麼了，那麵包可以留至明天。」

她把那塊麵在手中一再舉起，想道：「我今天不要再做什麼麵包了。我們只有夠一爐麵包的粉。我們可以

使它吃到星期五。」

於是瑪泰科娜將麵條放下，坐在檯前去縫補她丈夫的襯衣。在縫補之際，她想到丈夫如何的買羊皮去縫冬衣。

「設使那商人不欺騙他。我的良人頭腦太簡單：他沒有欺騙過誰，反之隨便什麼小孩子却可以使他吃虧。八個魯布這數不算少呀——用這數他可以買到很好的衣裳了。去年冬天沒有一件禦寒衣服多麼的困苦呀。我既不能到河那邊去，也不能隨便到什麼地方。他一出門，他便穿上我們所有的一切衣服，我呢便沒有什麼穿了。他今天出發得不早，但現在總是應該回來的時候了。我希望他不要去喝的爛醉！」

正當瑪泰科娜這麼想，門口那邊即聽到有腳步聲，於是又樣有人行進來。瑪泰科娜停下活計，行出走廊。在這兒她瞧見兩個人：西門和與他同來，沒有戴帽子，穿着氈靴的人。

瑪泰科娜立刻發見她的丈夫喘氣，「他已經喝酒了。」又當她見到丈夫沒有穿外套，只穿她的短衫，並沒

有買了東西回來，他是羞澀地默然站着，她的懊喪失望幾乎使心胸破裂。他已經吃喝完那筆款，她想，「在酒店裏和一些不肖之徒鬼混，現在又把他帶回家裏來。」

瑪泰科娜讓他們走入茅舍去，她跟隨他們入來，仔細看到那陌生人是一個年青，苗條的人，他穿的是她丈夫的外套，外套之內看不見襯衫，並且他也沒有帽。他既入了茅舍，木然站立着，眼睛也不轉動，只是向地下瞧，因此瑪泰科娜想：「他一定是歹人，——他怕懼呢。」

瑪泰科娜皺眉，站在火爐旁靜看他們究竟做些什麼。

西門取下帽子，坐在長櫈上，好似事情很順利似的。——來，瑪泰科娜，假如晚餐已弄好，讓我們吃一點。」

瑪泰科娜獨自怨謗些什麼，沒有移動身子，老是坐在火爐旁那兒。她在他們之間先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她只是搖搖頭。西門看見這情形知道妻是生氣懊惱了，但他不把那當一回事，佯裝着看不見什麼東西似的，他拖一拖陌生者的手臂，

「請坐，朋友，」他說，「讓我們吃一點晚餐。」

那陌生人坐在櫈上。

「你有沒有為我們煮了一點東西？」西門說。

瑪泰科娜激怒非常。「我已經煮，但並不是給你們吃的，我想你已經喝醉把心智昏了。你去買羊皮衫，但回家時連身上穿的外套也沒有了，加之，又帶一個光棍流氓回來。我是沒有晚餐給你這種醉漢吃的。」

「夠了，瑪泰科娜，你不要沒有理由的胡說八道！你先問是那一種人才比較妥當——」

「那末你告訴我，你究竟怎樣花光了這筆錢？」

西門從短衫的袋裏掏出那三個魯布，數着它，

「這是那筆錢。托里凡諾夫沒有付款，他答應不久即付。」

瑪泰科娜仍然怒氣沖沖；他沒有買到羊皮，但他又把僅有的衫給一個無賴漢穿着，而且又把他帶回家。

她拾起檯上的鈔票，放在安全的地方，說道：「我是沒有晚餐給你們的，我們不能養活世上所有的酒徒呀。」

「現在，瑪泰科娜，靜一靜吧。首先你要聽聽一個人

究竟說了什麼！」

「我將聽到一個酩酊呆漢說的許多智話。我真不需要和你結婚——你這個醉漢。我媽媽送給我的亞麻布你喝了；現在你去買一件衫——你又把它喝了！」

因此西門設法對他的妻解釋，他只耗費二十個哥比；並開始告訴他怎樣的遇到那人——但瑪泰科娜不讓他插進一句話。她拼命的喋喋不休，而且十年前的舊事現在也拖入談話的漩渦了。

瑪泰科娜說了又說，最後她走近西門，扯住他的衣袖。

「給還我的短衫。這是我唯一的所有物，你必須要我解下給你自己穿上的。把那短衣解下，你這狗男子，也許惡魔要你的命。」

西門解開那短衫，並把它的一個袖筒翻好；瑪泰科娜執住那短衫，它的縫口已破裂。她急搶過來，披在頭上，即向門外去。她的意思是想走開，但終於又猶疑地停步了——她想發洩她的脾氣，但同時她也想知道那陌生人究竟是什麼人物。

四

瑪泰科娜止步，說道：「假如他是一個好人，他決不會赤身露體。爲什麼，他連襯衫也沒有呢？倘若他身世清白，你應該說明你怎樣邂逅他。」

「這正是我欲告訴你的，」西門說，「我行近了神殿，我看見他赤裸而冷抖的在那兒。這不是玩呵，這樣的天氣裏赤裸的坐着。上帝驅送我給他，否則他早已嗚呼哀哉。我怎麼辦呢？我們知道他將遇到什麼事情？因此我攜帶他，給衣服他穿，並引他回家。不要如此生氣，瑪泰科娜。這是一位神仙。記着，我們終有一天要死的。」

恨怒的言詞湧到瑪泰科娜的嘴唇，然而她看見那陌生人又沉默了。他在櫈子的一端坐着，緘默，他的手搭在膝上，他的頭低垂胸前，他的眼睛緊閉，而且他的眉毛皺縮像在受刑。瑪泰科娜沉默，西門說，「瑪泰科娜，你對上帝有沒有愛情？」

瑪泰科娜聽了這話，看看那位陌生人客，陡然間她底心對他發生憐憫。她從門口那處行入去，到火爐旁取

出晚飯。置一杯子在桌上，她注入一些飲料。她又帶出麵包，擺上刀子及調羹。

「吃吧，倘若你們想吃。」她說。

西門請那陌生人到那餐檯去。

「就位吧，年輕人。」他說。

西門切麵包，捏碎它放入肉湯裏，於是他們開始吃。瑪泰科娜在餐檯的角隅坐着，用手拄着頭，看着那位陌生人客。

瑪泰科娜爲了那個陌生人激發了慈懷，漸漸覺得他是可愛。這樣的轉變令那陌生人的臉孔光亮起來，他的眼眉不再彎曲，他抬起目光，向瑪泰科娜微笑。

他們吃完了晚餐，女主人掃除清楚了檯檯，她便盤問陌生人道：

「你從何處來？」她說。

「我不是從這區域內來的。」

「但是你爲什麼在那條路旁邊？」

「我不便告訴。」

「是否有人搶劫你？」

「上帝懲罰我。」

「你在那兒赤身露體的？」

「是，赤裸而寒抖。西門看見我便可憐我。他解開他的外套，穿那外套在我身上，並把我帶到這裏。而你又已經給我吃晚餐，給我飲料，向我表示憐憫。上帝將報償你們！」

瑪泰科娜起身，從窗口處拿出一件她補綴好的西門的襯衫，把它交給陌生人。她同時拿出一條褲子交給他。

「這裏，」她說，「我看你沒有襯衫。穿起這件吧。你喜歡睡在那裏就在那裏睡吧，在頂樓或者在火爐那邊均好。」

那生人解開外套，穿上襯衫，睡在樓頂上。瑪泰科娜吹息洋燭，拿起外套，走上她丈夫睡的地方去。

瑪泰科娜展開外套的邊緣蓋住她便睡下了。但她却不能入睡；她不能把陌生人記在懷中。

當她想起他已經吃了他們最後的麵包，而這兒又沒有明天的了，以及想起她給他的襯衫及褲子，她感到

悲哀。但她一憶及他爲何而微笑時她底心田又是快慰。
長久的時間中瑪泰科娜仍是覺醒，她發現西門同樣的亦是從未入睡——她扯那外套去覆蓋他。

「西門！」

「呵？」

「你只有那塊最後的麵包，我不知道我們明天怎麼辦？或者我可以從鄰舍馬散那邊借一點。」

「倘若我們仍不死去，我們必須找點東西吃吃。」

那女人靜睡片刻，又說：「他好似是一個好人，但他爲什麼不告訴我們他的身世？」

「我推測他一定是有不告之苦衷的。」

「西門？」

「呵？」

「我們施捨，但爲什麼沒有人給我們一點東西？」

西門不知道如何說好，於是只好說：「讓我們停止談話吧。」他轉了身便呼呼入睡了。

五

清晨，西門醒了。孩子們仍在酣睡中；他的妻已經到鄰舍家裏借麵包。那陌生人獨自坐椅上，穿的是舊襯衫，舊褲子，他正在向上瞧着。他的面孔比昨天更爲光亮。

西門對他說：「好朋友，肚皮裏需要麵包，身體需要衣服穿。一個人必須工作養活自己。你知道做什麼工作？」

「我不知道做什麼。」

這令西門驚駭了，但他說：「一個人他欲學什麼便可以學什麼。」

「人們工作，我也可以工作。」

「什麼是你的名字？」

「米散。」

「好，米散，假如你不願意說你的身世，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說也能；但你要學一技之長爲你自己謀生。倘若你照我所告訴的去工作，我將給你麵包及寄宿處。」

「上帝報償你！我將學習，指示我怎樣做吧。」

西門拿起線，把線條圍繚他的拇指，開始捲旋了。

「這很容易的——瞧！」

米散注視他，同樣的盤旋一些線條於拇指上，他學到了那技巧，同樣的捲旋線條了。

接着西門指示他怎樣去蠟線。這米散也學會了。其次西門指示他怎樣的使用硬毛插入，並且指示縫補方法，這些米散都立刻學會了。

無論西門指示他什麼，他都立即明白，過了三天之

後，他工作好像他已經補了一生鞋一樣。他沒有停止的工作着，而吃的却是很少。當工作完畢之後，他緘默的靜坐，仰天注視。他很少跑到街上，遇到必須說話時才說話，也不諧謔，也不微笑。他們永不看到他微笑，除開他到他的第一個黃昏瑪泰科娜給他們晚餐時那一次。

(未完)

德國空軍世界無敵

德國航空總長戈林將軍於五月二日向外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承認德國正在整備空軍，並且宣言：

現在德國空軍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可以和世界任何國的空軍抵抗了。因為德國空軍發明了空前的特別方法，可以在最短期間內建造多數的飛機。這並不是在從前我們隱藏着許多飛機，實在是最近才製的。在目前是達到了最大的努力，故對於任何國之來攻，都可以對她作堅強的抵抗了。

寄金陵友人二絕

沙漠中人

今夕只可談風月。借用梁徐勉語焚書何必論羸秦。一聲杜宇騷人淚。楊柳千條不勝春。

途窮日暮想驂騑。牛李相傾苦未休。聞道秦淮明月夜。江山如畫水悠悠。

寄西湖友人

歸雁無聲入海陬。酸甜梅舌憶杭州。皋亭一抹閒揮涕。從此西湖合臥遊。

寄西北友人

西北浮雲旅思深。清霜八月落衣襟。探奇懷古知多少。一曲伊州慰客心。

論詩答某君問

有意方吟詠。無情莫賦詩。人生宜欣賞。萬物起幽思。新舊無歧視。古今合冶之。天才非可恃。篤學自成詩。

(註)二卷一期本欄之「若教回首有痕痕」係「啼痕」之誤。合更正。

張鳳活體詩話 (續)

沈選千函

天方先生：在吾友青雲處，得見先生的洋冬的送禮。你這番的送禮，送得真好，因為能使受禮者的朋友，也得着許多益處。

我對於『新詩』，不曾研究過，所以於新詩的本身，不敢妄下批評。不過時常覺得『詩歌』是一種宣洩襟懷的工具，應該以『能唱』為率。舊體詩雖然調子呆板，束縛太甚，然而『平平仄仄』唱起來還算好聽；新體詩真是不能唱的了。（偶然亦有能唱的）後來看見朱執信先生的詩的音節和時事新報上關於討論新詩問題的文字，起初我很開心，以為可以解釋我的懷疑了，可是他們程度很高，說得又很玄妙。我本不是研究詩學的人，更不是研究詩的音節的人，老實說，一些也看不懂。我的懷疑依舊如是。昨天看見你的講能唱的詩，把四個公式來解

決詩的音調，真有『快刀斬亂麻』的本領；把我舊日的懷疑，解釋的不少。不過我還有一些意思，寫在下面，請你指教：

(1) 你說：『中國字音簡單，沒有三字相連的音節。』我却不敢輕以相信。因為中國三字相連的詞很多，——如尊作中的『啞謎兒』、『南北峯』、『寶叔塔』——難道都可以硬分開來唱嗎？關於這層，好像胡適的談新詩裏，也曾說起，已忘記了。

(2) 你總括這一篇時，有一張表，

能唱的
調……
韻——四聲通押，不拘一韻。

那麼，不押的詩，假使唱句很有平仄，算不算『能唱的詩』？

關於這兩層，望你撥冗一復。我不懂西文，西詩一斑，看而不懂，好像盲子碰着了

西施，視而不見。不知他好到如何？

講能唱的詩，如果還有，請亦送我一一份。

貴校關於講授新詩的講義還有否？如有，請代為索一份寄下。

天方先生，我嚙哩嚙嚇地說了這許多廢話，你討厭嗎？很對不住！

祝你好！

九年十二月二日沈選千

「覆」（當時的覆信，沒留底稿，茲從可記憶者存之）

中國字音簡單，兩字成詞，已經夠用。所以凡三字之連語，均可分析。尊例：「啞謎兒」可分爲「啞·謎兒」「南·北·峯」可分爲「南·北·峯」。

倘然分不開的，那一定是外國名詞之譯入無疑。如「華盛頓」與「拿破侖」不能讀爲「華·盛·頓」與「拿·坡·侖」，也不能讀如「華·盛頓」與「拿坡·侖」。

程憬函

先生主張「用詞的句子做一種文言的散文詩」，這層我極端贊成。因爲詞這種東西，雖然未免有些桎梏

人性；但是有些調子，句子，他的音樂實在和諧；我們雖不必死呆呆的全去湊他，但是也不妨隨意自由應用來，於詩的音樂上亦不無扶助的。現在新詩人如胡適康白情輩，所做的新詩大半都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胡適的詩，很有許多可誦的，康的情的疑問，音節也極諧妙。）你的詩的組織，——體裁——果然是能應用詞的句子來做的一種文言的散文詩，可謂幫詩界闢一天地！

憬

於今且又抄我的日記兩節：

1. 我平時常想用白話入詩，於詩的解放上，固然可以得着許多幫助；但是，舊詩的不好處，也不能說全在用文言入詩。用文言入詩的詩，好的亦不少，我們不可一概抹殺。舊詩的壞處，全在格律呆板，詞藻濃厚，并不在用文言入詩。新詩的好處，在格律自由，粉飾清淡，亦不全在用白話入詩。所以用白話入詩，於詩的精神上，固可得許多幫助；但是用文言入詩，於詩的精神上，亦不能說無幫助的。現在白話體的詩的運行，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文言體的解放詩，竟沒有人提倡；於新詩的運行上，未免有些缺

點！天方先生於今主張用詞的句子來做一種律文詩，可說是詞體的解放的運動，也可說是文言的解放詩的首先運動。」

2. 「新詩的價值，在詩體能自由，音節能自然，并不在用白話入詩，這是我們所共承認的。既然如此，那末，我們用文言來做一種詩體自由，音節自然的詩，雖不敢說將來可以執新詩界之牛耳，但可斷將來在新詩界亦可以佔重要之位置。這也是我們所共希望的。」

律文詩的運行，并不是主張要和白話體的詩站對壘之地位，也不有是不滿意於白話體的詩而起，是和白話體的詩有同調的意味，且有助於新詩的體裁的改良，扶助白話體的詩得以完全獨立，乃文學改革後，詩的形式上應備的一種新體詩。所以律文詩的運行，不但無礙於白話體的詩，並且可以補白話體的詩的不足處，使新詩的體裁上得以完備。」

張先生！你主張的律文詩，我十分表同情。我現在對於詩上，暫時主張『多讀少做』，因為我覺得我的詩境過乾

枯了！

我此後對於律文詩，有什麼作品，我要求先生替我改正，這是我先說的。

景仰之

陳學乾函

天放先生，

我於戊組國文教材裏，看到你所謂『能唱的詩』底許多話，有些意見，和你商量。

『新詩為什麼要唱？』我以為用詩來消遣陶情時候，已經過去了！——周作人等文學研究會宣言裏亦說過——不曉得為什麼要唱？

『為什麼要去故意做能唱的詩？』我相信我們做詩，只要把心裏醞釀着的種種情感，一一表現出來，或一種美感，使他永久保存在這首詩裏，人人看了愉快。至於音節，却是一種精神的自然流露，斷斷不能矯揉造作的。

『詩的唱法』這層愈覺疑惑，我們做詩的時候，預

先有沒有要做到怎樣才可以唱的思想。天然的音節，自能合人語氣的。

你所引姜白石等底著作，我雖不敢說他壞，却可以說這些不是我們應趨底途徑。胡適說尹默底三絃詩，不過說他把三絃底聲音，描寫出神罷了。康白情雖有「新詩也可以唱的」底話，但也沒有說爲甚麼要唱，便是留着的一種疑問。胡適的詩能夠像詞曲一樣的可唱的，果然很多，但我總說他脫不盡舊文學底餘毒。你看新青年八、五、所載他底近作，那一首是好？你引了他來證明新詩可唱，我不敢輕易贊同。但是我底話也不敢自信，或者還沒有完全瞭解你底意思，請你給我一句答話！

學乾一，十四，上午。

「覆」詩的簡單解說即爲思想加韻律的語言。既然有韻律在內，則自可悠揚地唱出。

詩是美學的一部分，美是比較的程度，思想既佳，再加以韻律之美，有何不可？有何仇視而必不要保存他呢？譬如天然豐韻的美人，塗脂抹粉（用古典）固不宜，而謂頭髮，汗毛，指爪，可以不修，以及花露水，香肥皂也可

禁而不用麼？關於這層，可看拙作詩喻一詩。

附近作一首

△悼李石岑教授

誰說不清高！

聽枯蟬抱葉，

露咽風號。

自計不遑葵衛足，

度人常比捲心蕉，

無奈也予曹！

木葉洞庭飄，

正吳江楓冷，

歇浦煙銷。

菊有孤芳搖不落，

士因貧賤始能驕，

死作鬼中豪。

淞遊小記

吳瑞

我從沒有看見過海，由于江與湖的聯想概念，使我時時刻刻都在夢想着海的偉大，熱望與海見面。因此凡是看見描寫海的文章，歌頌海的詩歌，總喜歡去讀。讀後每每幻想着海的雄偉壯闊，于是更熱烈地希望與海見面。我也曾登過高山，縱目遠矚，雖云目力所及，可一覽無餘，但因樹林和村舍的阻隔，殊少壯闊之勢。我曾經遊過幾個大湖，但是湖所給我的印象，祇是波平如鏡，水面雖也相當的廣闊，但無雄渾，浩蕩的偉觀。我總是忘記不了海而切望着與牠見面。

幾年來身處滬上，海雖近在咫尺，但因事實上有許多的阻礙，總是無緣見面。這次因校中的假期，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償了宿願，親近了我多年來所熱望着的偉大的海。

五月十二日是個很難得如此好天氣的一天，我約了葛嵇二君，上午十句鐘到了北站，由寶山路轉乘淞滬

車往遊吳淞。上車以後，車中除了幾個鄉下人以外，遊客甚少。這大概是因為吳淞僻處海濱，地近荒僻，引不了遊人之注目吧？好在我們志在看海，不是趁熱鬧，遊人的多寡，是無關於我們遊興的。我們一面等着車開，一面閑談，車中的寂寞，毫不能稍減我們的豪興。

車行了大約有三分鐘，我們便在吳淞鎮下了車。穿過了街道，便到了黃浦江邊。吳淞鎮離開黃浦江入海口處，尚有四五里路，我們一面沿着黃浦江邊走去，一面談話，也不覺路途之遠近了。黃浦江中不斷的有輪船來往，汽笛聲聲，驚破這江邊寂寞。陽光和煦的射到我們身上，使我們身上微覺發汗。陣陣春風，雖在耳邊吹的怪響，但臉上只能感到幾絲風意，不但無寒冷之感，且有輕快之趣。我們在愉快中不久便走近砲臺了。因為禁止參觀，我們只好遠遠憑吊着。大砲看不見了，聽說是一二八戰爭時被毀。我對着那曾經為民族生存，而壯烈的抵抗着

帝國主義的進攻，因被飛機轟炸毀了的殘餘砲基，以及戰爭中我們的民族英雄，曾以熱血染紅了的戰場，心中立即起了無限的敬意與悲楚。同時看着中國咽喉吳淞砲臺之被毀，我又不禁有破碎山河之感。

再向前走了幾步，便看見了黃浦江的出口處，一片汪洋。海！我不禁飛跑着向前面去。眼前是展開着一片無窮遠的蔚藍水面，再望天水相接處，真是煙波浩渺。我對這雄偉的大海，回顧自身便覺其無限的渺小，而驚嘆着宇宙的偉大。等到萬君在我膀臂上拍了一掌，我方從震撼中驚醒，默默地隨在他們後面沿着海濱石堤走去。在前面有用整大石塊雜亂堆成的一條石堤，遠遠的伸到海裏，一里多長。我們走上石堤，走到盡頭處，都坐了下來。海風吹拂着我們的衣襟，海水衝到石堤旁邊，激起四五尺高的浪花，水點便灑上我們的頭面。一陣宏大的吼聲，隨着浪花，經過我們的面前，很神速的又向後面響着它的吼聲。浪花沿着石堤，起着前波未盡的餘波，一路向後退着，繼續着激成浪花。浪花是愈遠愈小，吼聲是愈遠愈沈。等到遠處浪花將完，吼聲將滅的當兒，在我們面前

石堤的前端，又激起了一個大的浪花，起着一陣宏大的吼聲，好像海是永遠一刻不能安靜的。幾隻白鷗時從石堤左邊沙灘上飛起，盤旋在萬頃煙波的海上。有時却故意使牠那潔白的翅膀偶然一吻那蒼茫的海水，但又立即飛起，投向空中。這時恰巧有一隻輪船從黃浦江方面駛來，一羣海鷗，便緊隨着輪船，尋找着被輪葉翻起的小魚。我對着這羣自由不拘的海鷗，不禁悠然神往。在出口處，有兩隻小的帆船，當輪船經過時，便隨着波浪上下，看去十分危險，將有沈沒之虞。但是舟子仍沈着的划着槳，在這驚濤駭浪中向前進。我想這不是象徵着人生麼？茫茫塵海中，個人也就是一隻小舟，除掉你努力向前奮鬥外，否則便是沈沒，決不能隨波逐流，停棲在那茫茫的海上。

崇明島遠遠看去只見一些模糊黑影。這時那剛纔經過我們面前的那一隻輪船却漸漸的沈沒于海天深處了。

「老萬！乘長風破萬里浪作一次海上壯遊，亦是人生快事！」我指着那遠處只剩一小塊黑點的輪船，向着

萬君笑說。

「壯遊自然是人生快事，但事實上能否辦到，只好看我將來努力的如何？」萬君也帶笑着回答。

「你們暫時休作乘風之想，現在時候不早，我看還

春閨夢

(獨幕詩劇)

地點——遼河支流的鄉村

時間——仲春的月夜

人物——少婦

開幕。

景：天空飄盪着游移不定的浮雲，風弄白楊發出微弱的聲響。靜止的河流，反映着淡白的月光。

少婦憑窗而立，凝神靜思，面現愁容。垂柳的枝條，時而飄拂到窗口。少婦忽如夢寐之驚覺。

白：

楊柳已着上了綠色的春衫，

枝頭的鶯聲，已驚退了殘冬的夢幻。

是歸去吧。」嵇君這時却催着我們返校。

這時夕陽快近黃昏，一陣陣的晚風吹來，真覺得有點寒冷。我們也就在遊興闌珊中，走向歸途了。

如烟

捉不住的流光啣！

已改變了我昨日的容顏。

陌頭的柳色青青，

這陣陣的和風，只吹得令人發倦；

幾年前的今日啣！

正是我們快樂的時間。

○

○

○

誰知道你忍心別去了白髮蕭蕭的爹娘，

誰知道你忍心撇棄我獨守空房。

我脈脈地對着這醉人又惱人的季節，

增加我無限的抑鬱悵惘。

蝴蝶兒兩兩，

鷓鴣兒雙雙。

但我喲！

爲什麼這般淒涼！

你是遠遠地飄流在異方，

你爲什麼一去不還鄉？

這三年的辰光喲！

我是終日裏無時不徬徨。

家鄉已改變了昔日的模樣，

它是成了野獸橫行的屠場。

在這恐怖之鄉喲！

回來吧！我親愛的兒郎。

她現出疲乏的精神，打着呵欠。月兒鑽出了雲叢，照着她

蒼白的面頰。

唱：

風動楊柳哀，

一嘯腸一結。

寂寞河中水，

淒涼天上月。

河流遠且長，

可流到郎傍？

應知河裏水，

中多書八行。

離別已三載，

郎去胡不歸。

月色映河水，

幽幽動淒悲！

雲掩月而過，少婦憑伏窗口，入假寐狀態，呈現出夢境的

活動。一個青年男子，隱隱約約，恍恍惚惚地現出于少婦之前。

唱：

你爲什麼不走近我的身傍？

三年的別離——

難道你已改變了心腸？

你爲什麼這樣隱隱約約地不停搖晃？

呵呵！你是這樣削瘦的面龐。

你這滿面的征塵，

你這蒼白的顏光。

這幾年的別離喲！

你是飄泊在何方？

快來吧！快來溫熱我的心房。

我的心房，是這樣的冰涼。

你這三年的別離呵！

爲什麼還不對我傾訴衷腸。

你站立着爲什麼還是不動，

這三年的離別喲！

你難道沒有一點感想？

你是不是不是一尊大理石像？

爲什麼痴痴地一言不響。

我待要向你傾訴短長——

這幾年的別離，

我是受過了多少的剝傷！

爲着避免倭奴的凌弱，

我才向這鄉間來躲藏。

那些倭奴們都是暴如虎狼，

我怕，我怕他們獸性的猖狂。

快來吧，快來將我擁抱，

讓我把這惡夢遺忘。

我走向了你的身前，
你爲什麼要躲到了那邊？

我雙手兒將你緊緊扯住，

啊啊！你怎麼化成了雲煙。

○ ○ ○
閉幕
猛然驚覺，月光更顯得慘白色。少婦頹然倒于地上。

雨果的惡作劇

一天，有一個服裝很貧窮的青年走來訪哥狄葉（Gautier），很恭謹地請求哥狄葉借若干的金錢與他。當時哥狄葉雖然是有名的一流詩人，但在經濟上却和那位青年一樣的困苦。故他對那個青年說：可以介紹他到雨果那邊去借錢。那個青年聽見後，便回答說：

『老實說，我正是由雨果先生的介紹才來懇求先生的。我之所以急需金錢，因爲我的房租積欠太多了，而雨果先生就是我的房東。』

舊年前 (第二名甲)

河北保定
中學初三 劉蔭松

舊年前，錢是緊的。
有錢的想吃餃子，沒錢的也想吃餃子。

★ ★ ★ ★ ★

關胖子的豬肉舖裏，點着一盞血紅的洋蠟，銀黃色的光芒耀着肉槓上又肥又白的五口豬，耀着鍋台旁圍着圍裙捲着袖管刮豬毛的關胖子，耀着蹲在地上歪帶帽盔的大格子邢二傻。

大格子邢二傻是關胖子的東鄰，平常閒着沒事便坐在肉舖來談天，有時也幫幫關胖子的忙，關胖子是大量人，也就常叫二傻的嘴唇油滑滑地。

「大叔，你說明兒個拉到城裏去賣可賣多少錢，依我看一個按十八塊，六八四十八，一六得六，得一百零八塊，大叔今年時運真強，七十塊買一百掛零賣，除了屠宰稅也得賺他三十，大叔時運真強。」二傻端詳着眼前肥白的一排很高興的說。

「也說不定，誰保準明兒個的肉價不降低。」關胖子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可是笑得開了花。

「那會降低，就是一塊錢多上半斤，那錢也是有限。」

關胖子沒再說，只聽他刮豬毛的聲音更大了些，顯然的他是很高興。

「大叔，錢太多也用不了，明兒個可得借給侄子兩塊，一開春準能還。」

「什麼！借給你兩塊，俺家還使看城裏恆豐三分利的十塊錢，有二年沒清利呢，那還有錢借給你！」瓜打破棉門帘裏闖出個關大嬸，她正巴着兩隻紅蠟碗兒似的眼睛給他家三毛作過年的新鞋。

「大嬸，咱們只隔一道牆，誰不知道誰，何必瞞着。」

「瞞着幹麼，誰家受整誰家知道。」

「這話不假，過年的東西我什麼也還未安排，怎麼

着起五更也得吃頓餃子呀。」

「吃餃子還不好說，把肉割過一塊去，要多香的餃子沒有。」關胖子說得很慷慨。

「大叔，不是那個，一切東西都沒影兒呢。真個的，忙了三百六十天，過個年還不快活快活。」說着抬起頭，好像等關大叔的回答。

「還有臉說呢，忙，別人忙你不忙，整天價吃嘴喝酒，到這時整着可就遭了難，你問你大叔一年捨得喝過一杯酒嗎？」關大叔沒言語，關大嬸的嘴却是硬的，她把針在頭髮裏往後劃擦着才一句一句咬着字兒說。

「大嬸，也不用起火，不願借給，我不借還不成嗎！」二嬸可就站起身來，牆上映着個比房樑還高大的黑影子。

「俺家的錢當然由俺家管——容易呀！黑間白日的忙！」

「大叔，明兒個晚上見。」二嬸擦了擦手，走了。

洋蠟到底是比黑油燈亮，五個宰好的大肥豬并排的倒掛着，雪白的膘子，怪愛人的，白得簡直像銀子。

月黑天。

關胖子上城回來的很晚，顫着顆虛怯的心望着眼前黑魆魆地土堤很快的搖着鞭子。

「站住！」

車剛一過堤口，道旁竄出來個高大的黑影。關胖子嚇得腦袋一炸，對準自己胸前的一隻黑大的手握着一個小小的黑東西。

「我……我是拉腳的，那……那裏有……」關胖子的聲音有些顫。

「不要動動，整你個雄的！」

河北省裏出來河南音。

「兩手舉說來，動一動要了你狗命！」

大黑影子的小黑東西過對準關胖子，一手在胖子身上亂摸擦。

關胖子是常出門的人，雖然褲袋裏裝着一大捲重澱澱地的現洋（即洋元），他看出這劫道的一定是個

「新出手」心裏想，一個冷不防就——

劫道的摸到那鼓鼓昂昂地一捲東西，只顧用力往外掏，關胖子「拍」一下子將胸前的手打開，把住劫道的頸頸便按了個嘴着地，一陣狂亂的混戰，大黑影子倒在了地上。

夜是靜的，黑壓壓地漫窪地裏，關胖子顫着顆恐怖的心加快的搖着鞭子。

一串急促的車輪聲，轆，轆，轆……

★ ★ ★ ★ ★

寺莊村之夜 (第二名乙)

初春的夕陽沈落在西山的背後了。雲邊，樹梢，都渲染着紅滴滴的顏色。

暮色雖是慢慢的濃了起來，但在杜頭玩賭着石子的孩子們，却仍在盡情的玩賭，彷彿過去今天便沒有了明天似的，貪戀着。

「二歪，南地路上有兵！」

太陽露出了又紅又胖的笑臉。

進城的堤口旁，擠得風雨不透的一圈人裏躺着個高大死屍，手裏握着把裹了黑布的小條帚疙疸，頭上帶着個不露頭臉的破猴帽，眼睛，鼻子，嘴巴都抹滿了黑墨，可是人們一見就認識他。

「這是大格子邢二傻。」

廿四、五、八日。

河南省立
開封高中楊東海

六歲的孩子小雪，無意的一溜眼，看見南地路上坐了一片灰色的兵，忙拍了二歪一下，吃驚的嚷。

「啥啥……」

「兵……」

「對啦，您瞧，那不是……」

幾個孩子亂吵成一團了。胆小的三林，早已溜之大吉，給他媽媽報信去。

「不好了，兵來啦……」小雪又發出警告。

「快……」

「……跑快……」

「……」

噤噤咕咕的，一溜烟似的，幾個孩子跑進村裏去了。

二

在飯市上吃晚飯的大人們，見孩子們慌張的跑來，本來就覺得有點兒不對頭，越發的，每個孩子的嘴角，都掛了一種沈重的呼聲：

「兵，兵……」

「兵」在鄉村人的心裏，雖沒有像「土匪」似的可怖，却也是不好支應的傢伙。說不說的，給你一種怪夠受的麻煩，總會靠得住的。然而保長畢竟是有經驗的辦公事人，他不慌不忙的向大家解釋說：

「沒有什麼要緊，別怕，只要真個是兵，我們……」

「呀，銀成回來了。」

圍着保長的羣衆，起了一陣騷動，截斷了保長的話。

荷槍，灰短裝的銀成，在大家的注視下，停住脚步。好像感激他自己的街防鄰家似的，先笑了笑，隨後對保長說：

「隊長叫我先來告給大家說，不要害怕！」

「你來幹什麼的？」保長的口氣。

「今天住咱莊，夜裏……」

銀成吞吞吐吐的，彷彿怕洩露秘密似的，不敢直說下去。其實，誰都會料想到，夜裏是要上山打做老海（海洛英）的，根據着過去的經驗。

三

夜幕無聲息的籠罩住了六七十戶人家的寺莊村。灣灣的新月，在西天角發着訕笑。

街上站崗的兵，來回蠕動着。有時悶住了，便叫住些走着的人，問話，閒談。

「請抽烟。」

一個黑臉大個的兵，燃着一枝洋烟，讓和他談話的人吸。

「不是說，當兵的都不教吸烟嗎？」連答帶問的話。

「不過，我們這保安隊却不講究那些。」兵有點支吾的意思，急忙又拉上別的話：

「這是個什麼莊呀，瞧了還怪富的。」

「寺莊，山崗薄地的地方……」話聲裏含蓄着反駁的樣子：「你家是那的？」

「我的家嗎？大水淹的滑縣！」

「那，你怎麼會來俺這縣當兵？」

「不得已呀，家被沖了！」

「唉，家被沖了，沖了……」

「……………」

滿含着傷感的情調。

四

「滴搭——滴搭」的，號角吹了。

沈浸在夢境的兵們，慢慢的被這預備出發的號聲叫醒了。靜悄悄的營房，——不，一座破落的古廟，在寺莊

村的東頭。沙喇沙喇的發出響聲來，兵們在收拾着行裝。隊長跟保長，還有其他的幾個人，走出了臨時的隊部，保長的客房。一面談着沒關重要的話，一面隨了提燈籠的引路人，朝那兵們睡的地方走去。

沙沙的，沙沙的，他們在沈寂的街裏走着，還怪陰森的，天上已沒有了灣眉的新月。驀地裏，保長挺了挺胸脯，說出很客氣的話來：

「真真的支應不周到，吃的睡的都不舒服。」

勝利的光榮，隊長似乎先得到了，露着愉快的樣子：

「那裏的話，來這邊就等到了自己的家，什麼都合適。」

「不客氣吧……」

保長的神氣，聽着還怪樂意似的。其實他早就惱透了。到這家收饅，到那家催燒湯，真使他忙碌不過。還虧是在舊歷年間，家家戶戶都貯蓄了些食物，不然嗎，他確實得作大難了。

「就這樣就夠麻煩你了。」

「沒有，沒有什麼……」

五

寺莊村被夜幕攆的更濃厚了，似死般的沈寂。

初試 (第三名甲)

省立福州
高級中學 李學驊

人家說他懶，他實在並不十分懶。他時常對着人家這樣地辯護：

「現在這樣光景，有什麼工好做？榕哥不是血都給機器榨乾了嗎？張四那樣殷勤，輪船還沒有完全靠岸，就跳着上去，那天一個不小心，就成個廢人了。就是黃包車夫阿桀，一天到晚死命地跑，不單不得到肚皮飽，並且鞭痕重疊地印着他的身體上。這樣光景有什麼工好做！」

他自從給廠主辭出了以後，整日頭除到三叔公那裏作鬼弄些東西吃外，只是把時間消磨於街頭的白相。不過，靠着人家總是靠不住。前天三叔公暗下搬走了，他便不得不自己想辦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總是肚皮不掙氣，時時鬧着慌，不然不幹事又有

星點爍爍的天空，映着一排一排的山影，織就了鬼憧憧的景象。陪襯着一隊武裝的夜行兵，分外嚴肅肅，森暗，淒涼。

什麼不可以。現在……怎樣辦……？」他沉思了。

「乞丐還沒幹過，也得做做看。最多只化點喊叫的力量，不必要像那樣不顧死活地做工，並且這樣地跑來跑去，也可以算個相當的職業。」他於是含着快感沉睡了。

白光通過畫有神將的大門的破縫，投到他的臉上，外面石板給腳踏着發出的聲音順到他的耳朵裏，他骨碌爬着起來，開起門板走到廟外去。

太陽還沒有露着牠的紅臉，大清早的沁入心竅的涼風撲着他身上來。

「好！走吧！」他自語道。

他回到裏面，把一條黝色的破氈圍住腰間，夜裏找

來的破磁碗和竹竿拿在右手裏，黑了眼皮的眼睛注視着自己骯髒的身體，裹着灰殼的右手抓着粘成一片的頭髮。

「幸喜好久沒去洗澡，要不是，還多費裝點身子的麻煩。」

踉蹌地疲敝地他裝樣地走着，轉了兩條深長的巷子，就逢個頸下長着鬍鬚的老年人，帶着菜籃，獨自慢慢地走着。

「老太爺，多富多壽，佈施一兩片，算買菜多買點吧！」他彷彿着求乞的樣子祈求着。

「年輕的，什麼事不好幹？去做乞丐。」話是這樣說，一邊却隨手拿一個銅子給他。

「是啦？榕哥不是血都給機器……」他覺得乞丐不應該像先前普通人那樣容易開口，為自己辨護，又停止不說下去了。他於是拾起那個銅子，心裏浮起微微的快感。他想一出手就得着好主顧，這一天總得會照他理想的順利。

初醒的市面，蜂窩也似地蠕動着一大堆的人們，十

幾家供給食品的店舖，買東西的擠進擠出，一片喊叫的嘈雜的聲音，好比橋下的怒濤，他也正在這紛擾的中間，塞進萬隆京果店裏。

「不大多呀！人家還擠不上我的身上來哩！」他詫異地想着。

走到了櫃邊，他兩手捧着破碗輕輕地上下搖動，口裏吐着似哭非哭的聲調：

「老闆……」
「滾開！不看是什麼時候？來討，人家生意給你打攪去了！」

「拿一片快去！聽到了沒有？」一個肚皮胖胖的把一片銅子丟出來。

是櫃面太滑了吧！銅元一觸着便滑開，儘管他若何的速掩下去却一直飛到地板的洞孔的下面去。他蹲下身子，正想用手指去挖——撲！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腳踢着他的腿上。

「滾開！討厭的。拿了錢還不快走！」
他又受強有力的一推，不自主地同竹竿一起滾到

街心——呼！一輛汽車從他身旁擦過，輪兒正碾在竹竿上，同時發着必拍的竹裂聲。

「狗骨頭！你願意死，老爺卻不喜歡做冤孽，誰有功夫爲你去坐公安局！」模糊從汽車後送來的話兒，使他昏迷之後又發出一身冷汗。

一陣香風吹進他的鼻子裏，他連忙爬起來。

「奶奶們，太太們，多謝……」

「啐！瞎眼的『人』都不看一下！」

「小姐們！小姐們！」他急忙改口。「好心佈施些吧……」

但是慘切的祈求，總抵不住嬌嗔和鄙視——他失敗了。

午後，他又在一條繁盛的路上出現了。半天求乞生涯的經驗，叫他恐懼，煩厭，不願幹。但是，食慾火般燃燒着，他又得再向一間門前有兩攝大玻璃的百貨店裏走。

「滾開！」他背上已受了一鞭。

「老師我……討飯吃……」

「什麼？」藤鞭又高舉了。

「這不關你……」

「你還講！」

非肉受的重鞭，「沒頭沒臉」地接觸他的肉上，他迅速地跳開去。

「死一個石頭般的脚尖，踢着他的小腿上。」

「死不乾淨的！」

他回頭看一下：一個女人正在拭她的銀色的革履，旁的那個男人正用着生煙般的怒眼直射着他。

「保你們十世不會做『乞食公乞食婆』……」他走遠了喃喃地詛咒着。

餅的香味推觸他的肚子更響動，他打算犧牲他唯一的銅元。

「喂！走開點！」夥計們高聲喊着。

「光餅買一塊。」他侷促地說。

「這，」一個夥計拿一塊給他了說：「拿去！錢放下！」

他一抓到，就向口裏塞。但是一小塊的東西，不只補不了他的空腹，並且引起他的食慾，他只得吞下幾口唾

液。

街上由騷動而又沉寂了。他這時正拖着犬口的創傷，從黑沉沉的深巷裏用力跑向他的住所，在他的後面

隱隱地跟着狗兒們的狂犬聲。

——二四·春假——

冬夜剪影 (第三名乙)

河狀
小學 張錫澤

這是一個更深淒涼的冬夜，天好像一塊濕透了的藍布，看去好似要塌下來的樣子，尖利的風，不息的怒吼着，緊一陣慢一陣的在刮；它刮來了疲困的痛苦，刮來了窮人的寒冷，夜神也給人類罩上了沉重陰森的密紗，各色的人在裏面蠕動着，掙扎着，呻吟着，呼叫着——敬候着夜神的裁判。

黑夜裏的一個充滿着罪惡的都市，荒涼的一角，一間低隘的草屋，和那些高大貴重的建築一樣的在呆立着，這屋內的設備非常簡鄙，除了破舊的飯具和幾件不值錢的用品及一張破板子床外，別無所有，那張床是靠着東牆鋪的，在床上僅有兩條破襪污穢的被子，和些穿髒了的破衣服，現有兩個人在上斜躺着，一個是四五歲

的女孩子，一個是三十左右的男子，他們的關係像是父女。牆上掛個用玻璃瓶做的燈，風時從門隙中闖進來，低的燈頭也隨着搖了幾搖。

屋內斷續的談話，斷續的震動着空氣。

「爸爸！我的衣裳都破了，王大娘前天就給小毛買一身花衣裳，爸爸也得給我買一身。」女孩子用手抱住她爸爸的破長袍，哀求的眼光死釘住她爸爸的臉。

「好！等有錢時給你買一身。」她爸爸的臉沈了一沈。接着咳嗽了一聲，用手撫摩着他女兒的頭。

「俺媽媽就不親我，買的花衣裳她自己穿完，就不說叫我穿。」

「…………」

「爸爸！咱睡吧！我冷得很。」

「好！等一會兒，你媽媽回來咱一同睡。」她爸爸說後，拉起被給她蓋上半面。

「俺媽媽老是半夜不回來，也不知道她是弄啥的？」

「……」她爸爸並沒說話，只用手摸摸自己的雙眼。

「俺媽媽又是不回來了吧？」女孩子從近來的經驗中，推猜她媽媽一定不回来了。因為這時已經不早了。

「回來！怎麼不回來呢！」她爸爸安慰着說，仍用手撫摩着她的頭；但他的聲音已有些顫動了，臉已經也背了過去。

「回來？啥時候回來？爸爸又是誑我的吧！」

「……」

「爸爸……你哭了嗎……」女孩子見她爸爸沒有回答，爬起來壓在她爸爸的身上；看見她爸爸的眼在流淚，本能的隨着也哭起來了。

「不我……」

「……」

「好孩子，你先睡吧！」她爸爸說話很有些吃力。

「爸爸！你別哭了，我也不哭了，等我媽媽回來了咱一齊睡。」女孩子見她爸爸止住了淚，也就不再哭了，從她爸爸的身上又爬起來，重斜躺在那裏。

「唉……」她爸爸沒有說話，只嘆了一口氣，又將被子給她蓋好，可鄰的哀求的眼光注着他的愛女。

「爸爸！俺媽媽……」女孩子用嘴咬住她爸爸的手指。

「別說了！你睡吧！」她爸爸不等她說完就截斷了她的話。

「……」

「……」

女孩並沒有睡，她是在那裏思索着。

的確，在女孩子眼中的媽媽，近來是大變了，更覺得媽媽不如從前一樣的愛她了。在黃昏時她看着媽媽裝飾：搽粉，修眉，點口紅，照鏡子，整理衣服，撥調頭髮，一切的事完後，向着父女倆次第掃了一眼，有時也帶了些笑容。

(但是苦笑)然後就姍姍的去了,有時也會重回頭再望望五歲的她(然在這回顧的眼中却含有慚愧的光)在夜裏又常常看見媽媽將一個不認識的男子引進屋來,照常在未進屋時先咳嗽一聲,照常她爸爸就會將她扯到外面去,這些都是女孩子的疑問,媽媽爲什麼要這樣?一個不相識的人怎會在夜裏來到她家呢?這她是不知道的。

「爸爸!俺媽媽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爸爸也是在思索着,沒有聽見她的問話。她覺得近來爸爸也變了,時常和媽媽吵嘴;但是較

荒 後 (第四名)

佐伯伯吹熄了燈,同他們一齊去了。

他們一個個偷偷地走過低的草屋。這些草屋沿着路徑列着,像賣糖的老婆子做倦了休息的樣式。

柯倉和佐伯伯領前,他倆時時低聲地吩咐後面,接

先待她更爲親愛了,然而她不很耐煩她爸爸,因爲他好誑她,說瞎說,媽媽晚上出去了,他老是說給她買花衣裳去了,買糖去了,但到現在一件也沒做到。看見人家的小孩子穿新衣裳時,吃糖時,她就想起了爸爸的話。

「爸爸……」

「……」她爸爸仍沒有回答

天是黑黝黝的,風是陣陣的刮着,時從門孔中吹進。燈火隨着也閃了閃。

「爸爸!俺媽媽又不回來了吧!」

「……」

上海大同附中
高中一年級 劉同繹

着就有人離開了人羣,跑到人家的窗門前,用輕輕的拳槌着。

「時間到啦!喂——」

於是草屋裏的燈火就突然的熄滅,門「呀」的一聲開了,出來的那個黑影,就不聲不響的加入人羣。

正是殘冬時節的夜。——冷，潮濕，多風。

雪，如騷亂般的衝來，一落在那般人的頭鬚和臉孔上，便黏黏的潤濕了。跟着，就覺到冷的震抖滲透他們，正像鞭在抽着樣，使他們行走得益發接緊了。

沉重的脚步，在冰結的雪片封着底路徑上踏着。沒有人敢換氣或是咳嗽。

好久之後，他們往曲角轉個灣，便望見了那座村裏最高大的房屋。

終於到了。阿蒼偷偷地走到罩了水氣的窗版前，向裏面窺望了一番。一會他顛了顛頭，吩咐他們停留在門外，等待機會，自己和佐伯伯先進去。

二

門「砰」的一聲，突然開了。接着二個像從水裏拖起來的狗樣底人擁了進來。

施老闆見到了他們。

他不自然地把羹匙浸到碟子裏，喃喃地帶着譏諷的友誼說：「哦！哈哈！請坐！請坐！阿倉哥！佐伯伯！」

但，沒有人坐下。也沒有人致候。

阿倉走近桌邊，厲聲的向施老闆說：「告訴你！前次

沒等說完，施老闆就插上說：「唔！我知道了，來來！慢慢再說，慢慢再說。咱們一道喝一杯吧！哈哈——」

「……………」

「真的：今年秋收平均祇有三成，因此『米』的進價也成了問題。這是事實。」施老闆擱下飯碗正經的說。

「施老闆這才算明白人囉！咱們就爲了這個緣故，來放開了胆子同老闆商量哪！」

「……………」

施老闆答不出話兒來，祇是無決斷地搔着頭。

屋內立刻就沉寂下來了。唯一能聽得的就是施老闆的羹匙刮着碗底聲響，以及門外那羣農人正在踏去靴上的污泥的脚步聲。

「你們還有人在門外嗎？」他用手旋着燈火，旋起了又旋下。

「是！」又低又重的聲調。

「到底怎樣？」輕蔑地瞟了一瞟。

「別假裝！」一個可怕的口吻。接着阿倉踏進一步，臉上肉塊全漲了起來，定住眼珠，展開他的手臂提起近旁的那只瓷碗，向洋燈丟去。

火滅了。

接着一大批農人又衝了進來。

他們圍繞着施老闆，在暗淡的光線之下，每個都抽着長而粗的呼吸，不作聲。

施老闆給嚇怕了，筋肉開始發跳。

「米，」答應下來吧！」阿倉輕輕地走近他身邊，低聲說。

農人們在不耐煩的拖着腳，搖動握着的拳頭。

他抖顫地向四面的固定而可怕底臉瞧。一個個的。

「不——」他終於咆哮了，一張啞了的喉嚨，像只野獸，忽然間跳了起來，用拳頭打着近旁的那些人，開始想從人羣裏打開他的出路。

於是農人擠集得更緊了，手裏底打人的傢伙，像雨般向他頭上落下，幾十只手抓住他的頭，頸，腳，從地面擊

起，又被摔下。

風潮便驚動了全屋子。

一陣子的混戰，叫喊聲，亂打聲……台子，櫈子飛向各方面。

幾分鐘後——

那班人全擁跑了，在屋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是黑沈沈的不像東西底一堆，冒着一蓬血嘔的氣息。

女人們躲在屋角裏，見到這不成樣子的家，全都嗚咽的哭泣着。

一般施老闆的傭人在地板上滾，不住地發出詛咒的叫喊。

二

是第二天的早晨——空氣濃密地帶着一種寒冷天色的霧，彷彿碎紙一般的雪，紛紛地下着，田野，僅浮着一片浩浩的雪，和一道泥渣的黑路，一輛馬車就停滯在這路上。

阿倉坐在車裏，鏢着手銬。

老 站在泥路邊，沒有雨傘。送行自己。

她亂散的頭髮蓋着蒼白的臉孔，牙齒咬着灰色的嘴唇，手抓衣襟，用帶淚的眼珠，凝視着。

兩個孩子站在身旁，鬧着脚，衣裙全如從泥濘中拖出來的一樣，早就濕透。還有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在懷抱裏飲乳。

「這回我們待着你回來。」老婆領了孩子，走近車子。

阿倉綑住了臉，將握着的拳頭，用力的打他鐵樣的胸膛。

「好好的努力吧！」淚和話同時迸了出來。

老婆靠着馬車深深地點頭。

「……」兩人沉默着，帶淚的眼互相望住。

「去吧！」老婆咬緊牙關，迸出這麼一句。

「好！再見孩子——爸去了。」阿倉摸摸兩個孩子的抖顫的頭，接着又裝了個笑臉，和在老婆的腕上垂下的小兒子搖搖手。

「……」

駕駛者立刻便亂七八糟的鞭打着瘦馬的屁股。

像騷亂的鳴聲一樣馬車給瘦馬拖着，在高低不平的黑路上不住地搖擺。那祇有聲音的高響，走卻不見快。

如死去了復生的態度，她歸還了自己。

她見到那車向曲角轉彎，往佐伯伯家那條路上馳去。

四

在阿倉抓去了不久的一個晚上。

夜深了。

村裏突然起了一陣恐怖的鏗鏘聲。

是一種強烈的騷動，幾百條黑影兒在擁着。

一會槍聲起了。（可怕的）

「天哪！——阿……倉……」

一個女人倒下了。

三個孩子在叫喊。

活動文庫

張資平

(一) 文藝復興期之意大利文學思想

文藝復興之意大利，產出有無數之詩學，若一一加以討論，為篇幅所限不可能。且亦多重複的製作，無反覆敘述之必要。今唯有以最重要的題目為中心，加以論述而已。

第一論悲劇的任務，關於這一點，他們立即採用了亞里斯多德的淨化說（*Katharsis*）但於淨化作用之解釋亦有三種異說（1）為倫理的淨化說（2）為感情的淨化說（3）為折衷說。

照第一說，悲劇之任務和效果，是在倫理的教訓和實例之指摘，悲劇作家之描寫某一個人的悲慘的末路，是欲對觀客作一場的教訓，告訴他們，像劇中那樣的惡人陷於悲慘的境遇是當然的結果，以使觀眾都對惡人起嫌惡和恐怖的感情為目的。總言之，第一說的淨化，並

不和亞里斯多德之淨化的意義一樣。亞里斯多德之淨化，是恐怖和哀憐的感情本身的淨化，不單限於罪惡的淨化，故第一說明明是一種誤解。所以有此種誤解，完全是因為自中世期以來之道學的詩論的因襲仍然支配一般文人的緣故。這第一說的代表者是1554年著有「論叢」的 Gilaldi (*Gilaldi Cinthio Discorso Intoro al Comporre delle Comediae della Tragedre*) 至 Trissino (*Giorgio Trissino Sei Divisioni de la Poetica 1529—63*) 和 Scaliger (*Julius Caesar Scaliger Poetices 1561*) 則是他的繼承者。Trissino 說，「悲劇作家之任務是在讚揚善人」Scaliger 則謂，「作家是以人物的性格教訓我們，要以善人為模範，而與惡人遠離。惡人的歡樂終化為悲慘，善人的悲慘終轉

爲歡樂，這是我們從悲劇所得的教訓。」這些見解可以說是後世之勸善懲惡說（Poetic justice Poetische Gerechtigkeit）之起源。

與和亞里斯多德最相近的解釋是第二說，這說在多數的意大利詩學中，只在Minturno的『詩論』（De Poeta, 1559）中可以看出，據他的意見，悲劇之目的，在教訓和享樂之外，尚有感動。悲劇給觀衆以教訓，又由表現和音律等使觀衆歡樂，但此外尚有使觀衆感着恐怖而刺激他們的哀憐的感情，使觀衆的精神能從這樣的感情淨化那樣地受感動。『恰恰和醫生以毒藥療治會毒害病人身體的激烈的病毒一樣，悲劇是以表現於美麗的詞句上之情熱的力，使人類的精神從激烈的紛迷的狀態淨化出來。』這種說明雖只是一個比喻，但不圖竟把捉住了亞里斯多德的中心思想。第三說對淨化之解釋不視作回避罪惡。其與感情相聯結之一點，與第二

說相近。但在功利上解釋淨化一點，則又與第一說相似，即所謂折衷說。悲劇描寫悽慘的事情，在觀衆的心上，引起了恐怖和憐憫的感情，會使人恐怖，會使人發生憐憫感情的事實。在觀衆面前展開的時候，可以使人從那樣的感情淨化出來，即把與實生活非常相似的事情表演出來，由悲劇所引起的悲哀憐的感情常刺激着觀衆，則他們的這種感情會漸次減退。人們看見了他人的苦惱，便會使觀者起『這在人生是平常的事情。』由是感覺自身的苦惱的程度自會減小。然則在這種意義上的淨化並不是攪亂混濁的感情生活，使之沸騰，加以消毒，然使回復爲澄清的感情生活，而是使他們習慣於這種感情，漸變爲痲痺，終至陷於無神經的狀態，這確是十二分的現實的功利的說明，決不是亞里斯多德的真意。此說之代表者是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翻印出版的

Robortelli 及 L. Castelvetro 兩人。

（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之社會的背景

自然主義在日本的文學界，造成了一個文學的大革命。但是，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有種子，有萌芽，有成長期。它的發展順序，是循着一定的道程。就這點說來，日本文學界之自然主義，又不能說是一種革命，而只能稱之為進化吧。不過，縱令有種子，有萌芽，有成長期，若在其上面，壓抑着有岩石或障礙，則亦難望它有滿圓的發達。在這時候，不破壞那些障礙物，自然主義是無從發展的。由這個意義上說，自然主義文學亦可以稱為一種革命文學。

大凡文學上的革命都是起因於思想上的革命，而思想上的革命是有力的經濟條件所產的社會機構的革命的結果。故文學上的革命間接地可稱為社會機構之革命的結果。今試以這種說明應用於自然主義之革命文學而略述其概況。

自然主義文學在思想上是個人主義的結果。個人的解放，自我權威的主張，封建道德之破壞等，是自然主義文學所高唱的口號。我們可以從挪威的易卜生，德國的尼采借用這一類的標語。尼采的思想，在明治三十年

前後，即輸進日本來了。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接到了尼采的訃音，日本的出版界陡然地滿充着他的傳記和思想，以促進一般對於他的思想的真髓之理解。就中介紹尼采最力的，是文藝批評家兼思想家的高山樗牛氏。

高山氏寫了一篇『作一個文明批評家的文學者』（載於『太陽』明治三十四年一月號）他在那篇文章裏面論過德國青年之所以崇仰尼采的原因。尼采原是一個個人主義主張者。他不認歷史，不認真理，不認社會，不認國家，他唯承認各個人的『自我』。他之所以獲得德國一般青年的信仰，因為他是以純摯的『自我』為基調，而與妨害及摧殘這個『自我』之既成的文明制度或社會宣戰。故高山氏主張現代的文學者，亦應當像尼采一樣，有個人主義的精神，以之批判及反抗過去的文明。此外高山氏還揭出易卜生所最得意的『詩之第一義只是對自己忠實而已』的標語，並以 Suderwau 的『Fran Sarge』為例證，再提倡左拉的小說，以激勵作家們之奮起。故由個人主義思想而起的文學上的革命是自然的結果。

不過，個人主義的思想何以會發生？對這個問題，如欲作根本的研究，那末，非研究明治時代之社會生活不可。特別是要研究當時社會生活的根柢之經濟生活，否則無從根本明瞭個人主義之起因。

本來，明治維新在社會上、經濟上及政治上說，是封建制度的社會組織之崩潰。換言之，即是第一步的革命。在明治時代是逐漸走上資本主義完成的社會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在將完成資本主義的社會，最有力之思想的武器是自由放任主義。若無這種思想的武器，則資本主義的完成將永無希望。即，若不尊重個人的權力，金力而使之自由放縱，則資本主義終難發達。故知個人主義在明治時代日見抬頭，日見獲得勢力是必然的結果。

日俄戰爭後，日本資本主義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尊重自我解放自我的觀念也因而急激地發達起來了。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之國民的自覺和個人的自覺均同時進展。他們深信他們的智力及技術決不劣於歐美。所差者，只是財力而已。於是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

產業之熱度越發高漲。

由上所述，日本資本主義社會日趨於完成。但翻觀獲得了個人自覺的人們，果真享受了自由和滿足的生活麼？其實能享受個人的自由者極爲少數。真個享受了個人的自由者，只是一部份的資本家及直屬於他們的少數僱傭者。因是，個人的自由遂變爲一部階級者的有利的武器，對於大多數民衆的生活，反成爲一大障礙了。

資本家階級之成立，同時即是勞動者階級之成立的意義。在特種的，專保護資本家的變則的自由放任主義之下，資本家之富日益增大。反之，勞動者的勞力則日益受榨取，終達到極貧的狀態。在這裏，遂產生出勞動問題和社會問題。故必然地看見人道主義、理想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之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看見人道主義、理想主義、社會主義，即是表示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進於完成之域，一方面則趨入崩潰的過程。換言之，亦即是示明資本主義社會之過渡期。由明治末期至大正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很明顯的是在這個過渡期中。從社會的、經濟的事情觀察，即不難明瞭這時期的文學的

內容吧。

以上略述了日本自然主義之社會的背景，並暗示在自然主義文學之後將有如何的文學的樣式產生。

由社會的觀察）唯限於篇幅，稍嫌簡陋。但若欲詳述日本自然主義的文學，必須先明自然主義的意義和價值，此則讓之以後的機會吧。

（三）日本新感覺派的文學

日本的現代文學，在四五年前，差不多是被芥川龍之介等新理智主義派所獨佔。這派的文學是重機智的技巧的文學。它並不想深觸著人生及社會的生命而使之展開的文學，只是藉機智和技巧而造成的造花的文學，驟觀之，似乎是美麗而奇特，頗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但是缺乏真實性和重力的感覺。因時日的經過，一般讀者便對之發生厭倦了，於是在日本文壇起了一種反動，（對新理智派的反動）即是新感覺派的抬頭。

新感覺派原來並不是反新理智派的，其實在新理智的保護和養育之下才生長發達的。故在一方面，兩者之間有大大的差別，同時在他一方面，亦有大相似之點。即新感覺派完全接受了新理智派的技巧，而使之發展

至形式主義之一點，與新理智派極相似，兩者的差異，只是一重感覺一重理智而已，新理智派並不否定感覺，不過不如新感覺派之重視感覺而已。

在日本與新理智派相合，作成當時文壇的主流之文學，有新理想主義及人道主義等文學，因為沒有特殊的傑作產生，便漸次衰落了。這便給了新感覺派以極好的機會。

日本新感覺派發源於「文藝時代」雜誌。嗣後旗色日見鮮明。其主要作家有橫光利一，片岡鐵兵，川端成康，中河與一，池谷信三郎等。千葉龜雄氏統括他們的作品的特色，而冠於新感覺派的名稱，於是他們在文藝界就佔有了獨特的位置。

以上所述，是新感覺派勃興的文壇的情勢。若從社會的情勢觀察，這派文學也具有它的發生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布爾喬亞階級或小布爾喬亞階級，看見作他們的根基的資本主義文明日趨崩潰，但又不能作何等積極的努力，故唯有耽溺於崩潰過程中的頹廢（Decadent）的興趣。即除耽溺於目前的享樂生活之外，別無出路。這即是新感覺派所以產生的情勢。故新感覺派的文學是布爾喬亞及小布爾喬亞階級的文學，也是智識份子（Intelligentsia）的文學。

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及智識份子，對於人生，對於社會，都沒有何等確切的理想或目的。因為他們沒有可創作的文明了。在既成的一切道德，宗教，法律的範圍內，以繼續他們的生活，即是這些階級的唯一的生活進行曲，和這個生活進行曲最調和的文學，是以感覺為本位，以感情為主眼的文學。而新感覺派的文學適當其選。

現代資本主義以頗大的速度分散崩毀為種種的機械主義即其一也。這個機械主義決不是高度的文明，而是資本主義高度化了的文明，必然有窮迫的一天。

對於這個機械主義輸入布爾喬亞的感情的，即是新感覺派的文學。

要言之，新感覺派的文學是代表布爾喬亞意識的最近文藝上的傾向，換言之，是代表日趨沒落的現代布爾喬亞階級的文學。即為社會情勢之半面而雄辯的文學。倘有其他的半面，則非新感覺派文學所能負責說明的。

新感覺派的文學，從新理智主義文學繼承了許多特色。猶之社會主義文學繼承了新理想主義文學之特色一樣。若以理智或機智代替感覺或感情，則新感覺派的文學亦變為新理智主義的文學了。即以感覺的或感情的陶醉代替理智的，或機智的陶醉，為新感覺派文學的特色。其他各點和新理智文學無大差別。為要使感覺的或感情的陶醉徹底，新感覺派的作家，在內容上只是捕捉距離平凡的實際人生最遠的，單在想像的世界才能存在的人間世界之微妙的感情的動作，在形式上，則不違背新感覺派之名，儘量地運用技巧以驅使出人意表的表現，欲使想像的世界活躍至最大的限度。若以庭園

來譬喻，這種新感覺派文學只是栽種着奇花異卉的庭園，並且加了極大的技巧的庭園，但不是從來所有的依幾何學或美學的方式而造成的對稱的庭園，寧可說是依力學的法則而造成的庭園。

新感覺派對於形式比內容更爲尊重。這個傾向不單限於作家的活動，更進而欲構成形式主義文學論，他們不主張以內容決定形式，而以形式決定內容爲定義，極重視形式在文學上的意義。

又新感覺派對於異常的無意識的心理，也常試加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與精神分析學派有相似之點。在英國有 D. H. Lawrence, Virginia Woolf, Rebecca West 及 J. Joyce 等專表現無意識的世界爲事的一

(四) 紀念摩阿氏

一 他的身世

剛跨進一九三三年，在英國文壇，前後僅十日間，喪

羣作家，他們獲得了精神分析學派的名稱。他們因爲過於追尋異常的心理及無意識的世界，故漸次失了普遍性而變爲偏奇的，晦澀難解的了。日本新感覺派的作品即是患了這種毛病，即過於矜奇及偏愛了。

又他們的文藝的範圍，他們所鑑賞的範圍極狹小，即不能超出下述的三種人的範圍：(1) 一部分之藝術至上主義者 (2) 年輕的文藝玩賞者 (Dilettante) (3) 小市民階級。總言之，新感覺派文學只是代表小布爾喬亞之生活態度及趣味之象牙塔中的造花藝術而已。(節譯官島新三郎之現代日本文學評論)

——一九三三、一〇、三〇——發表于時事新報學燈

失了兩位文豪。一個是高爾斯華綏，一個是我現在想介紹介紹的喬治摩阿 (George Moore)。他的逝世，先于高氏者十天，即於一月廿一日，以八十歲的高齡，因患氣

支管炎，病終于他的倫敦故居。他的『給我的友人們的通信』已給寫成了百分之九十九了，真是功虧一簣。惜哉！只要多假他以三五天的時日，即可以完成這都著作。他也預定于兩三天之後，即可脫稿，脫稿之後，便去會久別了的好友英國宰相麥唐納氏的。誰都沒有預料到他之一病不起。當麥唐納氏接到他的訃音的時候也說，『可惜了！那樣大胆而聰明的作家，他是長于談論，而他的散文則可稱古今獨步！』而表示了無窮的哀悼。

摩阿氏於一八五二年生于愛耳蘭西北部之瑪約州 (County Mayo)。他的父親是國會議員，最初，他志願當一個軍人，未果，遂決意自己研究文學。時而巴黎，時而倫敦，過他的自由生活。最初，當新聞記者，到後來寫小說也寫戲劇。當南斐戰爭時，他認英國政府之態度為不當，極其憤慨，因回愛耳蘭。與 A. E. Synge, Yeats, Grayson 夫人等參加愛耳蘭文學復興運動。但到後來，又厭倦了愛耳蘭，再回來倫敦，一直住到一九一一年。當他在巴黎時，受左拉及福萊貝爾等自然主義的影響甚深。最初他寫了實寫風的小說，其究極的目的是在美的描寫。

他的大胆的表現引起了當時道學家們的反感。他所寫的，正如他的性格之過于明晰，因此和許多友人不能和睦。故和 Gregory 夫人, Yeats, Hyde 等都反目過來。當他年輕在巴黎時，也和他的摯友，一個畫家 Whistler 決裂了。Whistler 竟至要求他決鬥。這是有名的逸話。又有兩個愛耳蘭女人住在他的鄰室，他每天的著作，都要叫書記為他筆記，鄰室婦人因為他的聲音過高，有些刺耳，要求他說話低靜一點。但他置之不理。于是婦人亦怒，在隣室無間斷地彈她的風琴以為抵制。這也是關於他的一個逸話。但摩阿氏實際並不是這樣粗暴不講理的人，而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紳士。

二 現代愛耳蘭三大散文家之一

前節已經述過了麥唐納氏稱讚摩阿氏的散文，在英國為古今獨步的確，在現代愛耳蘭的散文——特別是關於小說——有足令吾人欽佩的三位偉大的小說家。除摩阿氏之外尚有 James Stephens 和 James Joyce 兩人。

就文藝的觀點說摩阿氏的小說，在愛耳蘭無足與比肩的。例如他的『Evelyn Innes』是一部極有名的小說。我雖未讀過，但有人稱這本小說爲用英文所寫的小說中之最佳作。不過，這是因各人的嗜好不同，不能視爲正確的批評。我們要先參考文學史家的批評，然後可以下最終的判斷。據史家韋廉氏說，摩阿賦性敏感，容易受他人的影響，因此他常轉變他的文學前衛的方向。最初他宗仰左拉模倣左拉氏的手法。其次崇拜巴爾扎克，又倣效巴氏的筆法。到了中期的作品，如『Evelyn Innes』及『Sister Jersa』等小說，又達到了他的最高度的心理的研究。又當『愛耳蘭文學復興運動』極盛的時候，他又感染了這種風氣，而寫成『未耕之田』(The Unilled Field)、『湖水』(The Lake)等小說。但到後來，對於這種運動的熱情，又幻滅了，反加以諷刺的批判。他就這樣地常變更他的心境和信念。這大概是由于他的固有的氣質使然。摩阿在他的『一青年的告白』(一八八八)的序文裏面，曾敘述關於他本身的事情。又在這部小說裏面所描寫的青年是，從幼小的時期就能

自由自主地決定了他自身的計劃之幸運的利己主義者。(Egoist)他完全脫離了本國的影響，獨立地走上了藝術的大道。在巴黎從Hugo, A. de Musset, Gautier, Banville, Baudelaire 左拉, 巴爾扎克等作家，受了極強烈的印象；在英國的作家中，則受 W. Pater 的影響最深。其實這是自欺的敘述。從這個『告白』可以看出，摩阿氏之不變的利己主義 (Egoism) 對於外部影響的敏感，除自己以外，對於任何情熱都抱懷疑，最後對於當時的英國文學之厭惡，傾向法蘭西的熱情，以及自宗教改革以來無論何種文學皆不依 Roman Catholic 而寫成的等事實。

其次作自敘傳的著述，有『我的死去了的生活之紀念錄』(一九〇六)和『Hail and Farewell』(一九一四)後者是以『愛耳蘭復興』爲題材，參加此運動的主角，如 Yeats, A. E. 及其他作家都成爲他的材料。他以巧妙而諷刺的素描，把他們形容得維妙維肖。在這部作品，他的自我的感傷 (Sentimentalism) 已經完全消滅了，思想亦明晰而強固。他以參加『

愛耳蘭文學復興』的一人的資格，指摘出這個運動的弱點，而豫言其將來必歸失敗。不過這部書的真趣，並不在這點，而是在種種人物的素描。以朋友為模胎兒，同情和諷刺參半，而寫成的。至寫作的動機是否純粹，則頗難判定。總之視作一種自敘傳，則確是稀觀的可說是上乘的作品。對於自己和同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加以新的警戒，又以小說兼批評的這本小說，亦與摩阿的天性極相吻合。因為他本是極能發揮小說家兼批評家的天才的人。

摩阿最初寫詩，後來才致力于小說。當他模倣左拉的時代所寫的小說，有『Modern Lover』（1883）和『A Murmer's Wife』（1884）兩篇。後者一開卷，是用左拉式的精密的描寫開始，他寫一個婦人正在看護患氣支管炎的丈夫，她的丈夫頻頻咳嗽狀極痛苦，污穢的房間，奇臭的空氣，討厭的藥瓶，和聽見令人煩惱的咳嗽。這些的描寫極其細膩而精密。因情節的進展，這個病人之妻和一個俳優發生戀愛了，于是一同私奔，日以酒為生活，而陷于淪落的深淵。這種敘述極其淫穢而慘愴。他

的文體不假何等的修飾，最適於描寫這樣的懊惱的光景。他的精密的筆致則能將這種敘述的背景深刻於讀的腦中。當小孩子在茅屋裏痙攣而死的時候，母親尙酩酊大醉，輾轉在另一張床上，無情的蒼碧的月光却從窗口射進室中來。像這一節的描寫真是可以表示出他的與無比肩的勇往邁進的筆力，使讀者如身歷其境。有些讀者讀後為之戰慄，謂摩阿實在是最淫猥的一作家，可以和左拉並稱。此書確實是受左拉和福萊貝爾的影響甚深，有許多部分只是模倣的複寫的。但這部書在雄勁直截一點，亦自有其價值，感動讀者之力甚深。

摩阿的『A Murmer's Wife』出版後十年，發表『Esther Waters』（1894）當他未寫『A Murmer's Wife』之前，曾調查巡遊地方的俳優之生活及習慣，而獲得了充分的見識。同樣，因為寫『Esther Waters』，他又詳細調查了競馬和賭場。這部小說是專描寫競馬，賭博，野合，私窺子，及鬥毆殺人等下流社會的事情。但是女主人公——遭遇不幸的女僕——的運命和背景之關係，不十分調和，是其缺點。又同人的性格描寫和心理解

剖，也不及『A Murrer's Wife』的深刻。

摩阿氏自稱為『寫實風的時期』——即受左拉一派的影响時代，以這部『Esther Waters』告終，而以『Evelyn Innes』及『Sister Teresa』開始他的第二期的作風。

『Evelyn Innes』是描寫一個有教育的歐洲著名的歌劇女優的小說。這個女優的性格完全和 A Murrer's Wife 不同。摩阿氏以他的銳利的透澈的女性性格描寫，達到了相當的成功。但關於 Wagner 的批評，關於作一種藝術之音樂，及關於音樂上之性的本能之位置等，常加以論述。故這篇小說，若視作一個藝術，不免有偏於批評之嫌。這是因為受了 Henry James 的影響，故有糊模而頗難捉摸的地方。女主人翁陸續地受了不可知論者，藝術家，神祕主義的，長於世故的，天主教僧侶等的影響。但到後來，因良心的苛責，遂拋棄了她的背德的生活，而入女修道院懺悔以終其餘生。

『Sister Teresa』可以說是『Evelyn Innes』的續篇。Evelyn 入修道院之後，即改名 Teresa。這篇小

說即是關於女主人翁的後半世的靈的紀錄。著者之目的是在描寫有藝術的才能，為情熱所驅使，而有陷於犯罪之性的女子，入修道院之後，由她的貧弱的信仰所受的影響是怎樣的？她對於信仰懷疑了，對於愚昧的女冠者們也萌了輕悔之念，Teresa 知道了自己剛從平凡煩瑣的俗界逃出來，又走入了平凡煩瑣的尼庵了。於是她失掉了信仰而煩悶，欲伺機逃走。但當她打開門扇的時候，看見白鴿離開他們的老巢，飛向野外，晨光照耀着平野，隨後又聽見水鳥和黃鶯的啼音，在櫻草之間，已經現出了初春的景色。Teresa 癡望着這個春色，她若向外踏出一步，即可以重新獲得現世的生命。可是她完全喪失了再入塵世的力量。不單沒有力量，連希望也不敢希望了。經過了幾番想逃出去的長期間，Teresa 的心中又起變化了。她發生了另一種新的感情。於是閉戶下鎖。這即是摩阿氏表示他對於他的故鄉愛耳蘭的信仰——會消滅人們的性格，滅殺人們的智力之天主教——的態度。但是這部書的成功還是在描寫完美的性質之徐徐的挫折與銷沉的經過。在這一點，摩阿氏確有獨

到之處。

其次，受了 *Yeats* 的影響所寫成的『未耕之田』是暴露在長期間中受了僧侶制度的壓逼的男性之健康的本能。又『湖水』則是描寫在性的意識覺醒的時候才發見了做一個人的本性之僧侶的作品。這兩小說脫却了寫實式，在心理的性格描寫之一點很明顯地有詩的浪漫的傾向。

總之，摩阿對於小說的方法及藝術的判斷是常常變化的。所未變化的，只是他的本身。他並不是固執着某一種信仰或信條而不變的人。他有批評家的氣質。看見他人抱固持一種信念，必表示驚異不置的。即在 *Xola* 全盛的時期，他對於支配着全世界的新教（*Protestantism*）和舊教（*Catholicism*）亦未常忽視。不過他之固執一種藝術也是和他不遵奉一個宗教一樣。在『印象與意見』中（1890）把他對於藝術之個人的見解很率直地表白出來了。不過頗多遍見。由摩阿氏的眼光看來，撒卡禮（*Thackeray*）是中產階級的作家，巴爾扎克（*Balzac*）駕乎莎士比之上，梅勒德綏（*Meredith*）的文體缺乏光與魔術屠格涅夫是小說家中之最大的作家，描寫極

其精妙，*Pater* 的妙文在英國無出其右者。他完全看不起 *Thomas Hardy* 謂 *Hardy* 的作品全無價值。他不承認批評的原理。他主張小說之有價值完全在寫實的一點。而在小說中性格重於情節，故敘述不厭瑣細。但他並不是一貫的寫實主義者。在這裏所舉的第二第三的方法，他亦未常忽視。（參考章廉氏之『近代英國作家』）有人以為摩阿是批評家的小說家的確，他的本性是批評家。例如他在上述的『告白』中直接寫自身之生活時，常夾論藝術批評，是其明證。故有人稱他為藝術遊戲家（*Dilettante*）。

摩阿氏之其他作品有：

A Drama in Muslim (1886)

The Brook Kerith (1916)

Heloise and Abe Iard (1921)

又由 *Heinemann* 書肆出版之『*In Single*

Strichness』是以獨身者為題材的短篇集。但其情節似一整部，而分為五篇。其中之『*Wilfried Holmes*』及『*Priscilla Emily Lohb*』都是傑作。又摩阿氏於1926年夏尚寫有『*Jick and Soracha*』是中世紀之愛耳蘭的 *Romance*。除『給朋友們的通信』未脫稿者外，以此篇為最後的作品。

歡 迎 分 銷

國 民 文 學 月 刊

本店發行之「民族文藝」月刊，截至去年九月份止，共出六期，適成一卷，自去年十月份起，更名為「國民文學」月刊，並請名家張資平先生主編，內容豐富，編排新穎，茲為便利各地讀者計，擬廣設分銷，倘荷賜予提倡，概允擔任寄售，無任歡迎。詳章承索即奉。茲將已設分銷處列下：

- 【上海分銷及代定處】**
 北新書局、新中國書局、生活書局、時代圖書公司、大明書局、現代書局、上海雜誌公司、光華書局、作者書局、光明書局、華通書局、文華美術圖書公司、文華書局、女子書局、文華書局、華僑書局、西門書局、真茹書局、江蘇書局、復新書局、南京現代書局、立達書局、正中書局、拔提書局、花牌樓書局、大中書局、中央書局、蘇州交通書局、小州林協記書社、世界書局、吳縣書局、申報出版發行所、常熟熱道書局、清江浦道書局、嘉定振華書局
- 【浙江省】**
 楊州會文堂書局、鎮江東華書局、無錫大同書局、常州教育書局、松江世界書局、杭州湖濱書局、樂華圖書公司、現明書局、小說林書社、金華新華書局、寧波振新書局、世界書局、文化商店
- 【廣東省】**
 梅縣環球書局、中環書局、興新書局、新新書局、淡利書局、源利書局、瓊州文教書局、海州文教書局、廣州北新書局、開明書局、福州永泰書局、福州永泰書局、汕頭中華書局、大東書局
- 【湖北省】**
 漢口友友書局、小書局、大東書局、新生圖書公司
- 【四川省】**
 成都開明書店、華陽書報流通處、重慶北新書局、重慶新書局、重慶開明書店
- 【河南省】**
 開封北新書局、統一書局、中華書局、四方書局
- 【山東省】**
 濟南中山書局、青島荒島書局、平原書局、天津天津書局、直隸書局、大陸書局、北方文化流通社、北平北新書局、新報社、華北月刊社、立達書局
- 【雲南省】**
 雲南文化書社、愛國商店
- 【廣西省】**
 梧州兒童書局、桂林商務書局、南寧強華書局
- 【貴州省】**
 貴陽新友書店
- 【陝西省】**
 西安西安派報社
- 【湖南省】**
 長沙民智書局、金城圖書公司、樂羣報社
- 【江西省】**
 南昌江西書店、南昌書局、大同書局、維新書局、景德鎮劉叔龍、九江世界書局
- 【山西省】**
 太原覺民書報社、同仁書局
- 【安徽省】**
 光華書局、時代日報社、武昌民智書局、太平洋書局、新光書局、胡正興派報處、沙市時事報書社、宜昌新生圖書公司

轉載 不許

國文

所有 版權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 面及對面	卅二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上等	目錄前後及正 文首篇對面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 文前後對面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寄即索承例刊告廣細詳

第二卷第三號

版出日五十月六年四十二國民

編輯者 國民文學月刊社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二號
發行者 汗血書店
分發行所 南昌中山路二六八號
 武昌新武昌路八十八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二分	二分	八分	二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二角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國民文學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地盤公開，凡屬(一)文學理論(二)翻譯介紹(三)創作小說(四)散文小品等之作品，無論其為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每稿以五六千字為最適宜之篇幅；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二 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務請附寄原文，能將原著者略為介紹更佳。
- 三 來稿務懇于稿端註明：(一)字數(二)投稿者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如用筆名亦請預先聲明。
- 四 來稿本刊有略為刪改之權，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五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以不退還為原則；如必欲退還者，附足郵票，當可照辦。
- 六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二元至四元之酬金，于月底結算由本社直接寄奉。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七 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著作權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得擇尤收為叢書。
- 八 本刊特別徵文之條例另訂之。
- 九 來稿請逕寄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三號國民文學社收。

汗血書店

◀ 定期刊物 ▶

汗血月刊
汗血週刊
國民文學

◀ 各種叢書 ▶

幹
墨索里尼傳
德意志的復興
中國經濟

出版



用我們的汗謀我們的國

介紹民族文化

提倡實幹精神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七〇九號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新祥里五十二號

分發行所 武昌新昌路三六八號
武昌新昌路八十八號